

**BORIS LAVRENEV**  
& SIX OTHER AUTHORS  
THE FORTY-FIRST AND  
OTHER STORIES



著原等夫涅列甫拉  
譯 華 靖 曹

行發司公書圖友良海上

蘇聯作家七人集

# 蘇聯作家七人集

拉甫列涅夫等原著

曹靖華譯



3 0606 1825 7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No. 481

**B**

206720



謹以此書紀念

豫才先生

譯者

# 目次

拉甫列捏夫

第四十一.....一

平常東西的故事.....八七

賽甫琳娜

兩個朋友.....一八〇

犯人.....一九〇

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二五四

黃金似的童年.....二六〇

伊凡諾夫

幼兒.....二六六



亞洛賽夫

猪與柏琪嘉……………二八九

和平，麵包與政權……………三〇二

左祝梨

戀愛……………三一

左琴科

貴婦人……………三二三

澡堂……………三一九

捏維洛夫

平常的事……………三三五

帶羽毛的帽子……………三三九

委員會……………三四七

著者略歷……………三五五

## 魯迅序

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候，喧傳有好幾位名人都要譯「資本論」，自然依據着原文，但有一位還要參照英，法，日，俄各國的譯本。到現在，至少已經滿六年，還不見有一章發表，這種事業之難可想了。對於蘇聯的文學作品，那時也一樣的熱心，英譯的短篇小說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墜入狼羣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則化爲「飛脚阿息普」，或則化爲「飛毛腿奧雪伯」；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譯「蔚藍的城」輸入的時候，志士們卻已經沒有這麼起勁，有的還早覺得「伊凡」「彼得」，遠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並不一哄而起的人，當時好像落後，但因爲也不一哄而散，後來却成爲中堅。靖華就是一聲不響，不斷的翻譯着的一個。他二十年來，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煙袋」和「四十一」，出了「鐵流」以及其他單行小

冊很不少，然而不尙廣告，至今無煊赫之名，且受擠排，兩處受封鎖之害。但他依然不斷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譯作，而他的譯作，也依然活在讀者們的心中。這固然也因為一時自稱「革命作家」的過于吊兒郎當，終使堅實者成爲碩果，但其實却大半爲了中國的讀書界究竟有進步，讀者自有確當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騙了。

靖華是未名社中之一員；未名社一向設在北京，也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尙叫囂的小團體。但還是遭些无妄之災，而且遭得頗可笑。牠被封閉過一次，是由于山東督軍張宗昌的電報，聽說發動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後來沒有事，啟封了。出盤之後，靖華譯的兩種小說都積在臺靜農家，又和「新式炸彈」一同被收沒，後來雖然證明了這「新式炸彈」其實只是製造化裝品的機器，書籍却仍然不發還，于是這兩種新書，遂成爲天地之間的珍本。爲了我的「吶喊」在天津圖書館被焚燬，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以及未名社的橫禍，我那時頗覺得北方官長，辦事較南方爲森嚴，元朝分奴隸爲四等，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實在並非無故。後來知道梁教授雖居此地，實是南人，以及靖華的小說想在南邊出版，也曾被緝多日，就又明白我的決論其實是不確的了。

。這也是所謂「學問無止境」罷。

但現在居然已經得到出版的機會，閒話休題，是當然的。言歸正傳：則這是合兩種譯本短篇小說集而成的書，刪去兩篇，加入三篇，以篇數論，有增無減。所取題材，雖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見水閘建築，不見集體農場，但在蘇聯，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從我們中國人看來，也全是親切有味味的文章。至于譯者對於原語的學力的充足和譯文之可靠，是讀書界中早有定論，不待我多說的了。

靖華不厭棄我，希望在出版之際，寫幾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體力衰弱，不能爲文，以上云云，幾同塞責。然而靖華的譯文，豈真有待于序，此後亦如先前，將默默的有益于中國的讀者，是無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機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魯迅記于上海且介亭之東南角。

## 序

七人集要出版了，在百忙中要寫幾句話，作為小引。

但一提起筆來，一想到七人集，無限的悲哀好像黑流似的，又在殘酷的襲擊着不曾平復，而且永遠也難平復的創痛的心。

七人集要出版了，但與牠的出版息息相關的魯迅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一個月零十天了。倘若先生在世，看到牠的出版，一定愉快的同自己的書出版一樣的。我們知道他誠懇的為朋友幫忙，為青年介紹精神的食糧，是他一生最快意的事。在七人集的出版上，他曾用了極大的關懷。但不幸得很，現在七人集却做了先生靈前的祭禮！

\*

\*

\*

\*

七人集是從前未名社出版的烟袋與第四十一的合集。關於內容方面，讀者自己去  
看，此處不必介紹了。現在只就他的出版的經過，約略的寫一點。

大概是一九三三年的冬天了，Y君以爲烟袋與第四十一很有推廣到大衆中間的必要，于是同我商量，願介紹給現代書局出版。條件講好之後，我就費了幾天的功夫，將這兩本集子的錯字仔細校了一下，再把後邊的附錄——關於作者的介紹，根據新的材料，重行增刪了一回。稿子寄去之後，下文就是：不出版，不退回，寫信不答覆，託人就近詢問也不理。好像綁票似的，這兩本集子就這樣的被綁了兩年多。直到現代關門之後，還不肯把票子放回來。到今年三月的時候，魯迅先生才設法託人把牠要回來。在四月一日周先生的信上說：

兄給現代書局的兩種稿子，前幾天拿回來了，我想找一找出版的機會。假如有書店出版，則除掉換一篇（這是兄先前函知我的）外，再換一個書名，例如我一本便改易先後，稱爲『不平常的故事』。否則，就自己設法來印，合成一本。到那時當再函商。……

這是在現代關門後，託周先生就近將稿子討回，並請：如無可能出版時，可暫存先生處；如有機會出版時，爲『出版方便』起見，不妨將原書的次序掉換，另換書名。這是先生將稿子討回後憶及前信的事。

第四十一原有一種插畫的單本，圖爲列寧格勒著名木刻家亞歷克舍夫 (A. Stekacov)，亞氏曾在先生編印之引玉集中介紹過，此外亞氏會刻有費定之名著城與年，爲藝術界所推崇，先生據木刻家手拓本，印造單本，並附拙述之萬五千字之城與年故事，未出版而先生已去世矣！(先生之死，在中國木刻界上也給了一個嚴重的打擊！)所繪。一看到四月一日先生來信，就想到這第四十一的插畫本，如果中文純印插圖本，不但助中國讀者的興趣與理解，而且給中國前進的藝術界一點小小的參考。即將原插畫本檢出寄去。在四月二十三日的信上說：

插畫本四一，早已收到。書出版時，當插入。……

如果無書店承印時，爲着要把這些書廣播到讀者中間起見，只有自己印。關於印費方面想自己擔負。但在五月三日的回信說：

四一印起來，款子有辦法，不必寄。……

在八月二十七日信上說：

良友公司願如二十人集例，合印兄譯之兩本小說，但欲立一新名，並刪去煙袋。我想，與

其收着，不如流傳，所以已擅自答應他們，開始排字。此事意在犧牲一篇，而使別的多數能通行，損小而益多，想兄當不責其專斷。書名我擬爲七人集，他們不願，故尙未定。……

在這樣的環境裏，在這『性典』之類的東西充斥了中國書市的今日，多年來遭遇了無限災難的第四十一與烟袋，居然能重行出世，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歎快之餘，當即檢出四篇短稿，寄去加入，同時也想將在滬平已經翻成幾種拉丁化本子，而漢文本却很難得到的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也加入，並請在出版時寫點小引。在九月七日的回信說：

八月三十一日信收到，小說四篇，次日也到了，當即寫信去問書局，商量加入，尙無回信，不知來得及否。至于安得倫，則我以為即使來得及，也不如暫單行，以便讀者購買。而且大書局是怕這本書的，最初印出時，書店的玻璃窗內就不肯給我們陳列，他們怕的是插畫和『不走正路』四個字。……

在十月號的良友上，看到周先生九月五日給良友編輯關於七人集的信：

頃接靖華信，已同意于我與先生所定之印他譯作辦法。並補寄譯稿四篇，（共不到一萬字），希望加入。係涅維洛夫的三篇左琴科的一篇，煙袋內原有他們之作，只要挨次加入便



好。但不知已否付排，尙來得及否？希即見示，以便辦理。

他函中要我做一點小引，如出版者不反對，我是只得做一點的，此一層亦希示及；但倘做起來，也當在全書排成之後了。

在先生病倒的前日——十月十七日的信上說：

兄之小說集，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但書名尙未得佳者。……

誰知先生已于十九日晨驟然長逝了！這信是在先生逝世後第二天才收到的。此情此景，真不忍回想！先生真摯的火熱的心，刻刻的在顧念着友人，刻刻的在顧念着中國新文化的生長，刻刻的在給中國青年大眾推荐最滋養的精神上的生命素，刻刻的在創作，翻譯，校印『不欺騙人的書』給中國的讀者大眾；去滋養他們，栽培他們，使這些書在他們的心靈裏『開出燦爛而鉄一般的血花來！』

七人集合集的編定與校樣都是先生親自作的，這可以說是先生最後編校的一部書，我只是供給了兩本稿件的材料而已。

七人集要出版了，但是與牠的出版息息相關的魯迅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一個月零十天

了！現在我只有懷着無限的悲痛，敬謹的，將這部書獻到先生的靈前，倘若牠能的，在中間有點影響的時候，這都是先生之賜！

\*

\*

\*

\*

先生去世後，爲着紀念先生起見，書名決用先生親定的七人集。關於未讀完校樣者爲着方便起見，是拜託黃源先生就近代勞的。特誌于此，以表謝意。

魯迅先生去世後一月零十日記于北平。

靖華。

第四十一

蘇聯

拉甫列涅夫著

## 第一章

作者不得已而寫的樣子

可薩克的馬刀在北方圍成的閃光的裏圈，清晨的時候，經機關鎗猛力的掃射和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最後的猛衝，在一剎那間將那馬刀裏成的重圍衝破了。

由那死的重圍裏衝出來到沙漠裏跑去的共有：紅黨的代表葉秀可夫，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一百一十九名人和差不多所有的駱駝都直騰騰的長眠到那冷清淒涼的荒沙灘上和灣曲低矮的灌木叢間了。

當向上尉布魯葛報告說敵人的殘部衝出的時候，他用那獸蹄一般的手掌扭着自己的鬍子，打着呵

欠，張着鐵煙灰盒一般的口，懶洋洋的說：

「儘他去！再別費馬力去追他了。在沙漠裏自己會死的。走吧！」

可是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同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輕巧機伶，野兔一般的瞬息間就跑向那無際的沙漠裏去了。

讀者一定忍不住的要知道爲什麼是「紅的葉秀可夫」呢？

待逐次敘來。

當哥爾卡克 ●舉兵將奧林布爾格的交通破壞了之後，土耳其斯坦染皮子的墨顏料就斷絕了。

從此就到了騷動的，混亂的，皮革底時期了。

人們都由那舒適的安樂窩裏淪落到風吹日晒，雨淋雪侵和噓噓的子彈的嘯聲裏了，保護人體的衣服當要格外結實些。

因此都穿起皮的短衣了。

皮衣本來染的都是黑色的，穿起這皮衣的人們，鋼鐵一般的表現着一片莊嚴而剛毅的精神。

可是土耳其斯坦沒有這種顏料了。

於是革命軍司令部就沒收起民間所儲存的什伯克人染輕紗頭巾和土耳其女人染地氈的德國的氈

青。

於是就用這顏料染起羊皮了，土耳其斯坦的紅軍穿起這皮衣，閃着虹一般的——紅黃橙藍紫的顏色。

麻臉的倉庫管理員照着司令部的發條無意中發給葉秀可夫一身鮮紅的皮衣。

葉秀可夫幼時的面孔也是紅的，並且帶着紅的斑點，頭上的頭髮絨絨的好似鴨絨一般。

如果裁長補短的把葉秀可夫的體幹稍微改造一下，那麼他那整個的卵形的體幹，穿着紅的皮短衣和紅褲子，那真活像復活節染的紅鵝蛋。

葉秀可夫的背上十字叉的背着武裝皮帶作X字母形，想着如果他硬扭過身來，他的前面應當有一個字母B。

X puctoe Boekpeee: ●

可是沒有這個。復活節和耶穌葉秀可夫是不信的。

他信的是蘇維埃，是第三國際，是非常委員會和粗獷而有力的手指中所握的沉重的烏黑的手鎗。

同葉秀可夫由那馬刀鏗成的死團裏衝出向北方跑去的二十三名紅軍士兵同一般的紅軍士兵一樣，

是很平常的人。

可是他們中間有一個不平常的人就是馬柳特迦。

馬柳特迦是亞斯特拉汗附近，沃瓦河下游一個蘆葦圍繞的三角洲上一個漁村裏漁夫的孤女。

她穿着很硬的油布褲子，由七歲起就坐到那油洪洪的破魚木凳上，用刀子破了十二年的銀白而光滑的魚肚子。

當城市和鄉村招募義勇赤衛軍的時候，馬柳特迦突然將刀子往木凳上一插，穿着很硬的褲子，起來到赤衛軍裏報名去了。

才上去被驅逐了，後來她天天去懇求着，遞了一個攔絕性的生活，停止生育，一直到了勞動戰勝資本得到最後勝利的時候這樣的願書，於是就按着普通的權利把她收下了。

馬柳特迦生得好像岸上蘆葦似的細細的身個，黝色的髮結上繫着花結，戴着褐色毛皮帽子，帶着淘氣的貓一般的閃光的眼睛。

馬柳特迦生平最愛的是幻想。她愛幻想並且還愛用那殘斷的鉛筆在一切的紙片上寫着那歪歪扭扭不成字形的詩句。

這是一切的部隊都曉得的。每逢軍隊到了有報館的城市的時候，馬柳特迦就到報館裏要張紙來。用舌頭舐着那由興奮而乾了的嘴唇，聚精會神的騰寫着詩句，每首詩上都標着題目，下邊簽署

着：

馬柳特迦作。

送到編輯室裏去了。編輯員都注視着這位穿着皮衣，帶着馬鎗，細細身個的姑娘，驚奇的接了詩，答應她看一看再講。

馬柳特迦沈着的向一切人環顧了一下就走了。

編輯室的祕書與會勃勃的反復思索着那詩。他的雙眉聳起而要微顛了，忍不住的笑得嘴也裂開了。報館的職員都集來和祕書格格的笑聲讀着詩。

職員們都坐到窗台上搖擺着：在那時報館裏還沒有安樂椅呢。

詩有各種各樣的。其中有一首關於列寧的：

列寧是我們××階級的英雄。

我們將你的像立到廣場上。

你推倒了他們的沙皇。

足踏到勞動上。



說：

馬柳特迦第二天早上又來了。目不轉睛的牢牢的釘着那祕書的拘攣的面孔，拿起詩稿拉着長腔

「那麼，不能夠發表嗎？不成熟的東西嗎？那彷彿我用斧子由心裏砍出來的一般，砍來砍去總是砍不好。再費上一點氣力——到底總是沒辦法！他媽媽的，爲什麼這東西這樣難？唔？」

土耳其的毛皮帽子嵌到額頭上，聳了聳肩就走了。

馬柳特迦作詩是失敗了，可是她打鎗打得異常的準確。她是葉秀可夫這一隊人中一個最好的射手，在作戰的時候，總時時刻刻的跟着紅的黨代表。

葉秀可夫用指頭指着說：

「馬柳特迦！照着那軍官打！」

馬柳特迦密縫着眼睛，舐着嘴唇，從容的開着鎗。子彈出去向來是沒有落空的。

她放下鎗，每次都說：

「第三十九個，他媽媽的。第四十個，他媽媽的。」

「他媽媽的」——這是馬柳特迦最愛的一句口頭語。

罵人的話她是不愛的。有時人家同她罵玩的時候，她總羞答答的不作聲的臉紅着。

馬柳特迦現在對於自己的願書嚴格的遵守着。在部隊裏沒有一個人敢同她吊眉眼。一天晚上，一位新入伍的匈牙利人額卡，拿他的痴眼睛死死的釘着她。結果吃了一個大沒趣。馬柳特迦拿起手鎗恨地把他敬了兩下；打落了三個牙和帶着鬢角上的傷痕連爬帶滾的跑開了。

紅軍的士兵們都很親熱的拿馬柳特迦開着玩笑，可是在作戰的時候，都愛護她比愛護自己還很些。

在他們那鎧甲似的鮮色皮衣裏着的心靈裏都潛隱着無限的相思的悲苦，深深的眷戀着自己的閨中人。

二十三名士兵，紅的葉秀可夫和馬柳特迦就這樣的在那北方的暗淡淒涼的沙漠裏過去了。

二月的茫茫的白雪在旋捲狂嘯着。鬆軟的白雪羽毛地氈一般的蓋過了沙丘與凹溝。彷彿天也在向這昏黑與風雪中的行人狂嘯着，——是野風呢，是敵人追擊的流彈惡恨恨的在空中怒嘯呢！

穿着破靴子的沈重的脚步，踏到那白雪和荒沙裏，格支格支的響着很難拔得出來了。拉餓的疵毛的駱駝，口裏在倒着白沫。

被風吹去了浮沙的鹽澤，閃着鹽晶的光輝，無邊無際的周圍，好似利刀斷肉似的沿着那平坦的，昏暗的，低矮的地平綫把天和地分開來。

這一章說起來在我的小說裏的確是多餘的。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所要說的都留待下回再分解吧。

不過讀者必須要知道的：由那裏和怎麼在克拉—古那井西北三十七哩●遠的地方發現了古列夫特 務隊的殘部，爲什麼在紅軍部隊裏有女子出現，爲什麼黨代表葉秀可夫是紅的和還有好多爲讀者所必須知道的東西。

不得已，我才寫了這一章。

不過我敢信，——牠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 哥爾卡克爲俄國白黨領袖之一，歐戰時曾爲海軍大將。一九一七年末經日本回到西比利亞，受白黨政府命爲陸軍總長。得帝國主義者之助。解散憲法會議。宣佈自己爲俄國最高執政者。出兵進攻蘇聯。後逐次爲英勇的紅軍擊敗。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擒。在下烏金斯克鎮決。

● 俄國在復活節時信教者家家都貼紅蛋。蛋之一面寫字母「X」。一面寫字母「B」。即 Xpuctoc Bockpeca 之縮寫。爲慶祝「耶穌復活」之意。

● 哩爲俄里。每哩約合中里二里。

## 第二章

地平線盡處隱現着小小的黑點，到跟前看來，就是近衛軍的中尉郭普奧特羅。

由真葛德井到蘇古渡井七十哩，由那兒到吳世塔泉還有六十二哩。

是夜裏的時候，葉秀可夫把鎗托往那古樹盤上一頓，帶着寒戰的聲音說：

「停止吧！宿夜吧！」

拿碎木片烘起火來。黑烟的熊熊的火焰在燃燒着，野火周圍的沙地都黑陰陰的化濕了。

到馱包裹找些米和脂肪來。鍋裏煮着稀飯，飯裏放着強烈的羊羶氣。

都擠得緊緊的圍着野火。靜默的打着牙齦，都想極力的由這使人骨髓的風雪的嚴寒裏救出自己

來。把脚都一直的伸到火上烘着，又髒又硬的皮鞋烘得噉噉的亂響。

駱駝頸上的小鈴在風雪的嗚響裏悽悽的鳴着。

葉秀可夫的寒顫的手指在捲着煙草。

噴了一口煙，帶着煙氣慢吞吞的說道：

「同志們，應該要計議一下，到那兒跑呢？」

「到那跑，」一個死人一般的聲音隔着野火說：「反正結果總是一個死吧。到古列夫是回不去了，苛薩克人攻到那兒了，可是除過古列夫沒有地方可去的。」

「上黑瓦難道不能去嗎？」

「嘿！嘿！別說傻話吧！經克拉——古麻至少有六百哩遠，看你冬天怎麼走呢？你吃什麼呢？難道能把褲襠裏虱子拿來煮煮吃嗎？」

都哈哈大笑起來，那位死人一般的聲音又失望的說：

「結果只有一個死吧！」

葉秀可夫的心都收縮了，但是外面不表示出來，只惡恨恨的打斷那說話人的話：

「你這小濕蟲！別驚動人心吧！每個傻子都可以死的，不過要自己細心打算怎樣才可以不死呢？」

「到亞力山大要塞去吧。那兒是自己的人，是漁人。」

「用不得，」葉秀可夫說：「據報告說德尼金的陸戰隊登陸了。克拉斯諾沃德和亞力山大要塞都在白黨手裏。」

一個人發着嘆語在呻吟着。

葉秀可夫用手掌拍着野火烤熱了的膝蓋說：

「好吧！只有一條路，同志們，到阿拉爾去！阿拉爾是可以到的，阿拉爾海岸上有游牧的人，到那裏停一停好繞道往克查林斯克去。克查林斯克有我們的前防司令部。那裏還有房子住呢。」

說了就不作聲了。能到與否，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呢？

旁邊一位躺著的人，抬起頭來問道：

「可是未到阿拉爾以前這些時吃什麼呢？」

葉秀可夫又打斷他的話說：

「勒褲帶吧。你不是王孫公子！還要叫給你預備山珍海味嗎？就這樣走吧。現在還有米，麵也多，少還有一點。」

「能够三天的路程嗎？」

「怎麼三天！由此地到橋內石海灣有十天的路程呢。我們有六個駱駝。食糧吃完的時候，——就殺駱駝吃。反正就這樣吧。把這一個駱駝殺了，把肉獻到那一個駱駝上向前走吧。就這樣去。」

都默然了。馬柳特迦以肘支頭，臉到野火跟前，目不轉睛的閃出那貓一般的光輝，望着野火出

神。葉秀可夫在愁悶着。

「完事了！我的命令是拂曉要出發的。或許不能都到，」黨代表的聲音把宿鳥都驚起了，「可是要走呢……同志們，因為……要知道革命……為全世界的勞動者而犧牲呵！」

黨代表換次望了望那二十三個士兵的眼睛。那年來士兵的眼裏閃出那革命的光輝都消沈了。眼睛都無光了。都垂頭喪氣的把臉扭了過去。

「殺駱駝吃，吃完了自己互相殺而食之吧。」  
都又默然了。

葉秀可夫又突然發着女人一般的尖銳的聲音叫道：

「沒有可討論的！革命的天職你們曉得嗎？別多嘴吧！命令一下——就完了！抗令者就鎗決。」  
咳嗽着坐下。

那位用探條攪着稀飯的人突然高興起來說：

「哭什麼呢？吃飯吧——不吃不白費了嗎？丘八們，媽媽的！」

都用勺子挖着爛熱的油洪洪的稀飯，怕冷了，一填到嘴裏就吞下去了。但當吞的時候，那粘到嘴唇上的難聞的脂油即刻就凝結了。

野火燒完了，剩下的紅黃的火炭，在夜色裏閃爍着。都擠得緊緊的，睡着，打着鼾聲，發着囁語呻吟着。

已經晨曦微動了，都很快的搗着葉秀可夫的肩去攪醒他。

睫毛都凍得難以睜開了，凍硬了的手，習慣成自然的先去抓住鎗。

「別忙，別着急！」

馬柳特迦彎下腰在站着。她的眼睛在那灰黃的風雪裏，閃出貓一般的光輝來。

「你幹嗎呢？」

「起來吧，黨代表同志！不過要靜一點！你睡的時候，我騎着駱駝去逛了一圈子。克爾格支的商隊由真葛德來了。」

葉秀可夫翻了翻身子。粗着嗓子問道：

「什麼商隊，扯什麼縫的？」

「的確的……扯縫叫死我，他媽媽的！大約有四十四匹駱駝呢！」

葉秀可夫一下子就跳了起來，用手指打着嘴子。士兵們都勉強起來，捋着那凍硬了的彷彿不是自

己身子，但是一聽到商隊，意識都即刻的恢復了過來。



起來了二十二個人。後來的一個沒有叫起來。裹着馬衣縮着，那身子凍得在隔着馬衣打着寒顫。

「打皮寨的！」馬柳特迦很自信的說着，用手指到他脖子摸了一下。

「哈哈，鬼東西！怎麼好呢？用耗子蓋起來讓他睡去吧。回來的時候再叫他。你說商隊在那一面的？」

馬柳特迦用手向西一指：

「不遠！約有六哩地。很富的商隊。駱駝身上馱的滿載行李！」

「有活路了！不過別放跑了。我們一望見的時候，就四面把他圍起來。別怕跑腿。一部分由右邊去，一部分由左邊去。開步走！」

雁一般的在那沙丘間排開隊，彎下腰，敏捷活潑的走去了。由那迅速的步度都跑得渾身暖和起來。

由那沙浪褶成的沙丘上望着很遠的，平坦的地平綫盡處，隱現着小小的黑點和繫成一條綫的路

駝背上重載的馱包在搖幌着。

「上帝送來的！上帝大發慈悲了。」一位麻子葛沃德狂喜的低聲說。

葉秀可夫忍不住的罵道：

「上帝？……去爬你上帝的屁股上親一親吧。不知給你說了多少次了，什麼上帝都沒有的，人力就是萬能。」

但是當時沒有閒工夫去爭辯的。都聽着口令，順着沙堆，隱着灌木殺跑去，握着鎗托把手指都握痛了：但是都知道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把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性命，他們的救星同這些駱駝一齊放棄的。

商隊從容而安穩的走近了，駝背上歇的花氈子和騎着穿着棉大衣，戴着狼皮帽子的克爾格支人已經都顯然在望了。

葉秀可夫登到沙丘頂上，紅的皮衣在閃着光，端着鎗，發着喇叭筒一般的聲音。

「帶住！要是你有鎗——就放到地下。別動，不然一齊都把你們敲死了。」

克爾格支人嚇得連叫都顧不着叫——往後一退就都臥到沙地上。

紅軍的士兵們都跑的喘着氣，飛奔着到四面包圍去了。

「弟兄們，這駱駝去。」葉秀可夫大聲喊着。

商隊突然平着放了一排鎗，鎗聲把葉秀可夫的喊聲都遮斷了。

密雨一般的子彈，凶惡的飛囓着，葉秀可夫身旁的一個人倒到地下，不動一動的把手伸直了。

「臥倒！……照那些鬼孫打！……」葉秀可夫繼續的喊着，到沙丘上挖着臥溝。開着排鎗。

在臥着的駱駝後面開鎗的不明瞭是什麼人。

決不像克爾格支人。發出的子彈異常的準確。

子彈儘照那臥着的紅軍跟前的沙地上落。

沙漠都被這砲火連天的聲音震動了，但不一會商隊的鎗聲就停止起來。

紅軍的士兵們開始打着箭步跑着。

已經有三十來步的距離了，葉秀可夫就望見駱駝後邊戴着毛皮帽子，裹着白頭巾的頭和戴着金屬章的肩。

「馬柳特，瞧着那軍官打！」回過頭來，向後邊爬着的馬柳特說。

「瞧着的。」

從容的端起鎗。放了一鎗。

誰知道是馬柳特的手指凍硬了呢，是她性急和跑得手顫了呢，但她還是從容的說：

「第四十一，他媽媽的，」話未說完，那裹着白頭巾，穿着藍皮衣的人就由駱駝後邊起來，高高

的舉着鎗。刺刀上掛着的白手巾在飄擺着。

馬柳特迦把鎗往沙地上一擲就哭起來，眼淚順着那很皺的面孔流着。

葉秀可夫往軍官跟前跑着。紅軍的士兵們在後邊圍追着，揮着刺刀，擋住去路要打他。

「別遭他！……這活的來，」黨代表吼着嗓子說着。

把穿藍軍衣的人促住了。

從前跟那軍官一塊的五個人，都被鎗彈打穿，不動一下的躺到駱駝後邊。

紅軍的士兵們都笑着罵着，將幾個駱駝繫到一起，牽住駱駝的鼻圈牽走了。

克爾格支人跟在葉秀可夫的後邊跑着，扭着屁股，拉着他的皮衣，胫腓，褲子，武裝帶；帶着可憐的面容，密縫着眼睛嘟囔着。

黨代表揮着手跑着，厲害着，可是他自己也在可憐的皺着眉頭，用手鎗到他那平鼻子上和被風刮得脫皮的臉上敲着。

「別動，你這鬼孫！往後去！別瞎來作對！」

一位穿着很闊的皮襖的蒼白鬍子的人拉住葉秀可夫的腰帶。

快口的，溫和的低聲說：

「先生……這樣作不好……克爾格支人全指望駱駝過活的。克爾格支人沒有駱駝就要餓死了……先生，別這樣作吧。你要錢，我們給你錢。有銀錢，有沙皇的錢……克倫斯基的錢……你說你要多少錢才把駱駝還我們呢？」

「你這樣木頭，你要明白，我們現在沒有駱駝也要死呢。我不是揀你的，是因革命的需要，暫時利用一下。你們這傢伙步行着可以回家的，可是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先生，不妥當。把駱駝給我——把贖頭拿去吧，克倫斯基錢。」克爾格支人拉着他。  
葉秀可夫掙脫着。

「滾開！說句話就完事了。沒有什麼可講的。把你的字據拿去算完了。」  
他拿那由報紙上撕下的用化學鉛筆寫的紙片推着克爾格支人。

克爾格支人把她拋到沙地上，倒到地下，蓋住臉哭起來。

其餘的人都默然的站着，斜而黑的眼眶裏滴着眼淚。

葉秀可夫轉過身來，想起了俘虜的軍官。

看見他在兩個紅軍士兵的中間。軍官穿着瑞典的長靴，撇開右腿，抽着烟在沈靜的站着，笑迷迷的望着黨代表。

「你是什麼人？」葉秀可夫問着。

「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你是什麼人呢？」軍官就接着問道，噴了一口煙。就抬起頭來。

當他抬頭來的時候，葉秀可夫和別的人就望見中尉的白眼球上的最藍最藍的睛珠，藍得好似一盞法國上等的藍顏料浮在雪白的胰子沫內一般。

● 德尼金爲沙皇時將軍。一九一八年爲南俄全軍總司令，科尼洛夫死後，德尼金對蘇聯繼續作反革命的進攻。佔領查利岑後，德尼金宣稱奉全俄最高執政者古爾卡克命，出征莫斯科。一九一九年秋，白黨德尼金軍隊佔領烏克蘭全部，庫爾斯克，奧列爾直抵都拉。十月十九日紅軍開始反攻，肅清奧列爾。白黨軍隊潰退。十一月十一日讓出了哈爾科夫，十六日讓出了畿輔，次年一月八日讓出了洛斯多夫，二月六日讓出了奧德賽，一月二十八日讓出了諾沃羅斯克。德尼金殘部企圖往北高加索逃遁不成，一部分往克里木撤退，一部分投降。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將總司令之職交與奧蘭格爾將軍，德尼金逃亡美國。

## 第三章

這篇敘述的是在中亞細亞的旅程中沒有駱駝的不便和科倫布的同行者一樣的感覺。

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在馬柳特迦的死簿上要算第四十一名了。

但是不曉得是因爲寒顫呢，是性急呢，馬柳特迦打空了。

於是，死而復生的中尉好似一個剩餘的數目留到人間了。

照着葉秀可夫的命令來翻着俘虜的衣兜，在他那羚羊皮的上衣後襟上，發現了一個秘密的小衣袋。

當士兵的手摸着那小衣袋的時候，中尉就好像曠野的小馬一般的飛躍起來，但是緊緊的把他抓住了，只有顫抖和蒼白的嘴唇上表現出了驚魂動魄的神情。

葉秀可夫謹慎小心的把搜出來的信在自己的武裝佩囊上展開來，目不轉睛的看了信，低下頭沈思着。

公文內是全俄最高執政者哥爾卡克將軍任命中尉郭魯奧特羅爲南俄政府德尼金將軍處的全權代表。秘密的使命已在信上表出了。

葉秀可夫疊起公文，小心的把牠裝到懷裏，問中尉說：

「你的祕密的使命是什麼呢，軍官？你應該無隱瞞的一直都說出來吧，因為你已經是紅色戰鬥員手裏的俘虜了。我是指揮官兼黨代表葉秀可夫。」

中尉的碧藍的睛珠，死死的釘着葉秀可夫。

中尉微笑着，把足一收，發出那行立正禮時的足音。

「Monsieur ● 葉秀可夫！……相識先生，真是不勝榮幸之至！可惜我沒有全權代表做政府來同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作外交上的談判。」

葉秀可夫氣得臉上的雀斑比臉都還白。中尉對着一切人面去嘲弄他。

黨代表把手鎗往外一抽。

「你這小白蟲！你別裝優！你或者就招出來——或者就叫你吃洋點心。」

中尉聳了聳肩。

「雖然你是個黨代表，可是傻子！打死我——你什麼也不會知道的！」

黨代表放下鎗，罵着。

「我總會叫你聽從我的，你這狗東西。將來叫你如何你得如何。」惡恨恨的說着。

中尉一個嘴角微笑着。



葉秀可夫睡了一口就走開了。

「怎麼呢，黨代表同志？送他歸天堂吧？」一個紅軍士兵問着。

黨代表用指甲搔着那脫皮的鼻子。

「不……無用的。這是很要緊的一個人。要帶到克查林斯克去。到司令部裏一切都會把他拷問出來的。」

「還把他往那帶呢？自己還未知能到不能到呢？」

「我們現在是招募軍官的嗎？」

葉秀可夫挺着胸膛噙着說：

「這那關你的事？我帶他——我負責任。說怎樣就怎樣！」

扭過頭來，望着馬柳特迦。

「哦！馬柳特迦把他託付給你吧。你好好留神看着。要是放跑了的話——就要把你的皮剝下來！」

馬柳特迦默然的把鎗托到肩上。走到俘虜跟前。

「哦，到這裏來。我是你的守衛的了。只是你別瞧我是女人你就可以跑的。在三百步遠你跑着我

都可以打死你。一次打空了——下次再別想吧，媽媽的！」

中尉斜着眼，笑得顫抖着，很大方的鞠了一個躬。

「在這樣的美女名將手裏當俘虜，真是再榮幸不過的了。」

「什麼？……還嚼什麼牙巴骨呢？」馬柳特迦說着惡恨恨的向中尉噉了一眼：「你還不中用的

東西！大概你除了法國的跳舞以外什麼也不曉得吧？別說廢話了！抬起你蹄子。開步走！」

這天晚上就在一個小湖岸上宿夜了。

湖裏的鹹水，隔着薄冰在放着臭氣。

都甜蜜的睡去了。將克爾格支駱駝上的氈子取下來，緊緊的裹到身上——天堂一般的溫暖。

到夜裏，馬柳特迦用駝毛繩子把近衛軍中尉的腳和手緊緊的綁起來，繩子到腰裏纏繞了一匝，繩

頭緊緊的挽到自己的手裏。

周圍都哈哈大笑了起來。一位大眼睛的謝明叫着：

「弟兄們，都瞧一瞧，——馬柳特迦要和他吊眉眼了！」

馬柳特迦噉着那大笑的人。

「滾你的狗蛋吧，媽媽的！可笑嗎……要是他跑了怎麼辦呢？」

「糊塗蟲！難道他有兩幅腦袋嗎？在沙漠裏他往那跑呢？」

「不問他沙漠不沙漠，這樣總對一點。睡你的吧，你這半瘋子。」

馬柳特迦隔着毛氈把中尉推了一下，自己也輪到他跟前睡去了。

蓋着雙毛氈甜蜜的睡去了。毛氈發着那七月一般的暑氣，草原的艾氣和無邊無際的曠野的荒砂氣。都舒適得彷彿躺在那唱着眠歌的搖籃裏似的甜睡了。

葉秀可夫蓋着氈子，打着鼾聲，馬柳特迦發着嚙語，在夢裏微笑着，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編撮着又薄又美的嘴唇在筆直的仰天睡着。

一個守衛的沒有睡。坐到氈子邊上，膝蓋上放着那不能分離的，比自己女人還親近的，拳愛的戀人似的一枝步鎗。

他向那駝鈴響着的，映着雪光的薄暗裏瞭望着。

現在有四十個駱駝。路是直的，雖然困難也無大妨礙了。

士兵的心裏再沒有什麼疑難了。

風雪在簞簾着，絨絨的雪花鋪到守衛的衣袖上。守衛的縮頭縮腦的將氈子邊褶過來蓋到脊背上。

即時就停止了冰刀一般的風雪的侵刺，凍僵的身子就暖和起來了。

風雪，黑暗，荒沙。

「愁殺人的中亞細亞的國度呵。」

「駱駝那裏去了？……駱駝呢，你媽的！……鬼東西……混蛋麻子！你睡覺了嗎？……睡覺了嗎？你這混蛋東西，你幹嗎呢？要把你鬍子拔出來呢！」

守衛的腰上狠狠的挨了一腳，把他踢得頭都發暈了。一陣陣發黑的眼睛向到處呆望着。

風雪與黑暗。

將央的晨曦。無邊的荒沙。

沒有駱駝。

牧駱駝的地方有駱駝和人的蹤跡。有克爾格支人的尖頭皮鞋的足跡。

大概三個克爾格支人趁着守衛的睡着的時候，偷偷的連夜將駱駝趕上趕跑了。

士兵們都不作聲的集來了。沒有了駱駝。向那裏去追趕呢？在沙漠裏是追不上，找不着的。

「鈴鈴了你還不夠呢，狗仔子！」葉秀可夫向守衛的罵着。

守衛的不作聲，眼淚好似水晶一般的只在睫毛上凝固着。

中尉由氈子裏伸出來。望着，喘着。開心的說道：

「蘇維埃的好紀律！真是達到絕頂了！」

「沒有你小東西開的口！」葉秀可夫憤然的嚷着，又用那凍木了的仿佛不是自己的聲音低聲說：

「唉，幹嗎站着呢？走吧，弟兄們！」

只有十一個人了，穿着破舊的衣服，雁一般的沿着沙浪蹣跚着。

十多個人都路標似的直騰騰的踰到那荒無人跡的路上了。

早晨，一個兵士精竭力盡的倒到地下，那最後一瞬的眼睛睜了一下，腫硬了的腿，不動一動的木柱似的直伸着，啞了的最後喘息，在嗓子裏哈喇着。

紅的葉秀可夫走到踰倒的人跟前，可是黨代表的面容沒有一點顏色像那皮衣一樣的了。都憔悴了，枯槁了，就是面上的雀斑也成了古銅錢一般的顏色。

看着，搖着頭。

後來葉秀可夫抽出那冰冷的手鎗，砰然一聲，把他的鬢角上留了一個圓圓的，幾乎全無血水的黑

傷孔。

匆匆的用沙掩蓋了一下就前去了。

衣褲都襤了，靴子也通了。脚用破氈片子裹着，凍了的手指用破布包着。

十個人顛跛的，被風吹得搖曳着。

一個人挺直的，沈着的走着。

這就是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

紅軍的士兵向葉秀可夫說的不只一次了：

「黨代表同志！怎麼老把他帶着呢？帶他不過是白吃口糧的。他的衣服靴子都很好，可以拿來分一分。」

但是葉秀可夫禁止他們動中尉。

「要把他帶到司令部去的——不然要死就同他一齊死。他會供出好多口供呢。這樣的人不能白打死。反正他是逃不出自己的死運的。」

中尉的手腕是用繩子綁着的，繩頭繫在馬柳特迦的腰裏。馬柳特迦幾乎要走不動了。蒼白的面孔上只顯出一付凹陷的大眼睛在閃着猶一般的光輝。

可是中尉還是依然如故的中尉。只是面色有一點蒼白。

有一次葉秀可夫走到他跟前，望着他那極藍極藍的眼珠，發着啞嗓子說：

「那個鬼傢伙知道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雙血管的傢伙嗎？你自己也瘦了，可是還能沈住氣，精神上顯不出頹唐來。你這是什麼力量呢？」

中尉張着那時時開玩笑的口，從容的回答道：

「你不明白的。我們的文化是兩樣的。你是肉體來壓迫精神，我是精神來主宰肉體的。我可以令我自己擺脫一切的苦惱。」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黨代表說着。

登着那鬆軟的流沙褶成浪紋的沙峯。沙峯上野風吹着流沙，蛇叫一般的在嘎嘎的作響，這嘎嘎的聲響大概是永無止期的呵。

都跌到沙窩裏，咬着牙關。狠狠的在嚙嚼着：

「再不走了。讓我們就死到這裏吧。無力再走了。」

葉秀可夫走到跟前，打着踢着把他們拉起來。

「走吧！做革命不能開小差的。」

起來。向前走去了。一個人爬到沙峯上了。扭回頭來目瞪口呆的大喊道：

「阿拉爾！……弟兄們！……」

面朝下就跌倒了。葉秀可夫拚着死力登到沙峯上。那碧藍碧藍的氛圍氣把他的眼睛都映花了。他密縫着眼，用那鉤屈的手指抓着荒沙。

黨代表不知道科侖布，也不知道還真同那用手指抓着西班牙船的甲板大聲呼道：「新地！」的時候是一樣的。

● Monsieur。先生。

## 第四章

這裏馬柳特迦第一次和中尉會談，而黨代表準備作海上的探險。

第二天在海岸上遇到些克爾格支的村落。

才上來由沙浪後雨刮來了一陣令人欲嘔的霧煙，聞到那煙的人，心胃都痙攣了。遠遠的望見了褐色的帳幕和向着生人狂吠的披毛的小狗。

克爾格支人都集到幕口了，驚奇而憐憫的凝視着這些走近的顛跛的敗亡的殘卒。



一位塌鼻子老頭，捋着幾根稀鬚，拂着胸脯，搖着頭說：

「都好吧。上那去的，先生？」

葉秀可夫無力的握着那伸出的木板似的粗糙的手掌。

「我們是紅的。是往克查林斯克去的。掌櫃的，請叫我們吃頓飯吧。蘇維埃爲着我們將來一定會

謝謝你的。」

克爾格支人的鬍子震動着，吧嗒着嘴唇；

「哎呀先生……紅軍。布爾雪維克。從京城來的嗎？」

「不！我們不是從京城來的。是從古列夫來的。」

「古列夫來的嗎？哎呀，哎呀先生。維克拉——古麻來的嗎？」

在克爾格支人的密縫眼裏，對這位在嚴寒的天氣裏步行着由古列夫經過那愁殺人的克拉——古麻來到阿拉爾的褪了色的紅衣人，隱現着無限的恐懼與欽佩。

老頭子拍着手，烏鴉一般的向那跑着的女人呱呱的叫着。

拉着黨代表的手說：

「走吧，先生，到帳幕裏去吧。去少少的睡一睡吧。睡睡吃點東西吧。」

彷彿半死的身子都棉花網似的倒到那煙氣瀰漫的暖和的帳幕裏了，一下不動的睡到了黃昏。克爾格支人做好了飯，款待着，殷勤的撫摩着紅軍的乾瘦而突出的肩甲骨。

「吃吧，先生，吃吧！都瘦乾了。吃一吃都結實了。」

都快快的狼吞虎嚥的大吃着。油洪洪的飯把個個的肚子都吃的脹起來，好多人都吃惡心了。跑到野地裏用那顫抖的手指入到嗓子裏掏着，吐了吐又大吃起來。飯後都渾身困倦，四肢酸軟的又睡去了。

沒睡的只有馬柳特迦與中尉。

馬柳特迦坐到火花亂飛的爐子跟前，那時她沒有什麼可以紀念這艱苦的經歷的。

於是到佩賽裏掏出一截殘斷的鉛筆，在那阿克爾格支人耍的一張新時代圖畫附刊上歪歪扭扭的寫起來。整張的畫報只印着財政總長郭戈夫伯爵的一張像片，財政總長的高高的額頭和光澤的鬚鬚都遮斷到馬柳特迦的歪歪扭扭的字裏行間了。

馬柳特迦的腰裏依舊的纏着繩子，繩子的一端十字交叉的背綁着中尉的手腕。

只在吃飯的時候馬柳特迦把繩子解開來叫中尉吃飯，但是一推開飯碗就又把牠綁起來了。

紅軍的士兵都嘻嘻的笑起來；

「都瞧，真是小狗帶鍊子的。」

「你愛上了吧，馬柳特迦？把小寶貝拴好些。不然會跑了呢。你的小寶貝會不翼而飛了呢。」

馬柳特迦懶得答理他。

中尉肩膀靠着帳幕的柱子坐着。極藍極藍的睛珠，順着那笨脚笨手的寫着的鉛筆溜轉着。

向前欠着身子，低聲問道：

「寫什麼呢？」

馬柳特迦斜着眼睛，隔着那蓬亂的，下垂的，棕色的捲髮望了他一眼。

「你來插什麼嘴呢？」

「或者是想寫信嗎？你說吧，——我替你寫。」

馬柳特迦低低的笑起來。

「你真搥臂！還是想叫我把你解開來，你好趁空跑了給我一個大蘿蔔坐的吧？別想這些心眼呢，

小東西。我用不着來勞你的駕。不是寫信，是作詩呢。」

中尉的睫毛扇子一樣的張開來。他的脊背也離開了柱子：

「詩——？你作詩——的——嗎？」

馬柳特迦停了顫抖的鉛筆，雙頰漲起紅暈來。

「你大驚小怪什麼呢？呵？你以為只有你會跳兩下法國舞，我是鄉下的土包子嗎？不比你傻多！」  
中尉的肘子抬了一下，被綁的手肘依然是不能動彈。

「我不是說你傻。我只有點奇怪。難道現在是作詩的時候嗎？」

馬柳特迦放下鉛筆。跳起來，鏽了的古銅色一般的頭髮在肩上散亂着。

「瞧你還是一個怪物！你以為詩一定要坐到天鵝絨的褥子上寫的嗎？如果我心裏沸騰了，就可以把他寫出來。或者，比如我們在沙漠裏經過的飢寒，想寫也就可以寫出來。總之，人們心裏有什麼痛苦都可以把他寫出來。我是用我的全副心血去寫他的。不過不想發表就是了。都說一定要學的。可是你那有工夫去學呢？我是率直的從我心坎裏寫出來的。」

中尉慢慢的微笑着：

「最好請你讀一讀吧！我很好奇的。我對於詩還懂得點。」

「你不懂得的。你身上的血都是紳士老爺氣的。你只會作那花兒呀，愛人呀那些肉麻詩，我寫的都是窮人，都是革命。」馬柳特迦哀愁的說着。

「怎麼會不懂得？」中尉答道：「或者人的觀念同我不一樣，可是人與人相互間是常常可以了解

的。」

馬柳特迦三心二意的拿起詩稿。低着頭。

「哦，管他呢，聽着吧！不過別見笑。你的爹老子一定請先生把你教了二十來年，可是我完全都是自己學的。」

「不！……我絕不笑話你！」

「那麼你就聽着吧！這裏一切都寫着的。我們如何同苛薩克兵打仗，如何逃到曠野去，都有的。」

馬柳特迦咳嗽了一下。降低了嗓子，回轉着睛珠讀道：

苛薩克攻來了！

沙皇的走狗割子手，

我們同他們對打着，

好漢的紅軍。

苛薩克人衆多，

我們始行退却。

葉秀可夫英勇的指揮着，

下令叫把他們這些混蛋衝破，

我們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着，

我們反正是一死。

我們全連臥下去，

二十餘人向沙漠逃去了，……

「可是往下去把吃奶的氣力都使盡了，總是寫不好，他媽媽的，不知道這駱駝怎樣去寫才好？」  
馬柳特迦自己的話把她自己讀詩的聲音打斷了。

中尉的極藍的眼睛被那熊熊的爐火的紅光映成了藤花色，沈默了一下，答道：

「是的，……很不錯！所表現的到不少，情感也很豐富，明白嗎？一望而知爲心靈的流露，」這時中尉的全身狠狠的打了一個顫，他彷彿打嗝似的，忙的補充道：「不過別見怪，詩是很不好的。是不成熟的作品。」

馬柳特迦無精打采的把詩稿收到膝蓋上。默然的向幕頂凝視着。聳着肩。

「我也說是感情的流露。當我說起這些的時候，我心裏都湧出酸淚來。至於不成熟的話——這都是異口同聲的好像你說的一樣：『你的詩是不成熟的，是不能登的。』可是怎麼才能做好呢？他的奧妙在那裏呢？您是知識階級的人，總會知道吧？」馬柳特趨着急得要用「您」字來尊稱中尉了。

中尉默然了一下。

「這很難答。詩，你要曉得這是藝術。可是一切的藝術是都要學問的，他有他的法則和規律。比方說吧，如果一個工程師不懂得一切架橋的法則，那麼他或許完全不會架橋，再不然架起橋來不成橋形而且不中用的。」

「架橋是架橋。架橋必須要數學和其餘各種工程上的門徑。可是詩當我在搖籃的時候心裏都有了。這許是要天才吧？」

「天才怎麼呢，天才也要學問去發展的。工程師所以是工程師而不是醫生，就因為他生來性情近於建築學。可是如果他要學，他仍然是什麼也不會。」

「是嗎？……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媽媽的！哦，仗打完了一定要入學校的，要去學做詩去。有這樣的學校嗎？」

「大概有吧，」中尉沈思的答道。

「一定去入的，一輩子都繼續去學做詩去。我的心裏都燃燒起來了，總想着將來一切的書裏都登着我的詩，各處都署着我的名字：『馬柳特迦作。』」

爐火滅了。黑暗裏，狂風吹着帳幕在吟嘯着。

「你聽見沒有，」馬柳特迦突然說道：「我想你的手痛了吧？」

「不很痛！不過麻木了一點！」

「是的，你給我發句誓，你說你不跑。我好把你解開來。」

「我到那跑呢？往沙漠跑嗎？去叫狼吃我嗎？我對我自己沒有仇。」

「不，你發句誓。你跟着我說：我對着那爲自己權利而鬥爭的窮苦的無產階級發誓，我對着那紅軍的女子馬柳特迦發誓，我不想逃跑。」

中尉重覆着誓言。

乾凍上綁的駝毛繩子解開了。

中尉高高興興的活動着手指。

「哦，醒你的吧，」馬柳特迦打着呵欠，「現在要是你跑了——你算是最混蛋不過的了。給你一

個氈子拿去蓋吧。」



「謝謝你，我蓋皮襖。夜安吧，馬柳特迦：：」

「夜安，」馬柳特迦說着就鑽到氈子裏去了。

葉秀可夫忙着給前防司令部做着報告。

在村落裏是要停一停，換一換精神的。過一禮拜，他決定沿着海岸繞道經阿拉爾村落，由那兒好往克查林斯克去。

第二個禮拜，黨代表聽來往的克爾格支人說：距此地四哩來遠海灣的岸上，放着一隻被秋季颶風捲來的漁船，克爾格支人說船完全好着的。就這樣放在岸上，至於漁人呢，大概是都淹死了。

黨代表就去看去了。

船差不多是新的，黃色的，堅固的橡木船。颶風還未曾把他損壞。僅只帆裂舵斷了。

同士兵計議一過，葉秀可夫就決定即刻派一部分人由海道出發往賽達利河口去。船鬆鬆的可裝四個人帶一點小行李。

「這樣好一點，」黨代表說道：「第一，俘虜可快些解到。不然，誰知道在路上會發生什麼意外呢。可是一定要把他行司令部送到呢。第二，司令部要知道我們的消息，一定派馬帶些軍裝和其餘

的東西來接我們的。」

要是遇順風的時候，船三四天可以過了阿拉爾海，第五天就可到克查林斯克。

葉秀可夫寫了報告；把報告和那時時刻刻的裝在他懷裏的中尉的公文，一齊縫到一個小小的布信封裏。

克爾格支人用麻布補着船帆，黨代表親手在斫着新舵。

在二月的寒冷的早晨，當那一輪光豔奪目的銅盤一般的紅日在那蔚藍的天空升起的時候，駱駝把漁船曳到冰岸下了。

把船下到波浪滾滾水裏，坐上了出發的人。

葉秀可夫向馬柳特迦說：

「你做班長！一切都要你負責任的。俘虜看好些。要是把他放跑的話——你不如死了好。死活都要把他帶到司令部裏去。要是萬一遇見白黨的時候——不要拿活的交給他。呵，開船吧！」

## 第五章

這一章除了魯濱孫沒有好久的等他的禮拜五以外，完全是剽竊魯濱孫漂流記的。

阿拉爾——悶煞人的阿拉爾海呵。

平坦的海岸，岸上一片無際的荒沙和推移無定的沙山。

阿拉爾上的島，好似鍋底煎餅一般的，平坦的在海上展開來，島岸幾與水齊得難以望見了，而且島上什麼生物也沒有的。

沒有飛禽，也沒有草木，就是人氣也只有在夏天的時節才能現一下。

阿拉爾上最大的島是伯沙——克梅。

這是什麼意思呢——不知道，但是據克爾格支人說是「死人」的意思。

夏季的時候，漁人們都由阿拉爾村落到島上去。伯沙——克梅是一個產魚最富的島，魚多得幾乎把水都隔得水泄不通了。

但是到了白浪掀天的秋季的海風起來的時候，漁人們都到阿拉爾村落的風平浪靜的海灣裏逃命去了，不到春天來到的時候，是不肯露面的。

如果是島上的魚還不會運完的時候海風就轉起了，那麼就把那鹹魚堆到島上的魚倉裏，儘他過冬去。

在嚴冬裏，當海水由橋內石海灣凍起，一直凍到伯沙島上的時候，交運的豺狼順着冰跑到島上去，去吃那鹹的大鯉魚，吃的飽得不離地方都要脹死了。

當春回的時候，當賽達利河口冰釋水漲的時候，去秋留下的鹹魚，漁人們一點也找不到了。

由十一月到二月，是白浪掀天，怒濤作怪的時候。其餘的時節，不過偶然的起一陣暴風而已。至於到夏季的時候，阿拉爾靜穩的好似寶鏡一般。

悶熱人的阿拉爾海呀。

阿拉爾只有一件可愛的，就是牠那分外碧藍的水色。

淨藍的，天鵝絨似的，藍玉一般的海水。

一切的地理上都載着牠的。

黨代表推算着等到近禮拜內風平浪靜的天氣，好派馬柳特迦和中尉出發。克爾格支人按着他們的老經驗也是如此說。

因此那載着馬柳特迦，中尉和兩個善於泅水的謝明和韋黑兒的船，就由海路向克查林斯克出發了。

微風徐徐的吹着孤帆，能納讓洋洋的搖出幾枝軟的簾幕，微微的浪花在激着船槳。

馬柳特迦將中尉的手完全解開了——人在船上無處可跑的——中尉坐到謝明和韋黑兒中間掌着帆下隅索。

這真是好像俘虜自己送自己的一樣。

當他將帆索交給士兵以後，就躺到船底上，蓋着氈子，神秘的微笑着，除他以外誰也不曉得他笑什麼的。

這樣叫馬柳特迦有點不安了。

「他時時刻刻的在嘻嘻的笑什麼呢？他還洋洋得意的以為這是送他回老家的嗎？結果只有一個——到司令部裏拷問過就叫他吃定心丸的。真是一個傻頭傻腦的半瘋子！」

但是中尉儘管繼續的微笑着，不知道馬柳特迦的意思。

馬柳特迦忍不住的說：

「你在那裏耍過水？」

中尉沈思着答道：

「在彼得堡耍過的……我自己有游船……很大的游船。沿着海岸游過。」

「什麼樣的游船？」

「很大的游船……帶帆的。」

「哦！我想我對於游船不一定比你知道的少。亞斯特拉汗的資產階級的水上俱樂部裏的游船我看不見的不少了。那兒的游船多個不得了。都是又高又大又美麗的白游船，看來彷彿天鷲一般。我不是問那個的，我是問你的船的名字叫什麼？」

「叫亨利。」

「這是什麼名字？」

「我的姐姐要這樣的叫牠。於是就這樣叫牠留作紀念吧。」

「這樣的名字大概是外教的吧。」

「亨利……亨利是英國的名字。」

馬柳特迦默然的凝視着那發着寒光的，白色的，向天鷲絨般的藍碧的海裏下沉的太陽。

又說道：

「水！這樣淨藍的海水。開斯賓海的水色是綠的，可是這裏的海水會這樣的藍！」

中尉低聲的彷彿自己對自己說的一般回答道：

「按博列利表，這水近於第三號的水。」

「什麼？」馬柳特迦不安的扭過身來。

「這是我自己對自己說的。是關於水的。我看過水路學上說道海裏的水色異常的藍。一位學者傅列利把所有的海水的顏色列成了一個表。最藍的水是太平洋。這海裏的水色按着那表上是近於第三號的。」

馬柳特迦半閉着眼睛，彷彿在想像着傅列利利用各種的藍色繪成的表一般。

「好藍呵，藍的比都比不出來了，藍的如……」

她一睜開眼睛，那貓一般的黃睛珠，突然的釘到中尉的極藍極藍的睛珠上。向前伸着身子，渾身都顫抖的如同發現了什麼新奇似的，驚奇的張開口，低聲說：

「我的媽媽呀……你的小眼睛真真藍得活像海水一般的藍！我瞧着彷彿見過似的，他媽媽的！」  
中尉不作聲。

血紅的晚霞在西天映照著。遠遠的海水反射着將升的夜色。冰冷的寒風也徐徐的吹起了。

「東方要起風了，」謝明裹着破大衣忙的說道。

「可別起暴風呵，」黑兒說。

「不要緊。再過兩點鐘就望見伯沙島了。風能會怎麼呢——我們在那兒宿夜呢。」

都不作聲了。船開始在那悶着鉛色的黑浪頭上擱動了。

晴藍的天空裏，扯起了一道窄狹的黑雲。

「這個就是的。要起海風了。」

「伯沙島大概快望見了。左邊一定就是的。伯沙島真是鬼都不來的地方。是一片無際的荒沙！風

色不對了……拉你的吧，忘八蛋，拉纜索吧！這不是隨便給你鬧玩意的！」

中尉沒有趕得及拉索。船擄飛箭一般的拂着浪頭漂過去了，激流的浪花迎面飛濺着。

「這與我什麼相干呢？這馬穆特總是掌舵失手了。」

「我失手了嗎？你想想再說吧，媽媽的！我從五歲就掌舵掌起了！」

滾滾的很高的黑浪，活龍一般的在後邊追趕着，向船擄張着噬噬的大口。

「唉，他媽的！趕快到伯沙島也好。黑的簡直伸手望不見拳。」

韋黑兒向左邊望了一下，高興的大聲叫道：

「有了。這不是牠！」

穿過那飛濺的浪龍與黑濤的夾色，天空的一道黑雲望不清楚了。

「一直開到岸上去，」謝明叫着。「一定可到的！」



浪聲砰砰的在激着船尾，橫梁在吱吱的響着。浪頭捲入到船裏，灌入了一脚深的水。

「快舀水！」馬柳特迦跳起來叫道。

「舀？……沒有水瓢拿什麼傢伙舀！」

「用帽子舀！」

謝明與韋黑兒抓起帽子拚命的舀着水。

中尉一躊躇間，就卸下自己的皮帽子舀着水去幫忙。

平坦的，鋪着白雪的低岸，一條白帶似的逐漸的映入眼簾了。他白得比激起的浪花還要白。

狂風瘋狗一般的怒號着，丘嶺似的大浪愈掀愈高了。

狂風打到船帆上，孕婦肚子一般的鼓起來。

大砲一般的砰的一聲將那舊布帆擊破了。

謝明和韋黑兒撲帆桅跟前。

「快搬着舵柄，」馬柳特迦在船尾厲聲叫着，撲上去用胸脯扛着舵柄。

怒號的滾滾的冰浪，由後邊滾來，好似沈重的玻璃色的肉凍子一般滾過去，將船完全弄傾斜了。

當船復平了以後，灌了一船水，桅眼前的謝明和韋黑兒也不見了。濕了的破帆布在辟拍的亂響

着。

中尉坐到被腰深的水的船底上，畫着小十字祈禱着。

「惡魔！……你怎麼這樣喪魂失魄的呢？快舀水！」馬柳特迦第一次用她這一生所不會用過的罵人的話來罵着中尉。

他好似小狗一般的由水裏跳起來，激得水花騰空飛濺着。

馬柳特迦在這風浪怒號的黑夜裏大呼道：

「謝——謝——謝——明！……章——章——章——黑——兒！」

浪花濺激着。聽不見人聲。

「淹死了，遭殃的！」

風將半沈的船送到岸上了。四面都是驚濤和駭浪。浪頭在後邊沖激着，船底挨着淺沙礫礫的響着。

「跳到水裏去！」馬柳特迦叫着跳下去。中尉也跟着她跳下去。

「拉船！」

抓着船頭，在那浪花飛濺，波濤沖激裏將船拉着靠岸了。船沈掂掂的靠到沙岸上。馬柳特迦抓着

鎗。

「把口糧袋拿出來！拉過來！」

中尉順良的聽從着。把口糧袋拉到乾地方，馬柳特迦把鎗放到沙地上。中尉放下了口袋。

馬柳特迦又向那黑漆漆的夜色裏大呼道：

「謝——謝——明！……韋黑兒……！」

寂無回響。

她坐到口袋上，扯着女人的腔調哭起來。

中尉在後邊站着，一陣陣的打着很響的牙齦。

他聳着肩向風聲裏說：

「真鬼氣！……真是一個故事！魯濱孫伴着他的禮拜五！」

## 第六章

這裏開始作二次的會談，並闡明了海水在列氏體溫表正二度的時候是於身體有害的。

中尉到馬柳特迦的肩上拍了一下。

他幾次都想說話，可是牙關只在打顫打得說不成。

用拳頭托着下巴說：

「哭是不濟事的。走吧！別在這裏坐了吧？凍死了！」

馬柳特迦抬起頭來。失望的說道：

「你到那去呢？我們是在島上的。四面八方都是水。」

「走吧。我曉得此地有魚倉呢。」

「你怎會知道呢？你到過這裏嗎？」

「沒有，從來沒有到過。可是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讀那些課本上說此地有漁人蓋的盛魚的木

倉。應該找魚倉去吧。」

「唉，縱然找到了，將來又怎麼呢？」

「將來再說將來的話吧。——起來吧，禮拜五！」

馬柳特迦吃驚的望着中尉。

「你發瘋了吧？我的天呀！……叫我怎麼辦呢？不是禮拜五——今天是禮拜三。」

「不要緊！別理這些吧。我們將來再談這些吧。起來吧！」

馬柳特迦驕從着起來。中尉彎下腰拾着鎗，可是她抓住他手說：

「別動！別胡來！……給我賭句咒說你不跑！」

中尉把手往過一擺，野頭野腦的哈哈大笑起來。

「看來不是我發瘋，是你發瘋了！你心裏想一想吧，現在我會不會打算逃跑呢？我所以帶着鎗的，是因為怕你帶着太重了。」

馬柳特迦默然了一下，可是又柔和而莊重的說：

「多謝你的幫忙。不過命令上只命令我叫把你往司令部帶的……那麼，我不能把鎗交給你，因為我負責任呢！」

中尉聳着肩，掂起口糧袋，在前邊走着。

沙攪雪在脚下響着。低矮的，厭人的，坦平的海岸，無邊無際的廣延着。

一個蓋着雪的東西，遙遠的在閃着白光。

馬柳特迦帶着沈掂掂的三枝步鎗在踉蹌的走着。

「不要緊，馬柳特迦！稍耐忍一點！大概這就是魚倉了。」

「快一點也好，我力盡了。渾身都凍硬了！」

換到魚倉裏了。黑森森的木倉裏，冲着令人欲嘔的腥濕的鹹魚氣。

「呵哈！有魚的！至少是不會換餓的了。」

「有火才好呢！……可以看一看。或許可以找一個避風的地方吧？」馬柳特迦低聲說。

「呵，此地不會等到電燈的吧。」

「最好來燒魚……那多肥的魚。」

中尉又哈哈的笑起來。

「燒魚嗎？……你一定是發瘋了。」

「爲什麼發瘋？」馬柳特迦見怪的答案道：「我們在沃瓦河上不曉得燒了多少了。比劈柴着得還旺呢！」

「真是頭一次聽說……可是如何燒法呢？……我有火石，可是沒有引火的東西。」

「哈哈，你這傢伙！……一輩子坐到你娘老子懷裏什麼大天也沒有見過。給，把子彈頭拔出來，我去到牆上劈點木片來。」

中尉用那凍硬了的手指，勉強的把那步鎗的彈頭拔出來。馬柳特迦在黑暗裏拿木片挨着他。

「火藥倒到這裏！……倒到一堆來……把火石給我！」

火石打着橙色的火苗，馬柳特迦將牠入到火藥上。火藥着了，噉噉的發着黃色的火焰，搭上了乾木片。

「弄好了，」馬柳特迦高興起來，「拿魚去……揀那肥的鯉魚拿。」

在燃燒的木片上，十字交叉的架着魚。魚見火就一斂縮發起油洪洪的熾熱的火焰來。

「現在只往上搭魚好了。半年魚也燒不完呢！」

馬柳特迦環顧着。熊般的火焰，擺出顫抖的焰影，照到層層堆着的魚堆上。魚堆的孔隙隱現着魚倉的木牆。

馬柳特迦在倉裏走着。到一個空地裏喊道。

「有一個空地地方了！搭魚吧，別要叫火滅了。我把這旁邊堵一堵。堵得叫牠好像一個房間一樣。」

中尉坐到野火跟前。縮着身子，烘着火。馬柳特迦在空地裏堆着魚，嘩嘩喇喇的響着。後來，她招呼道：

「弄好了，拿火來！」

中尉掂起一條很熱的魚尾巴。走到空地裏。馬柳特迦用魚把三面都堵成牆，中間留出一丈來大的空地來。

「爬去再拿些火來吧。去把我往火中間放那一條大魚拿來吧。我好去拿東西來。」

中尉把那燒着魚塞到層層架好了的魚堆下邊。魚堆逐漸的，徐徐的着起來。馬柳特迴轉來了，放下了鎗和口袋。

「唉，他媽媽的！弟兄們真可惜。白白的淹死了。」

「最好把衣服來烘一烘。不然會凍着了的。」

「怎麼不烘呢？魚火很熱的。脫下烘你的吧！」

中尉躊躇著。

「你先烘吧，馬柳特。我暫且到那邊去等着。後來我再烘。」

馬柳特迴帶着一片惋惜的神情，望着他那抖顫的面孔。

「哈哈，我看你真是一個優小子！紳士氣到不輕。有什麼可怕的呢？你從來沒有見過裸體女人嗎？」

「我不是因為那……怕你有點不方便吧？」

「別優吧——都是由一塊肉做成的。不曉得有什麼分別！」她幾乎要大聲喊出來：「脫了吧，小東西！你牙都顫得好像放機關鎗的一樣。我實在心痛你不過！」



衣服搭到鎗架上，冒着蒸氣，在火上烘着。

中尉和馬柳特迦在火跟前對面坐着，真氣洋洋的對着火焰的熾熱轉動着身子。

馬柳特迦聚精會神，目不轉睛的望着中尉的又白又嫩的消瘦的脊背。哼道：

「他媽媽的！你怎麼會白得這樣白！簡直白得彷彿在牛奶精裏洗過了一般！」

中尉的臉通紅着，扭過頭來。想說什麼似的，但是一瞥見那火光映着的馬柳特迦的圓圓的乳頭，

那極藍極藍的睛珠就低下去了。

衣服烘乾了。馬柳特迦把皮短衣披到身上。

「睡一睡吧。明天風或許會止了的。幸虧船還沒有沈沒。遇着風平浪靜的時候或者可以到賽達利河口的。那裏可以碰到漁人。你躺一躺吧，我來看看火。我要睡的時候好叫你。我們這樣輪流換替着吧。」

中尉把衣服鋪到身子底下，蓋着皮襖。勉強的睡着。在夢裏呻吟着。馬柳特迦一下不動的望着他。

聲着肩。

「真叫我擔心！我的心痛的！可別凍着了吧？在家裏一定是蓋起天鵝絨的緹被子睡的吧？唉，你

「真倒霉死了，媽媽的！」

將央的晨曦由倉頂的縫隙裏透過的時候，馬柳特迦叫醒了中尉。

「聽見沒有，你瞧着火，我到岸上去走一走。去看看或者咱們的人浮出來在什麼地方坐著呢。」

中尉難過起來了。手指按着鬢角。啞着嗓子說道：

「頭痛。」

「不要緊……這是烟燻的了，累的了。會好的。到口袋裏掏點煎餅，燒點魚吃一吃。」

中尉跪起來爬到火跟前，到口袋裏掏出來又濕又腐的煎餅。啃了兩嘴嚼着，碎塊往地下落着，他好似口袋一般的倒到火跟前的地下躺著。

馬柳特迦搖着中尉的肩。很絕望的叫着：

「起來吧！……起來吧，遭殃的！……真倒霉死了！」

中尉瞪着眼，張着口。

「我叫你起來吧！這樣的災殃！波浪把船沖走了！我們現在只有死路一條了。」

中尉望着她臉，不作聲。

馬柳特迦望着，低聲的嘆息着。

中尉的碧藍的睛珠，昏暗的瘋癲起來了。無力的靠着馬柳特迦的手，雙頰上發出野火一般的熾熱來。

「竟然凍着了，你這鬼稻草人！叫我把你怎麼辦呢？」

中尉的嘴唇在亂動着。

馬柳特迦彎下腰聽道：

「米先生……別教我考不及格……我學不好……到明天好預備……！」

「你嚼什麼牙巴骨呢？」馬柳特迦打着寒噤問道。

「小狗……拿去吧……鷓鴣……」中尉突然的喊着跳起來。

馬柳特迦往後退了兩步，用手掩着面。

中尉又倒了下去，手指在沙地上亂抓着。

嘴裏在很快的，不清楚的嘟囔着，打着嘔。

馬柳特迦灰心喪氣的環顧了一下。

脫下皮衣，鋪到沙地上，勉強把中尉的無知覺的身子拉放到皮衣上。用皮襖到上邊蓋起來。

她孤零零的縮成一團在旁邊躺着。悽慘的淚珠，順着那憔悴的雙頰點滴兒滴着。

中尉手舞腳踢着，把皮襖都踢過去了，但每次馬柳特迦都耐心煩的好好的給他重蓋着。

見他的頭倒在地下，於是就把口袋放到底下給他枕着。

她抬起頭來，仰天痛號道：

「要死了……我拿什麼話去回答葉秀可夫呢？唉，你呀，不幸極了！」

她彎下腰，在那撲人的熱氣裏望着那無光的藍眼睛。

她痛捉着胸。伸着手慢慢的撫摩着中尉的蓬亂的捲髮。抱着他的頭溫存的低聲說：

「我的藍眼睛的小傻子！」

## 第七章

開場時如入五里霧中，煞尾時便一旦豁然了。

銀喇叭，喇叭上掛着小鈴，小鈴是水晶的。



可是樂師們完全沒有口的。鼻子下邊是一片光平的地方。喇叭那插在樂師們的左鼻孔裏。右鼻孔留着換氣，左鼻孔吹着喇叭，因此喇叭的聲音是很特別的，宏大而愉快的。

「預——預……預——備——敬禮！」

「敬——禮……托——托——托——」

「團！」

「營——」

「連！」

「右邊成排縱隊……第一營開步……走！……」

喇叭：——哪——哪！哪。小鈴：——金——金——金。

上尉石長慈穿着長筒的皮靴。上尉的屁股光平的好似火腿一般。脚在亂躑躅。

「勇敢的弟兄們！」

「萬……歲！」

「中尉！」

「中尉！中尉見將軍去！」

「那一個中尉？」

「第三連的。郭魯奧特羅見將軍去！」

將軍在曠場中間騎馬着。紅臉，白鬍子。

「中尉！你怎麼會這樣丟醜呢？」

「噫！噫！噫！……哈——哈——哈！」

「你發瘋了嗎？……你還笑嗎？……我要你……你在同誰說話呢？」

「呵——哈——哈！……你不是將軍，你是貓，大人！」

將軍騎到馬上。上半身儼然同將軍一樣，可是下半身長着兩條貓腿。要是良種的貓也好——可是這裏並不然。是一隻很平常的院裏跑的脫毛的灰貓，是院裏，屋頂上亂跑的貓。

蹄上的爪子緊緊的抓着馬鐙。

「我把你送到法庭裏去，中尉！真是少有的怪事！」

近衛軍軍官的臍帶突然的翻了出來！

把中尉看迷昏了。臍帶是由圍巾底下脫出的，細細的好像腸子一樣的綠色的臍帶，臍帶的頭端，

異常迅速的旋轉運動着，閃着光。抓住臍帶，他一滑就又滑脫了。

「把他逮捕起來！背盟忘信的東西！」

將軍的蹄子由馬鐙裏抽出來，張開爪子，伸着去抓他，蹄子上帶着銀馬刺，可是馬刺嵌小輪的地方是一隻眼睛。

是普通的眼睛。圓圓的，黃黃的睛珠，這銳利的眼睛，直瞪着中尉的心坎。

眼睛可愛的閃着光，說着話，「不曉得是怎麼的，那眼睛自己也說道：

「不怕！……不怕！……到了自然會好的！」

她用手把中尉的頭掀起來，睜開眼睛，他望見了那帶着髮色搖爩的瘦臉和那可愛的黃黃的眼睛，剛才的那眼睛。

「你把我駭壞了，可憐蟲。陪你受了一禮拜的折磨。想你是不會好的。我孤零零的一個人處在荒島上。什麼藥也沒有，也沒有人幫忙。光靠着喝開水。就那一點開水你才上去還時時刻刻的吐個不了……至於水呢，壞極了。鹹得不能入口，你的胃口又服不了。」

這些溫柔的，驚人的話，勉強的鑽入到中尉的意識中了。

他慢慢的起來，用那死呆呆的眼睛環顧着。

四面都是魚堆。野火在燒着，探條上掛着鍋，鍋裏水在翻滾着。



「怎麼一回事？……還是在那裏？……」

「唉，忘記了嗎？不認識了嗎？我是馬柳特迦！」

中尉用那纖弱的，秀明的手拭着額頭。

他想起來了，神疲力倦的微笑着，低聲說：

「是的……想起來了。魯濱孫和禮拜五！」

「唉，又說胡話的嗎？拉倒你的禮拜五吧！不知道今天是禮拜幾了。日子完全都過糊塗了！」

中尉又微笑起來。

「不是日子！……是人名……有一部小說，敘述着一個人船破了以後就漂流到一個絕無人跡的荒島上。他有一個朋友，叫禮拜五。你從來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嗎？」他縮到皮衣上咳嗽着。

「沒有……我看過好多小說，可是不知道這一部。你縮一下，靜靜的縮一縮吧，別動。不然又會病了。我現在煮魚去。你吃吃結實點。差不多整禮拜你除過水以外什麼也沒有入口。你瞧你瘦成蠟人一樣了，都要透亮了。縮一下吧！」

中尉懶洋洋的閉着眼睛。那金屬的和水晶的樂器都在他腦子裏響起來。他想起那帶着水晶小鈴的喇叭，就低低的笑起來。

「你怎麼呢？」馬柳特迦問道。

「想起了……當我昏迷不醒的時候，做了一個很可笑的夢。」

「你在夢裏大吵着！喊着口令，罵着……鬧得天翻地覆。那時野風在狂嘯着，周圍一片的荒涼，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這絕島上陪着你，可是你麼是昏迷不省。真真怕死人，」她凍得縮着身子：「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可是你怎麼忙過來了呢？」

「就這樣忙過來了。我最怕的是你餓死了。除過水以外什麼也沒有。剩下的小煎餅都用開水泡泡喂你吃完了。現在所有的只是周圍的魚堆。可是那樣鹹的魚病人怎麼會吃下口呢？呵，當我一看見你回頭的時候，看見你眼睛睜開的時候，我心裏當時就輕鬆了。」

中尉伸着手。將那纖細的，美麗的，雖然有點僵的手指，放到馬柳特迦的胳膊灣上。輕輕的撫摩着說：

「謝謝你，親愛的。」

馬柳特迦臉紅了，把他手拿過去。

「別謝吧！……值不得謝的。怎麼呢，你以為白白的看着一個人去死了嗎？我是獸呢，還是人

呢？」

「你知道，我是白黨的軍官……是敵人呢。怎麼還服侍我？自己的命運幾乎難保呢。」

馬柳特迦逼視了一下，打着寒噤，揮着手笑道：

「那裏敵人？連手都抬不起來了，——算什麼敵人？我同你是命該如此的。沒得一鎗把你打死，——那是我生來頭一次打空的，哦，我要招呼你一輩子呢。給，吃吧！」

她把鍋端到中尉跟前，裏邊漂着肥騰騰的乾鱈魚。透明的噴香的魚塊，噴着可口的香氣。

中尉到鍋裏撈起了一塊。狼吞虎嚥的大吃着。

「就是鹹得要命。簡直鹹得刺嗓子。」

「一點法子也沒有。是淡水也好——可以把他好好的泡一泡，可是倒運的事情都湊到一塊了。魚是鹹的——水也是鹹的！真是倒運又倒運，他媽媽的！」

中尉推開了鍋。

「怎麼吃？不想再吃了嗎？」

「不吃了。吃飽了。你自己吃吧。」

「擲牠媽的去吧！我早都吃厭了。好像刺一般的還在嗓子裏刺着。」

中尉以肘支頭，躺着。

「唉……有口煙吸也好！」他苦悶的說。

「吸煙嗎？早些說也好。口袋裏還有謝明剩的一點煙末。有點濕，我把牠烘乾了。知道你愛吸煙的。吸煙人尤其是在病後想吸得很。這不是，拿去吸吧。」

中尉很受感動的接了烟包。他的手指都顫抖了。

「你真可愛極了，馬特柳迦！真是好保姆！」

「大概沒有保姆你不會活吧？」馬特柳迦冷淡的答着就臉紅了。

「就是紙沒有了。最後剩了一張紙，還都叫你那位紅黨的代表把我拿去了，烟斗也叫我弄丟

了。

「紙……」馬特柳迦想了一下。

後來毅然決然的將中尉身上蓋的皮衣揭過來。入手到口袋裏掏出一個小信封。

她將小信封上的細繩解開，取了幾張紙給中尉。

「給你一點紙拿去捲烟去吧。」

中尉接過紙，細細的看了一下。望着馬特柳迦。他眼裏閃出那躊躇的碧藍的光輝。

「這不是你的詩嗎？你發瘋了嗎？我不要！」

「拿去吧，小鬼！你別裂了我的心吧，媽媽的！」馬柳特迦吵着。

中尉望着她。

「謝謝你！我永遠都忘不了這的！」

從紙角裏撕了一小片，捲上煙草，吸着。隔着那捲煙上發出的一縷縷繞的青煙，遠遠的望着出

神。

馬柳特迦的眼睛死死的釘着他。突然問道：

「我看着你，總是不明白。爲什麼你的眼睛這樣的藍！一輩子那裏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眼睛。簡直藍得海水一般，跳裏邊都要淹死了。」

「不曉得，」中尉回答道：「生來就是如此的。好多人都說是異常的顏色。」

「不錯……並且，當我們剛把你俘虜來的時候，我就想道：他的眼睛是怎麼着呢？你的眼睛真危險！」

「對誰危險？」

「對女人危險。一見就鑽到人心裏了！真是撩人的！」

「撩動你了嗎？」

馬柳特迦躁起來。

「你這個鬼傢伙！你別問！騎你的吧，我去打水去。」

站起來，冷淡的掂着鍋，可是，剛閃過魚堆，又高興的轉回身來，照從前一樣說：

「我的藍眼睛的小傻子！」

## 第八章

這裏什麼也無須解釋的。

三月的太陽含着春意了。

三月的太陽，用他那熾熱的嘴唇，溫存的吻着這天鶯絨般的蔚藍的阿拉爾海。

第三天中就出來了。

坐對魚倉跟前，晒着太陽，那復活的，愉快的，蔚藍的，海水一般的眼睛，到周圍環顧着。

那時馬柳特迦將全島都走遍了。

最後一天晚上她回來了。

「我告訴你！明天搬家吧！」

「往那搬？」

「往那裏搬，不近呢。到這裏約有八哩地。」

「那裏是什麼呢？」

「找到了一所漁人的小屋。整所的院落！又乾又結實，連窗子上的玻璃都還完全着的。有爐子，食具，破壺——一切都能用的。最要緊的是一張木床。不會再睡地下了。最好我們一下兒就搬吧。」

「誰會曉得呢？」

「我已經告訴你的！並且還揀得有東西呢。揀得很不錯的東西！」

「什麼？」

「爐子後邊的牆角裏，藏的有口糧。呵，那裏剩的還有一點。米和麵約有半普特。●雖然有點壞了，可是吃是可以吃的。大概是秋風起的時候，漁人們都慌慌忙忙的收拾着走，把牠忘了。現在有效了——別愁吧！」

早晨就收拾着到新的地方去。馬柳特迦駝一般的背着東西在前走着。一切都是她帶着的，什麼

也不讓中尉拿。

「你拉倒吧。不然又會病了呢。自己要保重一點。你別擔心！我拿勳了！看我外面瘦，實際上到結實呢。」

正午的時候到了小木屋了，打掃了雪，用繩子將脫了樞紐的木門綁了綁。裝了滿滿一爐子鯉魚燒起來，都帶着幸福的微笑圍着爐子烘着。

「好極了！……真是帝王的生活！」

「真能幹，馬柳特迦！我終生終世都要感激你！沒有你我早都不會活了。」

「顯然的事，你們那老爺派的！」

她默然了一下，在火上拭着手。

「到很暖和……可是我們將來怎麼辦呢？」

「怎麼辦嗎？等吧！」

「等什麼呢？」

「等春天。已經不久了。現在三月半了。大約再過兩禮拜——漁人就會來裝魚的，那時我們就有救了。」



『有救才好呢。不然，光吃魚，光吃那壞了的麵，我們是不會活得久的。支持兩禮拜，再下去就非死不可了！媽媽的！』

『你這是一句什麼口頭語——媽媽的？是那來的？』

『是我們亞斯特拉汗的家鄉話。漁人們常說的。是罵人的話。我不愛罵人，不過有時心煩的時候，就這樣的罵一句來暢暢心。』

她用探條撥着爐子的魚問道：

『你給我說過，你要給我說一個島上的人和禮拜五的那個故事的……爲什麼白坐着呢，——說吧。我很想聽故事。從前好多女人們都愛集到伯母家裏請顧老媽子說故事。她大概有一百歲了，或者還多呢。拿破崙她還記得呢。當她說起故事的時候，我一下不動的坐到那牆角裏。我抖顫着。只恐怕放過一個字。』

『你叫給你說魯濱孫漂流記嗎？大半我都忘了。我看過很早了。』

『你想一想吧。你想起多少就說多少！』

『好吧。盡力想着說吧。』

中尉半閉着眼睛，想着。

馬柳特迦將皮衣放到床上，坐到爐子跟前的牆角裏。

「來，來坐到這裏吧！這角裏暖和點。」

中尉去到牆角裏。爐子裏發着熊熊的赤熱。

「哦，你怎麼着呢？開口吧。我忍不住了。我很愛這些故事。」

中尉用雙手支着下巴。開始說：

「在利物浦城裏有一個富人。他的名字叫魯濱孫……」

「這城在什麼地方呢？」

「在英國的……有一個富人魯濱孫……」

「等一等！……你說是富人嗎？可是爲什麼一切的故事裏說的都是關於富人和皇帝的？爲什麼

沒有關於窮人的呢？」

「不曉得，」中尉躊躇的答道：「我腦子裏，從來不會想到這個。」

「大概這些故事都是富人自己做的。這反正同我都是一樣的。想作詩，可是對於作詩的學問不得  
够，我很想關於窮人好好的寫一寫。不要緊。學一學再去寫。」

「是的……這位魯濱孫就想着周遊世界。瞧瞧世界上的人是怎麼樣過生活的。於是就坐上一個大

帆船出發了……」

爐火在熊熊的燃燒，中尉流露着那悠揚的音調。

慢慢的想着，他極力的詳盡的說着。

馬柳特迦聽到故事的最有力的地方，呵呀的稱讚着。

當中尉說到魯濱孫船破的時候，馬柳特迦激然的聳着肩問道：

「怎麼呢，除他以外盡都淹死了嗎？」

「是的，都淹死了。」

「他們的船長一定是傻子，或者是在船破以前的時候，他喝酒喝得醉的人事不省了。事實上，我相信一個好船長會把一船人的命這樣白白的葬送了。比方這次我們失事的時候，死了幾個人，頂多淹死了兩三人，其餘的都救出來了。」

「怎麼呢？我們的謝明和韋黑兒已經都淹死了。那麼，這就是你這個船長不好，或者船破以前你喝醉了吧？」

馬柳特迦大吃一驚。

「你真會賴，媽媽的！哦，往下說你的吧！」

當說到禮拜五的時候，馬柳特迦又打斷他的話說：

「這就是你爲什麼給我叫禮拜五的吧？你大概是這位魯濱孫了吧？你說禮拜五是個黑人嗎？我見過黑人的。在亞斯特拉汗馬戲園子見過的。很多的毛，嘴唇子——哦！臉看着真怕人！我們跟他跑着，比着豬耳朵，叫道：給你豬耳朵吃吧。他氣極了。撒着石子打我們！」

故事上說到海盜襲來的時候，馬柳特迦望着中尉，

「十個人來攻一個人嗎？真混蛋，她媽媽的！」

中尉說完了。

馬柳特迦帶着幻想的神情，縮着身子，靠着他的肩。微睡的樣子嘟囔道：

「真好。大概你還知道好多故事吧？這樣你每天給我說故事了。」

「怎麼呢？難道你還愛這些嗎？」

「很好。我很愛。就這樣來消遣吧。這樣就不知不覺的過去了。」

中尉打着呵欠。

「你想睡了嗎？」

「不……我病後太弱了。」

「唉，你這柔弱的人！」

馬柳特迦又抬起手來，溫存的撫摩着中尉的頭髮。他奇異的睜着那藍眼睛望着她。

由他這一副眼睛把馬柳特迦心裏的熊熊的情火煽起了。她不自主的低下頭來，伏到他臉上，用她自己的粗硬而乾燥的嘴唇，在他那抖顫的嘴唇上，緊緊密密的吻着。

● 一普特等於四十磅。

## 第九章

這裏證明着雖然沒有心律，但是還是人的生存決定了人的真誠。

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要算馬柳特迦死簿上的第四十一名了。

也算她處女的愛簿上的第一名了。

在馬柳特迦的心靈裏對於中尉，對他的纖手，對他的柔聲，而尤其是對他的異常的碧藍的眼睛，生了無限的溫柔的情愛。

由他這眼睛；由他這極藍的眼睛，在馬柳特迦的心靈大爐起了熊熊的火焰，這火焰燃燒得使她抖顫，使她兩腿都酸軟了。

那時她忘却了悶煞人的阿拉爾，忘却了令人欲嘔的鹹魚與腐麵；對那島外的繁華世界的人生，起了無名的苦戀。白天作着那照例的工作，烙着小煎餅，煮着那厭了的把牙床都吃爛了的乾鱈魚，不斷的出去到岸上瞻望着那一心期待的船帆，有沒有鳥一般的振翅飛來呢。

晚上，當夕陽西沉的時候，她回來縮到屋角裏自己的床上，縮着身子，可愛的伏到中尉的肩旁。聽着故事。

中尉講了許多故事。他很會講呢。

夜間，她溫順的，可愛的，春天的牛犢一般的沉醉到中尉的煽起的熾熱的情火裏，使得她心魂都蕩然了。

她黯然魂消的微睡着，嘴唇在那憔悴的，好似由內心發着磁光的面孔上，幸福的抖顫着。

時光微微的波浪一般的徐徐的逝去了。

一日，中尉坐到小屋的門限上，晒着太陽，望着馬柳特迦的在行的飛快的刮着魚鱗的手，他皺着

眉頭，登着眉說：

「哼……多沒意思，真討厭極了！……」

「你說什麼呢，好寶貝？」

「我說沒意思……一切的人生都是連綿不絕的空虛。什麼良智，理想。都是廢話！都是地圖上的一個符號。近衛軍的中尉嗎？……這近衛軍的中尉算什麼傢伙。我要生活。我要了二十七歲了，可是實際上我看我完全沒有過過的一般。揮霍了大堆的金錢，風塵勞碌的到各國去求理想，可是那空虛的，不滿意的死愁時時在心靈裏侵蝕着。我想，——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我的最圓滿的日子將在這愁煞人的大海中間的愁煞人的沙島上來過——那我無論如何是不信的。」

「你說什麼日子呀？」

「最圓滿的日子。不懂得嗎？這怎麼能說得使你懂得呢？哦，就是這樣的日子，就是你不覺得你自己是處於孤立無助的地位，不覺得全世界都是含着敵意的來反對你，而是你完全溶化到這樣的，」他展開兩臂，「宇宙的大自然裏。感覺到我在是和牠們分不開的。牠的生命即是我的生命。比方這白浪呼呼的呼吸着，這不是白浪呼吸的，是我呼吸的，是我的精神，我的肉體。」

馬柳特迦放下刀子。

「你是說有學問的話的，這些字眼我都不能全明白，可是我老實說——我現在是幸福的。」

「話的說法有不同，而實際是一樣的。現在我也想着——最好是永遠不要離開這赤日燦金的悶人的沙島，永遠留到這裏，過着獸一般的快樂的生活。」

馬柳特迦呆呆的凝視着荒沙，彷彿在想着什麼心事似的。失錯的，溫和的笑起來。

「不……沙島！……我不願留到此地。將來會把人懶壞了的。自己的幸福也沒有人可以告訴的。四面八方都是死魚堆。最好漁人早點來打魚吧。轉眼就到三月底了。我苦念着那些活人的生活。」

「難道我們不是活的嗎？」

「活到是活的，可是麵只够吃一禮拜了，麵是壞了的，要吃下病的，麵完了吃什麼呢？並且，你好好想一想吧，寶貝，現在不是袖手享樂的時候。那裏我們的人都在流血鬥爭呢。每一隻手都有用的。我不能夠這樣安安然然的遊手好閒着。我不是爲這才來發誓投入紅軍的。」

中尉吃驚的瞪着眼睛。

「怎麼呢？你還想去當兵麼？」

「你說怎麼呢？」

中尉默然的到門限上擡下一根乾木杆，在手裏拆着。懶洋洋的一字一板的說道：

「真是小怪物！我想要告訴你，小馬柳特迦：這些沒有意思的事情我真厭死了。多年的流血，多



年的殘暴。我不是生來就是當兵的。我從前也會有過人的好生活。在歐戰前的時候，我是一個大學  
生，是研究語言學的。終日埋頭於我的最親最愛最忠實的書堆裏，我有好多的書。我房間的三堵牆都  
被書堆滿了。晚上窗外那聖彼得堡的濕霧好似要抓人吃的獸爪一般的可怕，可是在我的房間裏生着暖  
爐，電燈上罩着藍色的燈罩。坐到安樂椅上看着書，心裏感覺到彷彿現在似的萬慮俱忘了。心花怒放  
着，就是花的微顫都能聽見的。心花開的彷彿三春碧桃一般的可愛，你明白嗎？」

「哼，」馬柳特迦注意的答道。

「可是我的倒運的日子到了，這些都崩潰瓦解，煙消雲散了……現在我還記得那天的。我坐在別  
墅裏的露臺上，看着書，就是看的書還記得呢。那是斜陽西沈的晚上，血紅的晚霞，在天空流散着。  
我父親搭車由城裏來了。手裏拿着報生着氣。他只說了一句話，可是在這句話裏是含着死氣沈重的：  
那句話就是：戰爭。這話可怕的，血淋淋的好像血紅的晚霞似的。父親又說道：「你聽着吧，你的會  
祖父，祖父，父親都第一次應招爲祖國而犧牲去了。我希望你，你怎麼呢？……」他沒有白希望呢。  
我離開了書本。那時就忠誠的去……」

「怪極了！」馬柳特迦跳起來，聳着肩：「怎麼呢，比方要是我的老子喝醉了酒，把腦袋往牆上  
碰，那我一定也要照着到牆上碰嗎？我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中尉嘆了一口氣。

「是的……這你是不會明白的。你的頭上從來不會壓過這樣的大帽子：名望，門第和義務……這些我們從來是崇尚的。」

「哦？……我對我的死老子也是很愛的，可是如果他是一個呆頭呆腦的酒瘋子，那我不一定要跟他學。拉倒你祖宗的蛋吧！」

中尉歪着嘴惡意的笑了一下。

「不拉倒。戰爭真是把我弄毀了。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的活的人的心，沈沒到那世界的，膿血淋漓的，癢疥似的戰爭的污垢裏了。革命起來了。我信牠如同信我的未婚妻一般……可是牠……我當軍官的時候，沒有拿手指彈過一個兵士，可是那些逃兵在戈美爾車站上把我捕住，撕了我的肩章，往我臉上唾着，拿毛廁的尿汁到我臉上塗。爲了什麼呢？我看那革命的面貌才是一副斜眼歪嘴，滿臉梅毒的醉漢……我跑到烏拉爾去了。我還相信祖國。我又去爲被蹂躪的祖國而戰爭去了。爲雪那撕我肩章的恥辱而戰爭去了。我打了好些仗，於是看見無所謂祖國，所謂祖國者也是同革命一樣的空虛。牠倆都是愛喝人血的東西。可是爲雪那撕我肩章的恥辱是值得不來的。於是我就想起來真正的，唯一的，人類的祖國——思想。我想起我的書齋了。我想去搖頭於牠們裏邊，求牠們寬恕，同牠們在一起。至於什

廢爲祖國，爲革命，爲這膿血淋漓的污坑，——都滾他媽的去吧。」

『你要知道！……地球都撕兩半了，人們爲着真理都肝腦塗地的去鬥爭，可是你光遊手好閒，一無所事的去看小說嗎？』

『不知道……也不願知道，』中尉冷笑的叫着跳起來。『只知道一件事，——我們是住在將要沈沒的地球上的。你說得對：「地球要撕兩半了。」是的，撕了吧，把這老傢伙撕碎了吧！統統都毀壞牠吧，都連根帶葉的把牠拔出來吧！由空虛而毀滅了牠吧！這地球從前是少壯的，豐饒的，還有未發現的新地，無窮的富源。完了。沒有什麼可發現的了。人類一切的技智都集中到那怎麼樣去保存那所積累的財富，怎麼樣去苟延殘喘的再延一世紀，一年，一分鐘。技術，不過是些死的數學公式。就是思想也不過是些不結果實的數目字，時時打算着如何去絕滅人類。世界上所留下的財富他們爲着要多供自己使用一天，多往自己的腰包裹裝一點，於是就要多絕滅些人類。滾他媽的吧！……除過自己的以外什麼真理都不想了。你們這些有羅雪維克又怎麼呢，你們以爲發現了真理嗎？想拿一份口糧和命令去換人類的活活的心靈嗎？得了！這些事情我要洗手了！我再不願來污了我的手了！』

『你是王孫公子嗎？是貴族嗎？你舒舒服服時讓別人去替你挖毛廁嗎？』

『是的！讓他去吧！讓他媽的去吧！別人，——誰高興幹這個讓他去幹吧。你聽着，小馬特柳

迦！我們一從此地出去的時候就到高加索去吧。在那裏，在蘇胡木附近有我一所小別墅。我們到了那裏以後，整天埋頭到書堆裏，其餘什麼都不管他了。過着清閒幽雅的生活。什麼真理都不想了——只要安閒。你也可以去讀書了。你不是說你要讀書嗎？自己怨恨着沒有學問。這你可讀書吧。一切我都替你辦。你從死裏把我救出來了，這我是不會忘却的。」

馬柳特迦激然的跳起來。舌尖好似釘子一般的說：

「那麼，我是這樣明白你的話的，你的意思是說，現在當人們正在爲着自己的真理去肝腦塗地的鬥爭的時候，叫我隨你左擁右抱的在那溫柔鄉中過生活吃着那每塊都浸着人血的菓子糖嗎？是這麼着的嗎？」

「爲什麼你這樣粗野呢？」中尉氣悶的說。

「粗野嗎？你這是甜蜜溫柔吧？不，你等着吧！你漫罵着布爾雪維克的真理。你說你不願知道。可是你從來知道牠不知道呢？你知道牠的實質是什麼？你知道牠是用人的血汁和眼淚培養成的嗎？」

「不知道，」中尉無賴打采的說：「我只奇怪你是一個姑娘竟學得這樣的粗野，竟跟那些醉漢，那些滿身虱子的無業流氓去殺戮搶掠。」

馬柳特迦手插着腰，說：

「他們或許身上有了虱子，可是你的心肝都叫虱子穿通了！我同這樣的東西在一起真羞恥。你真是無血無汗的軟體動物！小馬柳特迦，我們出去到那溫柔鄉中過生活，過那清閒幽雅的生活吧，」她嘲弄道：「叫別人去流着血汗種地，可是你呢？唉，你這小狗仔子。」

中尉發起火來，倔強的咬著薄嘴唇。

「你敢罵！……你別忘了……無賴種！」

馬柳特迦走到他跟前，抬起手來，照那憔悴的沒有刮臉的頰上給他了一個耳巴。中尉退了兩步，抖顫着捏着拳頭。濺着唾沫星子說：

「幸虧你是女人！不同你一般見識……你這敗類！」

於是就躲到小屋裏去了。

馬柳特迦無精打采的望着那又痛又癢的手掌，揮着手，自言自語道：

「這樣倔強的人！唉哈，你媽媽的！」

## 第十章

這裏，中尉郭奧特羅聽見那地球崩塌似的轟然的一聲，作者就此結局了。

吵嘴以後中尉和馬柳特迦三天就沒有說話了。

可是在這島上誰也不能離開誰的。於是春光就把他們和解了。

明媚的春光，徐徐的煦浴着。

春日好似金蹄一般的，將島上單薄的雪白鎧甲，早已踏破了。牠在這濃濃的暗玻璃色的海水上，成了鬆軟的，純黃的，時辰雀色的沙島。

正午的時候，沙晒得很是烙人了。

一輪紅日，在那被風吹得如洗的青空疾駛着。

由這煦煦的陽光，徐徐的清風和他倆那將成病的，已經孱弱了的身體；伊時顧不着去吵嘴了，

他倆終日在岸邊的地上徘徊着，目不轉睛的望着那玻璃色的水，用那望眼欲穿的眼尋覓着船帆。

『我不能夠再忍受了！如果再等三天沒有漁船來——我一定要自己用鎗打死我！』馬柳特迦絕望的呻吟着，無精打采的望着碧藍的大海出神。

中尉輕輕的嘯着。

「你稱我是無血無汗的軟體動物，現在你可受了吧！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忍受一點吧！你有去做土匪頭的一條路！」

「你爲什麼想起舊事呢！別提他吧！過去就算了。我罵你，因爲值得罵。我心裏發氣的是因爲你是一個廢物，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雖然你侮辱了我，我總是心痛你，滿心疼愛着你這藍眼睛的鬼。」

中尉哈哈大笑的仰着臉到翻熱的沙地上，腿亂踢着。

「你怎麼的，傻了嗎？」馬柳特迦說。

中尉哈哈大笑着。

「喂，你這瘋子！你說吧！」

可是當馬柳特迦的拳頭有打到他腰裏的時候，中尉還不止呢。

他起來，拭眼腫裏可笑的淚珠。

「哦，你笑什麼呢？」

「馬柳特迦，你真是一個好姑娘。誰見你都會樂起呢來。死人見你都會和你跳起舞來呢！」

「怎麼呢？你以爲最好是腳踏兩家船，倒了東家靠西家嗎？你自己曖昧不明，叫別人也討厭你

嗎？」

中尉又嘻嘻的笑起來。照馬柳特迦的肩上拍了一下。

「祝你萬壽無疆，我的女英雄，我的可愛的禮拜五！你把我轉回頭了，你是我生命的長壽凡。照你的話，我再不去腳踏兩家船了。我自己看着我現在也不是埋頭讀書的時候呢，還早着的。不，還要幹一幹，還要摩拳擦掌的去向他們拚一火，叫他們都知道我們還在幹呢！」

「怎麼呢？難道實際上你真聰明了一點嗎？」

「聰明一點了，我的小鴿子！聰明一點了！謝謝你，——你把我教會了！如果我們現在不聞不問的坐到那裏讀書，把世界完全交給你們管，那麼你們會把牠弄得叫我的子子孫孫都哭天無路呢。不，我的親愛的小傻子，如果我們的文化變反對你們的文化，那麼就反對到底吧。一直到了……」

他噲着把他自己的話打斷了。

那種藍靛藍的睛珠，死死的釘到地本綫盡處，狂真的赤焰在眼裏燃起了。

伸着手，用那顫抖的聲音低聲說：

「帆。」

馬柳特迦的內心裏好似受了什麼擊撞一般，跳起來就望見：



遙遠而遙遠的，在蔚藍的地平綫近處閃灼着，微顫着，擺動着白白的小點——迎風微擺的船帆。  
馬柳特迦用手掌緊緊的按着自己抖顫的胸脯，眼睛死死的釘着那飄擺的白白的小點，還不敢相信那就是久所期待的船帆呢。

中尉由她旁邊跳起來，拉住她的手，將她的手由胸上拿下來，跳着舞，牽着馬柳特迦繞着自己轉着。

跳着，高高的抬着那穿着破褲子的細腿，清亮的唱道：

蔚藍的海上，

孤帆在微微的飄蕩……

砰！砰！磅！磅！

孤帆兒迎風飄蕩！

「哦，你這傻子！」馬柳特迦快活的喘着氣說。

「小馬柳特迦！我的小傻子，我的可愛的女皇后。救星來了！有救了！」

「怎麼呢，小傻子！現在大概你自己也想由這荒島上到那繁華世界上去了吧？」

「想，想！我已經給你說過我想！」

「別忙！……給他們一個暗號！打一個招呼！」

「爲什麼打招呼？他自己會來呢。」

「可是如果他們要去到別的島上怎麼辦呢？漁人說此地的島多着呢。或許他由這跟前走過不上來呢。去到屋裏把鎗拿來！」

中尉奔跑回屋裏。高高的搶着鎗跑出來。

「別優氣，」馬柳特迦大叫道：「快放三鎗！」

中尉將鎗托抗到肩上。那震耳的鎗聲將這四週的沈寂都衝破了，每放一鎗的時候，中尉都動搖一下，只到這時他才明白他是弱到什麼地步了。

船帆已經可以清清楚楚的望見了。很大的，紅黃色的船帆，鳥羽一般的愉快的在海上飄展着。

「誰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呢，」馬柳特迦望着說：「這是什麼船？不像漁船，的確不小。」

船上聽見了鎗聲，帆轉了方向，船身傾斜了一下，一直就向岸上駛來了。

帆下隱約的微動着一位穿着黑藍衣服的身軀。

「大概是營業的巡船。只是不明白在這時候誰還來巡查呢？」馬柳特迦在低聲嘟囔着。

大約有五十俄丈的樣子，船又便起左帆了。船尾上一個人站起來，雙手付到嘴上，彷彿用傳音筒

似的叫着。

中尉顫抖着，突然將鎗向沙地上一擲，往前撲着，打了兩個箭步，一盪跳到水跟前。伸着手，發瘋了似的大叫起來：

「烏啦！……我們的！……我們的！……快一點，諸位，快一點。」

馬柳特迦的眼睜死死的釘到船上，望見舵柄上坐的人的肩閃着金色的肩章。

她驚懼的撲向前去，顫抖着。

剎那間電閃一般的在她腦子裏映現着：

冰……藍的水……葉秀可夫的面容和他的寄語：「要是萬一遇見白黨的時候——不要拿活的交給  
他。」

她嘆了一口氣，咬着嘴唇，拾起那擲了的鎗。

她用絕望的聲音大喊道：

「喂，你……向後去！給你幾叫你向後去，小鬼！」

中尉揮着手，站到腳膝滾的水裏。

突然間，他聽到由背後來了帶着火光的地球崩壞一般的轟然的一聲。他還沒來得及去明白爲什

——往旁邊一閃，想脫逃了這災禍。這地球崩壞似的轟然的聲音也就是他在這世界上聽見的最後一聲了。

馬柳特迦痴呆呆的望着那倒了的人，失了知覺的在蹣着左脚。

中尉的頭倒在水裏。鮮紅的血漿，由那打碎了的微顫的腦壳裏流出來，在那玻璃色的海水裏開散着。

馬柳特迦走向前去，彎下腰。痛哭着撕破了胸前的衣襟，放下鎗。

水裏邊的玫瑰色的神經纖維上流出來的眼珠還在微動着。藍藍的好似海水一般，眼珠在迷惑的可憐的望着她。

她跪到水裏，想把那死屍拉起來，把那打破了的頭搬起來，她忽然的又倒到死屍上，將凝的血漿濺滿她一臉，她拉着細銳的腔子痛哭道：

「我的心愛的！我幹嗎了呢？你醒醒吧，我的心愛的！藍！藍！眼！睛的！」  
船駛到沙岸上了。船上的人都在麻木的望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原作于列甯格勒。

一九二八年七月，譯于莫斯科，十二月校抄于列甯格勒。

平常東西的故事

蘇聯

鮑里斯拉列涅夫著

## 電 影

鐵道……黎明……

急急慌慌歪歪扭扭的在牆上貼着的佈告……

### 緊 要 通 告

紅黨放棄城市。一部分義勇軍已抵城外。居民請求維持治安。

滿身灰塵的紅軍士兵由佈告眼前經過。沈沈的步鎗在地下拉着。

望見了佈告……突然氣沖沖的撕着牠。

他嘴唇在動着……顯然是氣憤不平的在老罵着。

## 外國人

破框的鏡子，背面繡着綠色的污斑，鏡子破成兩半了，笨脚笨手的人把他粘起來，沒有粘齊，所以一半錯上，一半錯下了。

因此，照進去的臉就分成兩半了，嘴歪到耳朵上，現出一個怪相來。

椅子靠上搭着上身西裝，鏡子前面坐着一個刮臉的人；穿着文雅的灰褲子和平頭的，短腰的，美圖式的紫皮鞋。

理髮店是開在城外火藥庫的殘垣廢墟中間的，店裏齷齪得異常，滿落着蠅子屎，發着壞酒氣，臭衣服氣和腐臭的馬鈴薯氣。

不曉得爲什麼那位蓬首垢面，醉意洋洋的烏克蘭的小傻子把他的寶號開到這樣的地方，就是狗到這裏也不過只翹起腿來撒一撒尿而已。他羞慚慚的坐到窗子跟前，斜着眼睛，望着那位在這樣早的天

氣，幾乎把他的門都要敲破了的，操着支離的俄語，要着熱水和剃刀而親自下手刮臉的奇怪的顧客。小窗子上蒙着灰塵的玻璃，被那轟然的砲聲震得顫動着，當每次劇烈的震動的時候，那刮臉人的灰色的眼睛沈靜的，注意的向窗子張望着。

在鉛鑲的盃內，在雪團一般的胰子沫內，閃着刮下來的金橘色的搖盪。

刮臉的人放下剃刀，將細薄的手帕放到熱水內浸了一下，拭了拭臉。到禱兜內掏出一個銀粉盒在臉上撲着粉。

用手指摸了摸光滑的雙頰和下巴上的小窩，口緊緊的閉了一下又鬆開來，玫瑰色的紅蠟剃那間在嘴唇上現了一下又消失了。

窗子又被轟然的砲聲震動起來了。

老板打了一個寒顫，彷彿由夢中醒來似的，帶着啞嗓子說：

「放大砲的！很近了！……」

「Comment?」（怎麼!）……什麼你的話說？」

外國人很快的向老板轉過身來，聽他氣的嘟囔着：

「說什麼?……再給你說一遍吧!……我說了五十歲了——人都懂得我，可是現在你不明白!……」



我們耶穌教的人都明白，可是你們回子話我學不來！」

「呵！」外國人拉着腔。

老板正在吃驚的時候，他由衣袋裏掏出一個褐色的小藥瓶，用指甲將那塞得很深的瓶塞拔出來，倒到小碟內，一種液體發着沖鼻的氣味。將掘頭的刷子浸到裏邊攪了攪，就由額上向腦後振起來。

老板張開口，看着那抿了的金黃的頭髮漸漸的發烏，漸漸的變黑了。

外國人站起來，用手帕揩着頭，仔細的再三的劈着頭縫。

帶上領子，結上領帶，當穿上衣的時候就聽見老板的討厭的聲音：

「真是想不到的事！……你把你的頭髮怎麼弄的呢？難道你是滑稽戲子嗎？是什麼角色化裝的嗎？……」

外國人輕輕的笑了一下：

「不！……我不是戲子，我是買賣人！我姓李昂！……我叫李昂顯久禮！……」

「我說看着你都不像基督教的人！……看你這姓都不是人的姓，簡直像狗的姓……噫噫噫……」

這樣的臭東西在世上真不稀罕！……」

老板帶着瞧不起的樣子往地下吐了一口。

李昂將輕便的大衣由衣鉤上卸下來，將大禮帽往頭上一嵌，伸手往老板手裏入了一把鈔票。

那烏克蘭的小傻子眯了一眨眼，當他還沒悟會過來的時候，外國人已經在街上順着花園旁邊的籬垣，邁着步兒，向那遙遠的，被朝日映得血紅的煙筒那邊的城裏去了。

老板狐疑的握着錢，臉上堆着笑紋，狡猾的向窗子望着，搖着蓬頭，很清亮的說：

『一定是喬裝的！……』

『Au Revoir. (再見吧，) 勇敢的 Jeanne Homme! (少年！)』

是清明的，溫和的，將近初秋的天氣。

李昂安閒的在街上向着那蠕蠕一般的蠕動的人羣那方面走着。

在寬廣的，斜坡的，草木皆兵，空寂無人的街道的盡處，有一個古公園。公園的一邊，下臨懸崖，崖下有涓涓的清流和被清流舐成波紋的沙岸。

小徑如帶，環繞到崖上的園邊，徑旁隔着鐵欄干，欄干被古菩提樹的寬闊的蔭涼遮蓋着。

人們憑依着欄干，彷彿欄干脹胖了。

在河之彼岸長着淺黃的蘆葦，河岸被蜿蜒如蛇的支流橫斷着，沿着很窄的土堤蠕動着紅的小甲蟲，有時閃着金屬的閃光。

當李昂客客氣氣，不斷的舉起帽子，擠到欄干跟前的時候，遠遠的由左邊火車站的地方，隆隆然發了四聲大砲，砲彈由空中飛過，迫激着空氣作薄然的嘯聲，在很遠的堤那邊，在小松林上開了花，成了四個白白的煙球。

憑欄而立的人們都驚嘆着：

「呵——呀——呀！……」

「打過火了，」一個有力的自信的聲音說道。

但是話還未曾說完，空中又猝然的嘯起來，白煙球恰在那堤上開了花，一片白煙將土堤罩起來。

「這一下可打中了！……打得真好！」

一位鬚黃頭髮，戴着金絲眼鏡，同李昂並排站着的肥胖的人，在用舌尖舐着嘴唇。

可以望見那些紅甲蟲在堤上倉皇的亂奔着。

「哈哈，不大愛嗎！這些混蛋可受着了！」

「可惜，統統總是要拚一火的！」

『不一定統統的！好多都打死了！』

『科尼洛夫●的人真勇敢！……』

『一齊都打死了他們！……那些粗暴的，該死的土匪！』

子母彈的爆炸準確而且頻煩了。一個老年人穿着寬大衣，手裏攙着一位美麗的女子，她扭過臉來對李昂說：

『這個叫什麼東西……放的是什麼？』

『子母彈！……是這樣一個筒子，裏邊裝好多小子彈。很討厭的東西！Tresa desagradable（很討厭的東西！）』

老頭子又死死的向地平線盡處凝視着。青年女子的秋波轉向李昂微笑了一下。

『這是榴霰彈吧？』她問着，大概她覺得用了這一個專名詞，有點快活而自傲的樣子。

『Oui, madame!（是的，太太！）榴霰彈！……』

李昂舉了舉帽子就離開欄杆了。回首望着她那多情的悵惘的秋波，很快活的用手貼到嘴唇上送了一個空中的接吻，沿着小徑，用手杖擊着小石子走去了。

下了沙坡向城門走去了。門樓上那帝國時代的國徽——展開兩翅，帶着章紋的鷹，在閃着暗金色

的光輝。閒散的孩子們用石頭將牠的兩個頭都敲壞了。

由街上打算轉向碼頭去，但是聽見背後的喊聲：

「瞧！……馬隊！……」

於是一陣馬蹄聲，閃電一般的飛馳過去了。

李昂站到街旁，順着街道瞻望着。

英國的金紅的駿馬上，騎着輕裝的騎士，馬口濺着白沫，高高的揚着蹄子飛奔着。這是騎兵前衛，約有三十匹馬。

一位年青的，由馳馬而面上起着紅暈，帶着戰勝餘威的細細身幹的軍官，手裏執着拔出的馬刀，頭巾的飄帶在背後迎風飄展着。

他突然將馬一勒，馬後腿正對着李昂跟前的路燈柱子，他環顧着，彷彿要找一個什麼人似的。

大概那外國人的安閒的儀容和文雅的服裝，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吧，他在馬身上欠了欠身子就

問道：

「先生！那一條路到碼頭去最近？」

「哦，官長！你看見這一條街了嗎？你到第一個轉灣的時候向這一隻手……abroiti（向右轉！）」

到那裏下去坡，就望見碼頭了！」

軍官舉刀行了一個敬禮又問道：

「你是外國人嗎？」

「Oui, monsieur! (是的，先生!) 我是法國人！」

「阿，我們的同盟者!……法蘭西萬歲，你費神往巴黎寫信吧，就說我們今天將那些赤匪殺絕了。莫斯科馬上就成我們的了！」

李昂狂喜的把手貼到心頭上：

「哦，官長！俄國的軍官……這個……這個……Le plus brave! (最勇敢的!) 我們的福照●將軍說：俄國兵的一個空拳頭能够把德國的大砲打碎了，」他略帶着諷刺的口氣說。

軍官笑了一聲：

「Merci, monsieur! (謝謝，先生!)」轉向隊伍：「跟着我!……跑步……聽！」一陣馬蹄聲在那花岡石舖的街上疾駛的時候迸出火花來。

李昂帶着慶祝的神氣舞着手杖就走向了。到轉角處一座封閉了的商店跟前，靠着上舖的欄干，仔細的望着貨架上蒙着灰塵的剩貨。

抬起手來，很掃興的看見袖口邊上染了些紅黃的鏽斑。

【Sacrebien!（真糟糕！）】法國人氣着說，由衣兜裏掏出手帕來，仔細的拭着鐵鏽。

傍晚的時候，他懶洋洋的，無目的的沿街徘徊着，遇見那些入城的義勇軍的騎兵和步兵的時候，他舞着手杖，舉着帽子很親熱的微笑着。有時候他夾雜到部隊裏同士兵和軍官們攀談着；不斷的行着立正或點頭禮，慶祝他們的勝利。

他帶着那可愛的面容，帶着那優裏優氣，笑嘻嘻的巴黎公子的浪蕩公子的面容；講着那滿口錯音的俄國話，幾乎把那些士兵和軍官都笑倒了。但是法國人不見怪，連他自己也笑着；只是那袖口上的鏽斑大概有時使他心裏有點感然，因為他不斷的由衣兜裏掏出手帕來，帶着法國的罵人話憤然拭着那倒臺的鐵鏽。

斜陽西沈了。居民都怕那意外的匪徒的白刃和哨兵的流彈，所以成了慣性似的隨着那升起的潮瀾而爽涼的夜幕都藏到屋裏去了。

咯咯嗒嗒的李昂的足音走向了一條寂無人聲的衚衕裏。

法國人遠遠的望見一道白白的燈光，蜜一般的由一座獨房的窗子裏瀉出來，那房子從前是屬於一個好罵者的闊地主的，是紅黨時代黨的區委所在的地方。

大門口停着一輛很大的汽車，車上騎着一個倦了的汽車夫。

門口的石階上站着一個端正威嚴，石像一般的守衛的下士，他彷彿負着無限的，絕對的義務。薄暮裏辨出了下士的衣袖上帶的缺角的黑紅的袖章。

李昂移步對正了窗子，看見屋內兩個歡天喜地，手舞足蹈的軍官。

他停住了脚步，想望得更清楚些，突然聽見嘩啦的舉鎗聲和叱聲來。

『不準在那裏！……走開！……』

李昂向前走着。

『不要緊，兵先生！……我是和平老百姓，是外國人，如果不嫌棄……我是李昂！我滿心滿意的慶祝斯拉夫軍隊的勝利！』

法國人的無敵意的，老實的，傻氣而和愛的聲音，使得那下士的鎗都放下了。

法國人的大禮帽嵌到後腦上，撇開腿，站到那由窗子裏瀉出的燈光下，微笑着。下士看着他活像那銀幕上林德演的滑稽影片的主角；那時使他破顏為笑的不是手裏握着這沈重的步鎗，而是在那靜寂的，黑暗的影戲場裏握着那姑娘的纖纖的柔手。

但他依然是嚴厲的說道：



「好吧，謝謝你！不過你走開吧，同守衛的講話是不行的！」

「Mille pardons! (格外原諒!) 我不曉得！我不是軍人！……你大概是守大砲的吧？」  
下士哈哈大笑着：

「不！……此地是總司令部！……請走開吧！」

李昂走開了。走過獨房又回顧着。石階上站着不動一動的下士，真是銅像一般的兀立着。細細的錐形的刺刀上閃着銀色的寒光。

法國人脫了禮帽用法國語大聲說：

「再見吧，兵先生！……我很愛勇敢的俄國的少年！」

● 科尼洛夫爲沙皇時將軍，爲武力反攻蘇聯將領之一，一九一八年在葉加德林諾雅爾戰死。

● 福煦生於一八五七年，法國軍國民主義領袖，歐戰時爲協約國聯軍總司令。

## 袖 口

靜寂的甜睡了似的王家街，四周有古花園環繞着，由花園裏可以望見那些低矮的孤房。

在白黨未入城前兩禮拜時候，女優李夫人馬爾戈照着人民居住委員會的命令，搬到蘇醫生宅內，佔了兩個房間。

蘇夫人才上來很爲生氣。

「搬來這樣一個東西，將來會把一切東西偷一偷就溜了的。那時有苦才無人訴呢！」於是就對房客懷着惡感，不和她打招呼也不答理她。

可是女優不但不會把什麼東西搬出去，而且反搬進來了一架鋼琴和滿裝着衣服與樂譜的幾口皮箱。

她有那舞台上的悠揚的歌音，她有那聖像一般的淡然的面容，她有那纖纖的柔手和人耳中聽的法國的口音。

一天晚上，她唱了幾齣歌劇的歌曲，她那悠揚宏壯，正確自然的歌音，把人間一切怨憎的隔膜都震破了。

醫生的夫人被她的歌音陶醉了，入到她房裏談着，請她堵他們的火，不要她吃蘇維埃飯館的粗飯損壞了她的康健，於是就把李夫人看作蘇醫生家裏自己的人。

李夫人的從容大雅的舉止和對她丈夫的狂熱溫柔的情愛，把主人的心情都迷惑了。她的丈夫從容

天就隔到奧狄賽，她一直等到白黨入城的時候他才來。

在亂鎗聲之後，在鐵騎聲之後，在這騷動的一天晚上，李夫人奮興而狂喜的由那流言四起的恐怖的路上回來。

「哦，安娜！……我在街上遇着了一位熟識的軍官！……他說……李昂在總司令車上，今天晚上八鐘鐘就回來了，近郊的毀壞的鐵軌一修好，車子就開過來。」

「哦，恭喜恭喜，」醫生的夫人回答道。

因此，當醫生，安娜，馬爾戈和醫生的女兒羅琳都聚在一起晚餐的時候，前門的電鈴猛烈的響起來，馬爾戈跑着口裏喊道：「Ah, c'est mon mari!（這是我的丈夫！）」其餘的人都跟着跑出去了。李昂站在門口裏。他的夫人歡喜的笑着到他臉上親了一下；他撫摩着她的肩，心緒不甯的向主人微笑着。

「O mon Leon! O mon Petit! je vous attendais depuis longtemps!（哦，我的李昂！哦，我的小東西！我等你已經很久了！）」

法國人對他的女人低聲的不知說了些什麼。她握着他手就轉回身來。

「哦，我簡直幸福得連介紹都忘了……讓我把我的丈夫來介紹一下吧！」

李昂微微的鞠了一躬，吻了吻女主人的手，握了握醫生的手。

「我們站到門口幹嗎呢？請到食堂去吧！並且，大概你行路以後想洗一洗澡吧？」  
法國人鞠了一躬。

「很多謝謝你……Parlez vous français, madame? (你會說法國話嗎，太太?)」

「Un peu……Trop peu! (會不多……很少!)」蘇夫人很不自然的答道。

「可惜!……我俄國話說的很不好。我的不要澡堂。我習慣有的，走了路要去進到澡堂子的裏頭我的洗澡。在火車站上頭我洗過了一個澡堂……Le bain (澡堂)。老板罵着說：「什麼的澡堂的……放鎗的。」但是兩兩個盧布我給他。他就給我了一個澡堂洗，可是街上還正在「砰！砰!……」放鎗。」

他這樣的帶着一片生之歡樂的神情述說着澡堂，說得一切都哈哈大笑了。馬爾戈不斷的拿那機警的臉色瞞着她的丈夫。

他大吃着，牙在閃着光，微笑着，用那支離的俄國話敘述着在奧秋賽的事變，談着白黨軍隊的登陸和布爾喬維克的逃亡……

「秩序馬上都恢復全了……我又要去作Le commerce, (生意)開罐頭食物工廠……馬爾戈到舞台

上唱歌刺了。」

他微笑着，帶着疑問的神氣望着他的夫人。她明白了。

「Tu es fatigué, Leon? N'est-ce pas? (你累了嗎，李昂？不是嗎?)」

「Oui, ma petite! Je veux dormir! (是的，我的小馬爾戈！我要睡!)」

「是的……是的！上路以後你應當要休息一下。可是你的行李在那裏呢，李昂？」

「哦，我有一個小提包！我把牠放在澡堂的老板那裏，到明天再去取牠！」

「那麼，現在先把蘇先生的襯衣拿去穿吧。」

「別費心，安娜！李昂的襯衣在我那裏，」法國女人說着，臉上漲起和喬可親的紅暈來。

「Merci, madame! (謝謝，太太!)」

李昂又親了一下女主人的手就跟着自己的女人出去了。

入到堂內，房間用鋼琴隔成兩半來，法國人很快的走到窗子跟前，望着那下邊的昏黑的石鋪的院落。

急遽的轉過身來，低聲問道：

「白蘭同志！……這房子你知道的都很熟悉嗎？後門在那裏呢！」

「在院裏柴火棚跟前的。在大門的左邊。夜間鎖着。隔牆是隣居的院子，牆有一丈五尺高，可是柴火棚前有一張小梯子在放着呢！」

「你真能幹，白蘭！」

她低聲的帶着歌喉笑着說：

「你知道……這誰能會曉得呢！要不是我知道你八點鐘回來，那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認出是你的。真裝得神妙極了！」

「噓！……靜一點。隔牆有耳呢！我們別說俄國話吧。一對法國夫婦這樣的談話會令人奇怪的。」

白蘭掀開鋼琴彈着。用法國話問道：

「奧洛夫同志，你從那得來這樣滑稽的天才？……我真不相信！……」

「我在巴黎逛了六年不是白逛的……」

「是的，我不是說你講的話！……是講你模仿那抑揚的音調！這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都是小事，白蘭！……稍微拿一點勁都有了，我是很有把握的。」

他坐到桌子跟前，解着袖口。

「請你給我一張紙和一支筆吧？」

接過紙來，展開袖口，放到面前，仔細的望着那幾乎不可辨認的鉛筆字跡，重用鋼筆寫了，第一行簡潔明瞭的寫着：

「馬義軍。亞力山大騎兵團。約六百騎。」

寫完之後，仔細的用橡皮拭了袖口，把那張紙給白蘭說：

「白蘭！……明天送給謝同志。叫他轉到軍委會裏去。哦，好了！我到那睡呢？」

白蘭往那放着兩人睡的大木床，鋪着潔淨的白被單，敞着門的臥房裏指了一下。

「床很好！……房間也不錯……你在那睡呢？」

「這裏！」

奧洛夫皺着眉頭。

「這成什麼話呢？……這些難道你不能夠預先打算一下嗎？請你向房主要一張睡椅給我睡吧。」

白蘭發起火來，望着他的眼睛。

「奧洛夫！我沒想到你有這樣的資產階級的習氣。如果你以為講俄國話危險，那麼，久別重逢的

丈夫來要求分床而睡，這已經完全不是法國的風俗了。還是很矛盾而且令人疑惑的事！你有兩條被

子，這是很方便的。我想你是很能克己的吧？」

他激然的揮着手：

「我不是因為那個！……只是怕擠着你！我睡覺很不安生的！」

「廢話！……你出去吧，現在我來睡！」

奧洛夫出來，惡狠狠的翻着家庭的插相簿。那粗暴的神色早已由那緊張的，蒼白的鐵面上退得無影無踪了。嘴角裏微微的堆起笑紋來。

臥室內的電燈紐叭的一聲關閉了，湧起了黑漆的夜色，白蘭引着歌喉，用法國話說：

「李昂！我等着你的！來睡吧！」

奧洛夫逃到那黑漆的臥室裏，換着床邊坐下，快快的脫去了衣裳。

他鑽到了沙沙響響的鋪被裏，甜蜜蜜的伸着懶腰笑着。

「好愉快的一回事！……夜安吧，馬爾戈！」

「夜安，李昂！」

奧洛夫翻過身子，對着牆，在半意識中，那紅的，綠的和藤花色的螺旋狀錢在眼前旋轉着，他深深的呼吸來幾口氣就入到夢鄉去了。



## 小小的意外

李夫婦過着那和氣而幸福的生活。白蘭當她丈夫回後的第三日早晨，這天是禮拜日，她穿清晨的圍衣，坐到床緣上，用那兒童用的大杯子喝着咖啡，好似小孩子似的吃着那又黃又軟的點心。

奧洛夫慢慢的睜開眼睛，轉過身來。

「早安，李昂！你睡得怎樣？」

「哦，好極了！」奧洛夫回答着，靠着枕頭。

白蘭將杯子放到梳妝台上，轉過身來對着他。目無光彩的氣憤憤的說：

「這一夜我都没睡着……你曉得，我看這些統統都是很拙笨，很有害，很少打算的事！」

「什麼一回事？」

「就是這麼一回事！黨不應分把你留到這裏來作這樣秘密的工作。這樣精明強幹的黨員我們沒有多少，我們不能隨便便的把他犧牲了。我覺得革命委員會這樣的對你是失算的……」

「白蘭！我請你設身處地替革委會好好想一想。」

「我玩不慣那外交家的手腕！」

「請你習慣一習慣吧！革委不比你傻多少！」

「多謝你！」

「不爲什麼——你明白什麼是黨的路綫？」奧洛夫說着，忽然氣起來：「你是一個小姐，由那大資產階級的家庭裏跑出來，跌入到這浪漫的急流裏……你知道，使得你到此來的完全是一種浪漫心理的激動……是例外的。最好你放胆的去作工作吧，可是和你討論還早呢。」

「每一個人都有討論的權柄呢……」

「別爭吵……說低一點。你知道黨爲什麼把我留到此地？所以把我留到此地的，就是因爲此地和周圍五十哩內的每個石頭我都曉得清清楚楚，當白黨來了之後，我應當向誰偵察和怎樣偵察，我都知道。將來我們的部隊捲土重來的時候，在一分鐘內，全城就在我手裏了！就是這！」

他緊緊的握起拳頭：

「一舉而成！一切的陰謀，奸細，反革命，都一掃而空之！」

「可是，如果你落到他們手裏如何好呢？」

「冒險吧……這是戰爭！——如果你要不知道我——那就是很好的一個保證，誰也不會知道：

「紅鬍子劍子手」，「尼倫●」，「刑審者」，「非常委員會的奧洛夫」——就是李昂。」

「總是危險呢！……」

「好了，白蘭！你出去吧——我穿衣服了！」

早餐的時候，李昂說着法國的逸事給主人散心，說得使那十三歲的姑娘麗琳都樂不可仰了，並且還給她說着市場上要擺戲的人怎樣吞刀子。

奧洛夫回到自己的房裏，戴上帽子，直然的帶着命令的口氣給白蘭說：

「白蘭！我出去了。六點鐘回來。你現在把那信送給謝同志去！」

夜裏一陣的雷雨，將房屋與林木都洗得清潔而新爽了，未乾的雨珠在玻璃般的青空裏閃出亮晶的光輝。

稍巷上都擁滿了人羣，擁滿了三色旗，擁滿了戴着花結，飾着緋襟，塗着紅嘴唇的女人。

都急急慌慌的往那集合的廣場上去開那打敗布爾雪維克，克復城市的慶祝大會。

李昂擠到頂前邊去了，恭恭敬敬的脫了帽子，虛心下氣的聽了祝詞和那位長腿鸞鷲將軍的威武而

簡短的演說。

將軍演說到吃力地方的時候就跳起來，他那活動的身子好像要從那口袋一般的軍裝裏跳了出來，他抖擻着活像那紙切的小丑。

銀白色的喇叭奏着雄壯的法國的國歌。法國人李昂英勇的挺着胸膛，軍隊由他跟前過着，在那些刺刀，衣紐，肩牌和章徽的光耀奪目的閃爍裏開着正步。

觀眾都忙快的跟在軍隊後邊跑去了。

李昂戴上帽子，從從容容的向着來路的大橋上去了。在那萬人空巷的人海中擠着，望見一個赤腳的賣報的小孩。

小孩在人叢中手推肘抗的鑽擠着，跳着躍着，尖銳的聲音叫道：

「今天的故鄉報！逮捕了布爾雪維克的要人！……有——趣——極了！……」

李昂叫賣報的小孩站住。賣報的神速得電閃一般的往他手裏塞了一份報，把錢往口袋一裝就跑開了。

李昂用那幾乎要抖顫的手指展開報來。目光順着那污穢的，發着油墨氣的字行溜轉着，睜着眼睛，死呆呆的瞪着那一個很大的題目：

## 非常委員會劊子手奧洛夫被捕

昨夜稽查官在往車站之馬路上逮捕一形跡可疑之人，該被捕人擬入將開行之列車內。據車站上人有識之認，云此人卽逆非常委員會主席，著名兇手，刑審者，劊子手奧洛夫。雖然有不少人識之者，但奧洛夫仍不承認，還說他是農人。從尤左夫來，由此地打算回家的，其證據均未搜出，不過在外套內發現了縫着的大批鈔票。奧洛夫云，他這項鈔票是到尤左夫辦合作社的。這卑怯的劊子手的無恥的撒謊，把觀衆氣的恨不得就地將他割成碎塊來。後來稽查官百般生法，將奧洛夫帶到反偵探處去。到那裏再叫他受他的最後的處分。

他捏着拳頭……報紙揉成一團了……一下不動的在街旁呆站着……

旁邊來了一位女人。

「你怎麼了？……你不舒服的嗎？」

一瞬間……李昂舉了帽子說：

「很多謝謝你……不是的！……不要緊！……我的心痛…… Le Coeur (心)……一點少少的小

病發作了……小小的意外。謝謝你！馬車！到尼古拉街去！」



「你說這不錯在什麼地方呢？」奧洛夫問着，皺着眉頭在桌旁坐下。

「你！你知道，這真是意外的意外！你現——現在可以放心胆大了。他們把這套貨結果了他，也就

是你！你死了。誰——誰也不會再來找到你頭上的。這——這是多麼一個幸福的先兆！」

奧洛夫用手掌支住下巴，聚精會神的凝視着謝。

「從來你腦子裏不會有什麼疑惑嗎，謝同志？從來你作事不加一點躊躇嗎？」

「你爲——爲什麼問這呢？」

「如果我通知你說，我現在看了這消息之後，即刻去投降到白黨的反偵探手裏去，你將有什麼話說呢？」

謝即刻閉了笑嘴，往椅子靠上一倒，那鐵一般的身子幾乎把椅子都壓碎了；他哈哈的大笑起來。

「滾你的去——去吧！我幾乎想到開玩笑上了！我——我告訴你，——即刻把這件事通告出去……叫各區都去號痛惋惜奧洛夫同志去。這將來一定很有趣的！」

奧洛夫隔着桌子，欠着身子向他說：

「你這傻瓜！我實在給你說正經話的。如果我去投降了，你有什麼話說呢？」

奧洛夫放着粗嗓子說着。謝的微笑由面孔上退去了，他凝視着奧洛夫的左半個臉，凝視着那雙跳

的左眼角。

「我有什麼話說嗎？……」他慢吞吞的用啞嗓子說了，沈默了一下，拉開椅子，站起來，從從容容的由腰裏抽出手鎗來：「我說的只有這兩句話：或者是你發瘋了，或者是你——你是一個混蛋和叛徒！這兩者只要居其一我都要打死你。」

「收起你的手鎗吧。我不是手鎗所能嚇住的。」

「我不——不嚇你。我要打死你的！」

「你聽着吧，謝！別在這小節上着想吧。事情對我是異常嚴重的。至艱巨難的工作都放在我肩上，這些工作必須要有全副均衡的精力。你的工作到平常得很！你好像地老鼠一般的鑽到屋裏，夜裏出來到各區宣傳一下就得了。我整日是在鋒芒利刃上跳舞的。稍一疏忽——就完了！」

「這——你想怎麼樣呢？」

「別忙！……還有一句話！就是有一個像我的人白白的替我把命送了。這人不是敵人，不是軍官，不是神父，不是工廠主，不是地主，而是一個鄉下老。是我爲着他們而工作的一個人。黨能不能叫人去爲我而死呢？我能不能平心靜氣，輕重倒置的讓人去替我而死呢？」

謝歪着嘴諷刺着：



「發這——這知識階級的問題嗎？談這道德的問題嗎？好一個杜思妥夫斯基的信徒！對於你只有黨的事業，破壞黨的事業你沒有這種權利！」

奧洛夫夫的臉上，一道紅潮由額顯起一直漲到下巴上。他由椅子上跳起來。

「你爲什麼扯到黨的事業呢？我沒有破壞權，也沒打算去破壞權。即或我去投降了，——無論他用什刑審，一點也不會從我口裏探問出的。我想你是知道我的，請你把教訓我的話留下你自己用吧。我用不着那些教訓的！」

謝沈思着，搖着大頭。

「你太發燥了！這——還很不好！就爲着你說這幾句胡塗話，任何同志已經够開除他的黨籍了。你想作的這種行動——這是叛徒的行動。我——我拿革命委員會的名義來說話的！請你自省一下吧！」

奧洛夫夫的臉變青了，臉上的肌肉都緊張起來。瞪着眼。氣得連氣都上不來了：

「是的，我性子燥！我不是機器！按着你所知道的這些理由，我請革委把我的工作解除了，把我送到後方去吧。我不但不能努力堅持到底，並且將來對於黨還有害呢。這些都請你仔細想想吧。石頭還會碰脚呢。」

「真糊塗！送你回家休養吧！」

謝的聲音變得溫和而可愛了。這活像慈父和他很小的愛子說話的一般。

「奧洛夫！我明白你的工作是很艱難的，你發氣也是當然的。你是我們中一個最好的工作人員。你休養三兩天。後來你自己會笑起來呢！……你知道這——這是多麼幸運的意外！奧洛夫死了，白黨也放心了，誰會知道奧洛夫還在這裏呢！」

「好！再見吧！我的頭實在暈起來了！」

「我明白！這樣你再不倦了吧！」

「不！」

「的！的確的嗎？」

「是的！」

「再——再見吧！這樣的糊塗事——三——三天功夫搜集了這樣的好消息忽然間……」

他雙手握住奧洛夫的手恨恨的握着。

「一定去——去休養一下吧！」又潑潑的完結着自己的話說：「你——你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怪人！」

## 一份冰忌淋

李昂將錢擲給賣花郎，買了兩朵紫菀花，插到扭環上，搖着手杖，下了斜坡，沿着尼古拉街，笑迷迷的望着那些含着秋日倦意的美人的秋波走去了。

那時天氣很熱，他想要吃點清涼爽口的東西。

他推開了一家冷食舖的玻璃門，將帽子放到小桌上，由玻璃瓶內倒着冷開水，向女使人要了一份冰忌淋。

他張望了一下。旁邊的小桌上坐着兩位軍官，在喝着菓子露。一位軍官的右手用黑帶子繫着，手肘上隔着細帶滲着隱紅的血斑。

女使人把冰忌淋端來了，李昂高高興興的吞着那可口的楊梅製的冰團。

「……是的……我是關於奧洛夫的。」

李昂慢慢兒將小匙放到小桌上，他的全身都偷偷的轉向那說話的聲音那面了。

「……這件事幹得真好！你曉得，我們繞道向那兒走着。那裏停着各式各樣的暖車。大概是裝軍隊到北去的。我們瞥見一個鬼東西在車輪子底下爬着。很快的爬出來就往車裏鑽。一站住！」他停住

了。我們到跟前一看是一個強壯的，穿著外套，長着紅鬍子的男人。眼睛黑得好像煤一般。「你是什麼人？」他說：「大人，開開恩吧，我是從尤左夫來的。我等著回家的，可是在這裏就誤一星期了都沒得走成。讓我走吧。」「你上尤左夫去嗎？幹嗎搭道往克魯特去的火車呢？」——「我怎會知道火車往那裏開呢？」——「拿字據來看看！」——「大人，沒有，因為字據叫小偷偷去了！」老車說：「帶起來！」他叫道：「爲什麼？我幹下什麼事了？」於是我們就把他帶到車站上。一到車站上，旁邊突然一個人叫道：「奧洛夫！」——「那一個奧洛夫？」——「非常委員會的主席！」把我們都奇怪的目瞪口呆張着。可把這個雀子抓住了。那時又跑來了三個人，都認識他的。一個人還在非常委員會被拘留過，他就一直的給他一個耳巴，打得順臉血流，可是他還是不承認他是奧洛夫。他說：「我是葉露求，是辦合作社的。」大家都想就地把他做了，可是司令官命令叫他帶到偵探處了。」

「爲什麼？」

「怎麼爲什麼？那顯然是把他留下作秘密工作的。他們一切事情都有組織的。」

「他什麼也不會招出來的。從前我捕住一個非常委員會的人，我們把他的筋都抽了出來，可是那狗仔子死都不招。」

「會招的！……有三天拘留的什麼都招了，招畢就做了他。唔，到唐姑娘那裏去吧？」

『去幹嗎呢？』

『她請我們到一個地方打牌的！什麼人都去的，——不妨去打兩牌！』

『好吧！』那位手上帶傷的軍官懶洋洋的回答了就想起身。

李昂由自己的坐位上站起來，瀟文爾雅的到軍官面前點着頭。

『對你們不起。很想高攀先生。我是商人李昂。我聽說你們是捉捕非常委員會奧洛夫的人嗎？』

軍官被這兩句話激得微笑起來。

『我很想知道……我聽說關於奧洛夫的很多……我從奧狄賽來到這裏才聽說：我的老母，*Ma mère*

*Uvre mere*，（我可憐的母親）叫非常委員會齷齪了。我很恨那非常委員會，我想敬你們一杯酒，親勇

敢的俄國軍官的康健。請你告訴我那一個奧洛夫。我親自要把他 *assassiner*！這在俄國話怎麼說……

把他殺死吧！』

李昂的憤火由眼裏迸出來。這位滑稽的外國人把那軍官的興氣撩起來了。他欠着身子向他那位同

夥的說：

『老梅！……這位法國的眼子很可以敲他飽飽的出一罐酒錢。我來捉他好了！』

他轉過身來向李昂說：

「謝謝你！我們真萬幸！今天能與法蘭西的代表者聯歡，真是榮幸極了！我們是為大家的事情而流血的！我們滿心滿意的回敬你一杯酒，祝你康健吧！讓我來介紹一下吧：我是中尉，是伯爵舒洛夫。……這位是少尉，侯爵瓦浪左。」

那第二位軍官小心的到他同夥的背後推了一下。那位叱道：

「別作聲，你這傻瓜！法國人都曉得俄國爵位的！」

李昂握着俄國軍官的手。

「我很高興！*Je suis enchanté.*（我喜不自勝了）同俄國這樣顯貴的人交識，真是光榮得很。」

「我們可以到別個地方去吧。在這裏除了菓子露以外什麼也沒有的。俄國的風俗；把臂訂交的時候是不作與菓子露的。」

「是的！我知道俄國的風俗。我們喝白乾吧。」

「哦，真不錯！這真是一個俄國人！」侯爵溫和的到法國人的肩拍了一下。

「我們去喝白乾吧！然後你給我說關於奧洛夫的事。我很想知道現在把他押在什麼地方的。我去見總司令，請求我妻親手打死奧洛夫好報一報仇！*Ma vengeance*（復仇！）」

『可是。』侯爵無精打采的說：『可惜我說不上來現在把他押在什麼地方的。這對我，對俄國的貴族都是很小的問題。不過，恰好我望着門口站了一個人，他會給你幫忙的。讓我就把他叫來吧。』

他皮鞋上的馬刺響起來，斯斯文文的走到門口。門口站着一位高高的，細細的軍官，手卡住腰，望着冷食舖。

侯爵拉住軍官的手。

『老蘇，勞勞駕吧！我同老梅在這裏捉了一位法國眼子。他是由奧狄賽來的一個商人，來找他母親的，可是他母親被非常委員會鎗斃了。他偶然聽到我昨晚逮捕了奧洛夫，他就對我分外的親熱起來。這一頓好酒錢是很穩當的。同我們一起去吧！你再去給他灌兩嘴米湯，一定弄的非得使他囊空如洗的時候不能走。不過你別忘了我是假充侯爵瓦浪左，老梅是充伯爵舒洛夫的！』

那位軍官皺了皺眉頭。

『你光會來耍骨頭。我的事情多着呢。』

『老蘇！好小子！幫幫忙吧！別爲難了！你皮囊裏新消息多着呢。法國人非常的想聽奧洛夫的消息。他並且還想親手打死他，爲他可憐的老母復仇呢！』

老蘇帶着快快不樂的面容，用手攙着背帶。

「哦，怎麼呢？」

「好吧！管他呢！答應去吧！」

「我知道你是一個真朋友。走吧！」

他們向李昂介紹了老蘇。

「上那去呢？」

「到奧利普去。現在就這一家飯館開門的！」

叫了馬車就都去了。

## 我的朋友

窗子上掛着帶着皺摺，蒙着灰塵的天鵝絨的窗幔，把飯館的爽涼的單房間遮得有點薄暗了。暗淡的燈光，透過那紙懸繞繞的煙浪，冷灑到桌邊的空瓶上。

室內後牆跟前的沙發上，躺着手舞腳踢，已醉得死人一般的伯爵舒洛夫和侯爵瓦浪左，他們都



在亂搥着歌女。

歌女們發着唧唧的尖銳的叫聲，哈哈大笑著，說着丘八們的粗野話。一個穿着綢衫，綢衫由肩上破裂了，那突起的乳峯，帶着堅硬的乳嘴，由衣衫的裂縫裏顯露著。

伯爵舒洛夫仿着嬰兒的聲音叫着：

「哇，哇——哇——哇！」

脚亂踢着，伸着身子要去吃奶。姑娘到他嘴唇上拍了一下，把他推了過去。

桌子跟前只剩下老蘇與李昂。

法國人靠到椅靠上，撲着一個姑娘的腰，這姑娘好似一隻光滑的白貓一般，靜靜的坐在膝蓋上。她帶着幻想的神氣對窗子凝視着。

中尉老蘇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彷彿騎在馬上在大操場上開正步走的一般。他吸着煙。

他臉背着光線，望不清，只有他的眼睛有時在閃着微光。

那時老蘇的眼睛是很怪的，很大的。深深的凹陷着，是疲倦的，同時也是獸的。黑夜的時候，在那狂風捲着暴雪的曠野裏，狼眼閃出那綠熒熒的光輝，穿過那攪雪的旋風。老蘇的眼睛這時也不斷的閃出這樣的綠熒熒的光輝。

他們時時刻刻的談着法國話。

當飯來的時候，李昂用他那支離的世界語和老蘇談起來，談得使那兩位軍官都樂不可仰了，老蘇數起眉頭用法國話說：

「別談你的世界語吧，先生！我的法文是操縱自如的。」

法國人樂起來。他知道老蘇是在巴黎住過，並且還在校朋大學讀過書呢。

他跟裏閃着光，端端正正的對李昂坐着慢吞吞的談着巴黎，他想起了杜格涅夫死在那兒的布爾瓦煙閣，想起了他在那兒優遊的度過三年時光，熱鬧的文科裏的走廊。

李昂點着頭，在他自己一方面也回憶起了巴黎的愉快的飯館，於是又強情的給老蘇倒了一杯酒。

老蘇慢慢兒醉起來了。他的面色只一杯比一杯的白。坐得也隨着一杯一杯而端正了。

「是的，這是我們法國鋪滿燦爛的時代，」李昂嘆口氣說：「可現在的巴黎就滿目淒涼了。那該咒的德國人很很的把巴黎人殺光了，現在的巴黎變作了寡婦的愁城。」

「你離巴黎很久了嗎？」老蘇問道。

「不很久！去年離開的，恰好是德國革命的時候。我心裏非常的悲傷。繁華的巴黎穿起喪服了，法國人的心也無限的愁慘起來了。」

「是的，是很可悲傷的。」老蘇沈思着說，突然問道：「我的朋友說你來是爲你的母親嗎？」

李昂長嘆一口氣。

「哦，是的！這是多麼殘忍，官長，連她的墳墓在那兒我都不知道呢！這是多麼樣的獸性！這些人想怎麼呢？他們想在這野蠻國裏實行社會主義嗎？真是發瘋，發昏！我們拿我們的大革命來作例子吧，那都是些聰明絕頂的人，在那人類燈塔一般的國度裏實行的。可是怎麼樣呢？他們都拋棄了社會主義，拋棄了空氣的烏托邦。可是你們怎麼呢？……哦，我的天呵！在這西比利亞游牧民族裏施行社會主義嗎？這些野獸對於婦女一點也不憐惜！唉，我的母親，我聽見她喊我去復仇呢！」

「不錯，是的。她是非常委員會鎗斃的嗎？」

李昂點着頭。

「你知道這惡漢現在被捕了我是多麼樣的痛快！」

「給我根紙煙吧，」歌女好似貓叫一般的說着，突然在李昂的膝蓋上轉了一下身子。她聽着這些莫名其妙的話，大概有點發悶了。

「我懷着滿腔的情熱追想着巴黎，」老蘇說：「這是我生命的歷程上最愉快的時代。是我的青春，熱情，純潔的時期！我愛文學，我尤愛那在那小飯館裏，在那瀾漫的煙酒氣裏，拉着提琴，談着

世界問題的瘋狂的長夜的辯論。我愛那讀着自己的詩的無名的青年，那無名的青年到第二天他的聲名就震撼世界了……

老蘇閉起眼睛……

「你記得這個嗎……」

*Hier encore l'assaut des titans*

*Ruait les colonnes guerrieres,*

*Dont les larges flancs palpitants*

*Oraguaient sous l'essieu des tonnerres……*

「唔，我不懂這個……我對於文學是門外漢。我的本行是商業！」

室內完全昏暗了。一陣陣的接吻聲和唧唧的叫聲在夜色裏由沙發上送來。老蘇飲乾了酒杯，面色更顯得蒼白了。

「大概到散場的時候了。事情還多着呢。」

「你大概很疲倦了吧？……貴軍隊也都很辛苦了。不過這是英雄最後的勞碌了。文明的世間都要瞻仰你們的勳功偉業的。現在你們的勝利有了保障了！」

老蘇的肘子放到桌上，支着臉，醉意洋洋的凝視着對談者的面孔。

「是的，快完結了！這小小的騷動真討厭極了！得到勝利之後，我們要做頭徹尾的把俄羅斯來改造一下！」

「你將來改造你們國家的理想是怎樣呢？」

「怎樣？……」老蘇的肘子在桌上支的更其穩固了。李昂看着那奇怪的，憤激的，睜得牛大的老蘇的眼睛裏閃出狼一般的熒光。

「哦，先生！我有我自己的理論。一切都燒光了牠！你明白麼？把這可惡的國度，變成荒涼的沙漠。我們有一萬四千萬人民。有資格活的僅只三兩百萬而已！人種的精華就是：文學，藝術，科學！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把一萬三千七百萬人民都叫去做肥料去！你明白嗎？什麼骨製肥料，亞硝酸鹽，硝石等化學肥料都不用牠！將來肥田的就是用億萬的人民！把那些鄉下老，土包子，好暴動的混蛋，都填到機器裏去！填到很大的磨咖啡的風磨裏，磨成末，熬成漿，榨成餅，晒乾好去上地！那兒地薄就到那兒上！在這些肥料上創造出燦爛的新的文化來。」

「可是……將來那些留下的人，誰替他們作工呢？」

「這是小事！有的是機器！有的是機器！將來要不可思議的去發達機器！一切都用機器去作。至

於機器須人看守麼？哦這層你們可以幫助的。在歐戰後你們在非洲，澳洲都得到了好多的領土！無論如何你們是養活不了那些野蠻人，不能個個都給他工作做的。我們可以由你們手裏把他們買來。我們可以把牠造成看守機器的幹部。不要多少！三兩千人！足而已矣！我們給他們些闊綽的生活，酒，各種游樂的公娼。使他們都沐浴於黃金裏邊，他們再不會去暴動了。此外還有醫學！生理學！科學家發現了人們的腦子裏有一部分是主張革命的。這一部分將來照着動物學家割兔子的小腦一般，用手術把他割去了。這樣，將來什麼革命也不會發生了！好了！一切都根本把他肅清了！你覺得這如何呢？」

李昂匆忙的答道：

「這個太過激了！官長！太過於殘忍了！西歐以至於全世界一定都不許你消滅這樣多的性命的。」

老蘇向法國人伸着身子。他的眼裏已經赤裸裸的露出瘋狂的神氣了。他的嗓音也銳利的如同釘子釘的一般。

「你胆怯了嗎？你遺下流的東西，稻草人！你們都是廢物！是雜種！是沒有母親的小雞雛！你們都活該縊死！……」他用手拭着胃沫的嘴唇：「去你媽的吧！我要走了！要去睡一睡的！明天還要拷問「同志」的！……」

「什麼樣的同志？」李昂問。

「赤匪……無賴漢……拷問時用針往指甲心裏一刺，用錫往鼻孔一灌，隨便幾句話就得了……我是反偵探司令官。你明白嗎，你這法國的蛋子？」

一股熱騰騰的酒氣，由老蘇口裏呼出來，一直撲到李昂的臉上。法國人膝蓋坐的那位女子抖顫了一下。

「你的腿抖顫什麼呢，小寶貝！……你嫌冷嗎！」

「不！……你把我腿坐麻了……爬下去吧！」法國人氣憤憤的說道。

老蘇望了那女子一眼，渾身都微顫着，伸手一揮，嘩喇一聲，把桌上的酒瓶子一齊都掃到地下，打得粉碎。

「喝醉了，狗仔子！……」女人說道。

老蘇望着碎瓶片，猜度着。又向法國人欠着身子。

「對不起，小李昂！……乖李昂！你是一個好人，我是壞瓜，是劊子手！老兄，上我那裏去坐一會吧。我給你瞧一瞧那最無人道的……窮凶極惡的……你知道杜思托夫斯基嗎？……不知道麼！不知道就儘他去！……請你看一看，請你轉告法國……告訴他們，告訴給你們那些狗仔子，看俄國軍官對

於他們的同盟者是如何的忠誠……」

「好了……官長！請你平一平氣吧！……你的心神都錯亂了……我統統都告訴他們……我們法國很尊崇你們的英武……」

「是的……尊崇？……大戰的時候給我們送些腐臭的牛奶糖和由死屍上剝下的軍裝，這都是尊崇？盡都是些混蛋！只你一個是好人，小李昂！走吧！」

「或者，不值一去吧，官長？你累了，大不精神的。你應當好好的靜養一下。」

「哦，怎麼呢，又胆怯了嗎？……別害怕！我不拷問他們！我說笑談的。走吧，小李昂！……我很不好過！……我是俄國的軍官，作過詩，可是現在做了一個劊子手。我請你吃好酒去。頂上等的酒！」

「好吧！……不過叫我把酒錢開消了。」

「別客氣！」

老蘇按了電鈴。

「酒錢明天到反偵探處去拿！史開貝街七號。去你的吧！」

老蘇到沙發跟前。



「哦……闔下！該要够了。開着吧！」

「你走你的吧，我們留在這裏。」

「可是誰替你開錢呢？」

「錢有的是！」

李昂同留下的軍官告了別。到門口裏，老蘇去打着電話。

「立時把汽車開來！……開到奧利普來！……我等着的！」

他們出了門。老蘇坐到門口的石階上，李昂依着欄干。

老蘇好久的只凝視着街燈出神。扭過頭來，用粗嗓子說：

「李昂！我小的時候常同我的母親到教堂裏去。」

李昂沒有回答。只聽得由轉角處「呼」的一聲，一輛長汽車可飛到門口了。老蘇和李昂都坐了上  
汽車。

汽車「呼呼」的叫了兩聲，風馳電掣的在那空寂的街上駛去了。進到一條胡同裏，突然停到一座  
兩層樓房跟前。門口的衛兵喊着要口令。

自「已人！……眼瞎了嗎，鬼東西！……」老蘇罵了，擺着手請了李昂。進了門。上到二層樓

上。老蘇在走廊左邊的門上叩起來。應着叩聲，門開了。

在黑暗的室內的深處，在桌子後邊，站起了一位寬肩膀，帶着上校徽章的軍官。

「老蘇……你嗎？你嗎？……」望見了生人，就立時把話收回了。

老蘇退了一步說：

「上校先生！讓我把我的朋友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奧洛夫同志！」

「可惜，真可惜！」

「你總是優氣不退……好像日本人一樣，要起你的鐵拳來！你把他完全打死了。」

「誰會想到他一到這裏就好像袋鼠一樣，隔窗子往外跳嗎？他自己碰到我這老拳上了。這一拳落到他腰上到也不輕！」

「倒點水來！似乎會動了。」

奧洛夫慢慢的，勉強的睜開了眼睛。每一呼吸的時候，腰裏好似錐子刺的一般的楚痛。他呻吟起來。

「醒過來了！不要緊，會活過來呢！」

「把他放到沙發上去！你去叫加崗位去。」

把奧洛夫拾起來。他痛得又失了知覺，待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到沙發上了。頭頂上帶玻璃罩的電燈在照着，光綫把他眼睛也刺痛了。

翻過身來，望見了房間，桌子。試着記憶一下。

門開了。進來了一位喜氣洋洋的老蘇。

「上校！可得給我一萬塊錢吧。你可賭輸了吧：第一個大鬼子叫我抓住了。」

「滾你的去吧！」

「你要承認你輸了。」

「就算我輸了！算傻子交運吧！」

「傻子才會輸呢。上校！實際上你做反偵探是不中用的。要是我，我真早把你開消了。你的手段都是舊的！是偽古典派的！你完全不曉得心理學！」

「去你的吧！」

「不，對不起！我很倒運的。我本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反得到一個壞位置，可是你是一個無能耐

的人，反而到爬我頭上。」

「中尉！」

「我看你連一個上尉都不配當，最好給你一個準尉幹吧。捉到一個鄉下老還自誇道……」把奧洛夫逮捕了。「真是不長眼瞞的老烏鴉。」

「你發癲了嗎……你自己樂……」

「樂你的傻氣的……唉，想着現在真當把你趕出去，來升我的官。」

老蘇的口氣近於無賴了。上校沈默了一會。

「哦，我們不要再來拌嘴吧，」他很討好的說：「請你叙一叙，你怎麼會學聰明了呢……」

「關於捉鬼子的事嗎？……你想來領教的嗎？老實說——是偶然的。才上去一點可疑的形跡都沒有……法國人就儼然是一個真的法國人。也裝得真妙極了！我簡直就把他當作知交來，甚至於把我將來收買黑奴的理論都向他傾吐了。可是他落到我手裏的時候，只一瞬間耳！只在那一瞬間他沒得沈住氣，那妓女一句話就把他出賣了。我心裏立時就明亮起來。可是怎麼呢，如果……忽然你要弄錯了，實際上逮捕的不是那一個人如何好呢？我想不使他注意，於是假裝着發酒瘋，用手一揮，把酒瓶子摔碎一地。就這樣我還不敢相信。於是就決定以朋友相待，把他弄到此地好檢查他。可是他第二次又沒

沈住氣。如果到了此地他不隔窗子往外跳——則一幕滑稽劇就算了事。」

奧洛夫咬着牙：

「混蛋！」

「哈，李昂！睡醒了嗎？睡得怎樣？」

奧洛夫不答。

「我曉得！你大概多愛說法國話的！你是純粹的巴黎人嗎？你的母親大概也是巴黎女人吧？你記得魏爾蘭嗎？一個好詩人！從前我開始作詩的時候常摹倣他。他的詩很值得一讀的……你崇拜他……你媽的！」

奧洛夫閉起眼睛。腦子裏彷彿有一條帶着綠斑的橙色的帶子，很快的由一個圓筒上往一個圓筒上捲繞着。他在沙發上抖顫而跳動着。

「請你安生一下吧，奧洛夫先生，」上校舉起手鎗嚷道：「我們不能讓你隨便的。」

奧洛夫沒聽見。呆呆的向面前凝視着。他想起了謝同志！想起了他的談話！「我老實說！他一定會想着我是……」用手指按着鬚角，搖着頭。

「什麼，奧洛夫先生？難道你不喜歡在我們這兒嗎？真不明白！我們這裏又溫暖，又清潔，又舒

適，款待的又殷勤，雖然老蘇沒有注意到，敬了你一拳，這是該向你道歉的，可是這也有點怨你一到這裏就太活潑了。就想隔窗子往外跳，伊時想攔住你，所以就臨機應變的給了你一拳。」

奧洛夫把手由臉上拿過。

「閉住你的口吧，混蛋東西！我不願和你講話。」他對上校嚷着。

上校聳着肩。

「謝謝你這金口！可是無論如何你是逃不了要說話的。就是你不願意也得說。入鄉隨鄉，到我們這裏就得從我們的規矩！」

「你用針刺到指甲心裏來拷問嗎，賤種？」

「不是我，不是我！我實在不會。我手好顫。這一行活老蘇是好手。一把針一齊刺進去連一根都不會壞！你們自己的同志也都挺驚奇的！你要什麼樣的針呢，奧洛夫先生？冷針呢，燒紅的針呢？好多人都愛紅針，據說紅針上去格外痛，可是因此立刻就麻木了。」

奧洛夫不作聲。老蘇在室內來回的躡着。

「就這樣好吧，李昂？填到機器裏去吧？是的，填到機器裏去！」他急速的走到奧洛夫跟前，用他那光燦閃灼的狼一般的眼睛釘着他。「要熬成漿，榨成餅，上地去！文明的西歐一點也不會反對

這個的。將來長成好莊稼，給我做麵包吃。將來那麵包真是又熱，又軟，又可口，又新鮮！爲什麼呢？因爲那用的不是德國的化學肥料，是用活人的鮮血培養出來的！」

老蘇發羊癲瘋似的叫出蛇一般的刺耳的聲音。

奧洛夫把身子一挺，怒氣沖沖的向他呸了一口。

老蘇跳開來，罵着，伸着拳，但是上校阻止住沒得落到他身上。

「哦，你這傢伙！老蘇，你這鐵拳一下子會把奧洛夫先生的命送了呢，這對我們實在不妥當。有趣的在後邊呢。」

「狗東西！」老蘇罵着，逃脫了。「去洗洗去。」

「是的，想起來了，你下令叫把那位辦合作社的傻瓜葉羅求放了吧。白白的把人家打了一頓。」

「哦，你們還釋放人嗎？真是進步了！」奧洛夫說。

「你別瞎費心吧。不會放你的。」

奧洛夫到衣袋裏摸了一下。沒紙煙了。

「給我一根煙吧！」

「給！」

上校把煙盒遞給他。奧洛夫把煙盒一翻，一盒煙捲統統倒到自己的手掌裏！

「哦，好一個不講意思的人！一根都不給我留嗎？」

「你再去盜竊去吧！我總是要吸煙的！」

「我的確很喜歡你！愛這樣沈着的人。」

「別多嘴吧！沒有什麼可饒舌的！」

「哈哈，這是多麼漂亮的非巴黎話！你自己把你自己連累了！你總該信我的偵探手腕不壞吧。不

在你們非常委員會之下吧。」

奧洛夫望着上校的和愛的密縫的眼睛。

靠到沙發上，咬着牙說：

「可惜，我很同意老蘇的話，你是一個傻瓜，不開消你，大概是因爲可憐你。」

上校的滿臉漲起紅潮來。

「你說話還如此的大胆嗎？混蛋東西！好吧！我給你看一看！我現在通知了總司令部就來拷問

你。」

他拿起電話筒。老蘇進到室內來。



「啊！總司令部！偵探處長。聽到了！」

「崗派好了嗎？」他向老蘇問着，等着回話。

「派好了！」

「是的。官長嗎？報告奧洛夫被捕了。是的。今天。不……的確鬧錯了……真是像極了……對對對……被蘇中尉捕獲了……聽着的……是……是。爲什麼，官長，你知到我們……？聽着的，是的！一定照辦，官長！再見吧！」

他惡恨恨的把電話筒一擲：

「唉，倒楣！」

「怎樣一回事？」老蘇問。

「要把他由我們手裏帶過去的。」

「往那帶？」

「往杜上尉那裏帶的。往特別委員會帶的。」

「爲什麼呢？這不是太豈有此理嗎！」

「當然的！老杜想往高處爬呢。真混賬透了……由我們手裏搶去。」

上校擤了擤鼻涕，拉着長腔大聲說：

「可惜，可惜，奧洛夫先生！你交運了。要把你帶到杜上尉那裏去的。真可惜！上尉完全是一位西歐式的文明人，一切的案子都要按着正當的法律手續辦理的。他對你什麼也不會的，就這樣把你一帶過去就送你入天國了，一點也不會拷問的。可是我呢，我本想慢慢的，輕輕的，好好的把你來探一探。一點一滴的都想把你探出來。沒法子，命令叫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不到明晨你總還不得走，不然夜裏帶你去是很危險的。因為你是很果敢的人。只可惜你罵我是老傻瓜，我還沒得酬謝你的……蘇中尉，把奧洛夫先生帶出去。」

## 麗沙之歌

李夫人吃中飯時有點心焦。

「安娜，你知道——我不明白李昂爲什麼到這時還不回來。」

「不要緊，李夫人！別心焦！他一定是有事情就誤了，或者到朋友家裏去了。」

「我不這樣想的。並且，如果他覺得不能快回來時，他總是常常先告訴我的。」

蘇醫生對着湯盤，擲着骰子。

「唉，好朋友！你總是爲着那些小事情担心！那都是瑣事！都是神經過敏！李昂實在是你一個模範丈夫，是很愛你的。可是我們這些男人們，你總得讓他自由自便一點。你瞧我同安娜結婚以後簡直一點自由也沒有了。你出去要晚回來半點鐘——她就又是鼻涕又是淚的在家裏傷心起來。尤其是我們這些幹醫道的，要得格外履行自己的職務！哦，有一次我開起玩笑來；早上由家裏出去，當出去的時候，我說我去買報的。一去就給她一個不見面。一直到第三天才回來。可是這時候她哭得鬧成一場糗塗了，警察到處張皇着，拿撈網遍河裏撈起來。一切停死屍的地方都認遍了。可是我在距城十五哩遠的地方，在朋友那裏釣魚的。從那以後她就把我放鬆了。我就是晚回來一個小時她也不心焦的。你也當這樣。」

安娜笑起來。

「那時你回來的時候真好！臉漲得統紅的，撲臉一股酒氣。我看着就想道：『我爲着這樣的一個活寶貝來焦壞了我嗎？他就是完全不回來我都不會再發急呢。』」

但是主人百般的給李夫人解愁是失敗了。她依然是心煩意惱着。

「唉，如果你這樣的發焦，我就去找警察去。那裏有我的老朋友。他們無論在白黨紅黨的時候，

都到我家裏拿酒精用。爲這一點小事他們一定會效勞的。」

李夫人失了知覺似的打了一個寒慄。

「唉，不，醫生。請你別找警察吧。我看不慣俄國的警察。他們都是敲詐的人！不找他他都會尋你的！如果到明天早上他還不同來，那時再好生法子。現在我們當來樂一樂吧。你願聽嗎——我來唱一齣吧？」

「你樂一樂吧，親愛的！當你那鶯歌宛轉的時候，我魂都飄起來了。」

李夫人坐到鋼琴跟前。

「唱什麼呢？請吩咐吧，先生！」

「哦，如果你今天肯賞光，就請你唱一齣塵沙之歌吧。我愛極了。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已經在戲園的邊坐上聽得鼓掌了。」

李夫人展開樂譜。

鋼琴震出了玻璃一般的音波。

醫生坐到安樂椅上。安娜在靜悄悄的洗着玻璃杯。

夜裏和霧間，

惟有他思戀，

思得我愁腸寸斷……

嫋嫋的歌音，如怨如訴，又顫出了：

黑雲湧起了，

雷電颯來了。

幸福。希望齊斷了……

玻璃般的音波突然中斷了。

嘩嘩一聲，李夫人將鋼琴蓋起來，手指的關節握的響着。醫生跳起來。

「李夫人，親愛的！……你怎麼了呢？請你一定心吧！安娜，拿點繅草精來！」

但是，李夫人回復過來了。面色蒼白的站起來，閉着口。

「不！不！我什麼也不要，謝謝！我很不好過。這樣可怕的時光。一切的恐怖都來罩着我。少陪了，我要去輪一輪。」

醫生把她扶到門跟前。回到食堂裏。

「她太年輕了，」他望着他女人的帶着問話的眼色說，「望着這樣多情善感的人我心也動了。」

「噫——噫——噫。」

他拿起報。順手翻開他最愛的那一個——本埠新聞。皺起眉頭。

「你知道，奧洛夫被捕了，安娜。」

「那一個奧洛夫？」

「我們有名的非常委員會的吧？」

「那兒的話？」

「的確的！昨天在火車站逮捕的。我把報拿給李夫人去讓她看看散散心吧。」

醫生輕輕的移着那穿着氈撒鞋的脚步，走到門跟前，叩着門。

「李夫人，請你把報拿去，看看新消息，散散心吧。」

李夫人的柔手由門裏伸出來接報。

醫生去了。白蘭走到桌子跟前，無意的拋了報紙。微污的報紙摺疊着，小小的字行中間凸出了：

## 奧洛夫被捕

白蘭一下也沒動。手只在緊緊的抓住桌子。字母小蟲一般的似乎在蠕動着。她坐下，閉着眼睛。突然又跳起來，抓住報紙。

怎麼昨天？昨天，十四號。昨天？可是昨天奧洛夫還在家裏的，並且今天早上他還在家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不見他了！別消停。即刻找謝去！

匆忙的把毛大衣上的扣子也撕去了。急得連那寬緣的，時髦的帽子也戴不上了：把帽子歪戴着。

白蘭跑出去到門口裏，遇見醫生。

「你往那裏去呢，李夫人？」

「唉，我在家裏坐不住，」白蘭幾乎要呻吟出來：「我相信李昂是在一個朋友家裏。我到那裏去！我即或找不着他，在朋友家裏也好過點。」

「哦，哦！那一定的！不過請你別如此心焦吧。他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也不會好像奧洛夫一樣被人逮捕，被人打死的。」

白蘭拼着力量強笑着答道：

「我的天呵，怎麼能那樣相比呢！李昂也不是布爾雪維克。」

到街上，跳上馬車。車子不慌不忙的走着，車夫時時總想多嘴的和她談幾句話。

「太太，我想着的一切政權都是混蛋的。因為，比方不能夠人人都叫他做總長，所以常常就有不滿意的人，因此就想着你推翻我，我推翻你……」

「請趕你的車子吧，別多嘴了！」白蘭嘆道。

## 杜上尉

早晨的時候，街上都驚奇的觀望着十名帶鎗的兵士，押解第一位穿得很闊的鎮靜而威嚴的人。兵士們雄糾糾的沿路驅逐着看熱鬧的人。

被捕的人對於白黨是很稀有的。人們早已就十分的看慣了：當布爾雪維克掌權的時代，往非常委會押解的都是些極有體面的人；可是到白黨掌權的時候，被捕的都是些滿身煤黑的工人，或者是蓬首垢面的兒童和剪髮的女子。

因此，那些看熱鬧的人，都躍躍欲試的想向兵士們探問這犯人的究竟，但兵士們都不言不語的揮着刺刀驅逐着，或用那不堪入耳的粗話叱罵着。

押解的兵士們轉入到一條胡同裏了。已經回復了意識的奧洛夫，雙目炯炯的向一座房子環顧了一



下。將他帶進了門，登上樓梯，到了一間壁紙剝落的小屋裏，把他交給一位面善的，黑眼睛的準尉，領了收據就回去了。

讓他坐到凳子上，旁邊兩個衛兵看守着。準尉大概是一位新來的，含着不安的，憐惜的神情望着他。

『你怎會這樣就落到他們手裏呢？呵——呀——呀……』他說着幾乎發起愁來。

奧洛夫望着他那含着同情的青年的面孔。

『不要緊！會有的事！我不會在此久留的！』

準尉奇怪起來。

『你打算跑嗎？哦，你跑不了的。我們的戒備是很周密的！』他帶着這樣的青年的驕傲說，『最好是當初不要落到我們手裏來！我現在將你報告給社上尉去！』

奧洛夫四面張望了一下，室內放着一張寫字桌，兩個破櫃子，幾個小凳和他坐的兩條長凳子。窗子對着一堵磚牆。他想站起望一望，但是衛兵按着他肩膀又把他按下去了。

『安生一點吧！規規矩矩的坐着，混蛋東西！』

奧洛夫咬着嘴唇坐下。過了幾分鐘，準尉轉來了。

『把他帶到杜上尉辦公室裏去。』

衛兵帶着他由那很長的，遍地灰塵的走廊裏走着，奧洛夫再三注意的數着經過的門的數目和轉彎抹角的地方。後來衛兵推開了一道門，那門上貼着歪歪扭扭的，用紅墨水剛寫的字條：

### 特務審理員杜上尉。

杜上尉斯斯文文，不慌不忙的在室內來回踱着，望見進來的人，就停了脚步。

他走到桌子跟前，坐下，把鑰匙放到面前，到那時他才告訴衛兵說：

『出去站到門口裏，』就向奧洛夫說：『你是非常委員會的主席奧洛夫嗎？』

奧洛夫默然的拉張椅子坐下。上尉眉頭顫動着。

『似乎我沒有請你坐吧？』

『誰稀罕你請！』奧洛夫的口好似刀子一般的說：『我累了！』

他將胳膊放到桌子上，凝視着上尉。

杜上尉是一副消瘦的長臉，高高的，微黃的，光光的額顛和兩隻針形的碧藍的冷眼。左眉頭討厭

的，不斷的抖跳着。

「我會使你來聽從我的，」他冷冷的說：「不過這沒什麼意思。請你好好回答吧：你是奧洛夫嗎？」

「別講廢話吧，我要告訴你；我什麼問題也不答的！你別瞎費氣力吧！」

杜上尉很快的到記錄上寫了幾行，冷冷的用那藍眼睛釘着奧洛夫。

「這個我早已曉得的！我本不打算好像審理一般人的案子似的來審問你。我要是硬等着叫你招，那我也算蠢到絕頂了。不過這是必須的一種形式。我們辦理案件的手續上一定要做到的。」

他默然的彷彿等着答辯似的。奧洛夫想起上校的話，不禁微笑起來。

上尉的臉上起了一層薄薄的紅暈。

「我現在是代表審理處，有一點重要的事情，要等你幫助一下。就是，我們逮捕的除你以外，還有幾位你們非常委員會同僚。他們一部分是在我們佔領城市的那日早晨，在將開行的火車內捕獲的。將來都要審理他們的。我想關於他們的罪狀最好先請你看一看，你不要推辭，請你告訴我，那些罪狀是事實還是偽造。」

「請你別費心吧，上尉……這些罪狀我一點也不願看。」

「請你斟酌一下吧，奧洛夫先生！嫌那些罪狀或許有錯的，或許有挾嫌誣陷的地方。在這混亂的時期，要想證明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請你指出來那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這樣你或者可以把那些誣陷你同事的罪狀減輕些。」

奧洛夫聳着肩。

「上尉，我很傷心我竟會使你如此的苦惱。難道你還想用這樣的釣鉤來引誘我嗎？當然，那些罪狀凡是我否認的，你將來一定把他當作事實看……我想你別再胡打算吧！」

上尉的臉又漲得緋紅了，消瘦的手指握了握鋼筆。

「你不想了解我嗎，奧洛夫先生！你總還是想着你是在反偵探處的。可是你錯了！我們本會來用強迫手段叫你說的。對這些有的是方法，誠然這些方法是不合法的，可是你要曉得處在我們這時代，是要有點出乎法律範圍的。不過我是一個法律家，我總是按着法律的路線走的，一切我都是本着法律的道德觀念做的，而且堅決的反對魯上校的方法。」

「特別是因為這個魯上校才把我送到你手裏來的吧？真是卑鄙至極的人才會大言不慚的說出這些話來！」

上尉把鋼筆握在手裏轉動着。

「好吧！你是什麼也不說了！那麼，我就把我個人覺得有趣的問題來問問你吧。直到現在，我所遇見的你們的同志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些小罪犯，他們來擁護你們政權的，是想得到一點物質上的利益；第二類——是些從前的體力勞動者，大半都是好人。不過都被你們的口號麻醉了，都成了傻子。這兩類人對我沒有好大意思。只有你算是我第一次遇見的你們政權之下的偉大的理論與實行家，我費盡心思來分辨着——究竟把你歸到那一類的呢，是指導者和領袖嗎？」

「上尉，我也很有趣的要問你，你算你們政權之下的那一類呢？是大刑事犯呢，是傻子呢？」奧洛夫夫惡狠狠的問道。

「你爲什麼權力的來侮辱我，奧洛夫先生？我想着，你顯然的可以看出來你在此地所受的待遇和在反偵探處所受的拷問的區別來吧？我不是拿審理員的架子再來審問你的。對我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把你看作一種心理上的現象，可以來解我的迷。難道對於這個問題也不能够和平靜氣的來談一談嗎？」

「我想我比你還聰明呢，上尉！我不是你的玩具，我不是給你做解迷的人，特別是我所處的情況。請你回去吃飯吧，至於我呢，我給你長篇大論的演講了一番，你權當酬謝我，把我拉出去餵豬了吧！我們沒有什麼可講的！我請你拉倒吧！」

「別忙，」杜上尉說：「我想知道，——這對我是非常重要，——實際上你相信你們的主義能實行不能，或許……那是些不加思索的冒險主義吧？」

「上尉，這些你馬上就知道了，你親身就要經驗到了。在此地，在這城裏，再過兩三個月，那時馬路上的石頭都會變成子彈往你身上飛呢。」

「那麼，你們還有組織，還在此地繼續工作嗎？」上尉把眉頭一皺，問道。

奧洛夫笑起來。

「你想乘機探聽出來去捕他們嗎？是的，上尉，現在工作着，將來還工作呢！想知道那些組織都在那裏嗎？遍地皆是！在家裏，在街上，在室中，在你這些牆裏，在你桌上鋪的桌布裏。你別望見這桌布就嚇起來吧！牠是看不見的！這些石頭，石灰，桌布，都是製造牠們的人的血汗培養成的！牠們都懷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對你們，這些東西都活着的，而且至死的憎惡那些現在使用牠們的人。牠們要消滅你們的，牠們要求着物歸原主，歸給牠們的真正的同志們！將來這就是你們的末日了！」

杜上尉與會勃勃的望着奧洛夫。

「你的口才真好，奧洛夫先生！你一定很會煽動羣衆的。你的言辭真好，真漂亮。不……不，我不是笑話你的！你是極堅決的人。我感覺到你的精忠的烈火和偉大的內心的力量。由我的觀點上看來

你只有死。我想着，如果要是我落到你手裏，你一定對我也是如此！以眼還眼，以齒償齒！我因極崇拜你人格的關係，我當竭力使你的死刑減輕，不讓你同一般的犯人一樣，不招的時候，用種種殘酷的刑法加到他身上。按着你說的話，我本來可以即刻把你送到魯上校那裏去刑審你。可是你是奧洛夫，還不是，擺在我面前的有一段暗探偵察出來的消息：「奧洛夫一九零六年黨員。主義的狂信者。爲人異常沈着勇敢。異常危險的煽動者。持身異常廉潔。」你瞧，多麼完全的消息！」

上尉叫了衛兵。

「再見吧，奧洛夫先生！」

「再見吧，杜上尉！希望不久再會吧！」

## 兩 葉

用化學鉛筆寫的。由帶小方格的信箋簿上撕下的兩葉：

「此地這樣多大的老鼠！……光尾巴的，脫毛的，胆大的老鼠。

「不斷的成十個老鼠聚在一起，傲然的用後蹄站起來唧唧的叫着……」

「那時……（有數字不明）大概是老盟國的大官員在開事務會議的。」

「我是借着火柴的光寫的……其餘一切光亮都沒有……」

「……這兩張一定要做了大便紙，而且不會出這獄門的……」

「萬一要……」

「謝……你記得今天的談話嗎……（不可辨認。）」

「……我現在才知道我的力量也有如此腐蝕的時候。我們爲什麼要神經呢？……捕我的那位蘇中對說：「將來人們的腦子裏主張革命的那一部分，要叫醫生用手術把他割去了。」」

「應當把那些精神割去了……（不可辨認）意志疲倦與弛緩。我說我自從受了那外部的刺激以後，受了那誤被捕的刺激以後，我失了意志的統御了。」

「神色常常可以支持得住，身子會不服你的命令的……」

「我知道你會想我是……我來談實言，自願的投降了……」

「小事……不，不。轉瞬間的疏忽，發起火來。意外的墮入人家的網羅了……蠢得很……」

「……（不可辨認）冰泉淋，聽見兩個軍官談起如何逮捕那位做我的人……我想打聽個究竟……」

想法子使他逃脫。想探聽那位鄉下老押在那兒……」



「……（不可辨認）說不上來他押在什麼地方……他會給你幫忙的……」

「你曉得我在誰手打聽的？……你記得在賽瓦士的退却嗎？……你記得我和你在街上看著鎗斃的那位軍官嗎？……是的……那時他的名子叫郭匯長……他們的反偵探也是用假名的。」

「……沒有……和他對面坐著想道……」

「碰著你可不放鬆了」……好似撲燈蛾到火坑裏。在平常的時候走了就算了……那時却不然——他心神昏亂了，我想他是在我手心裏。當那醉鬼請我到反偵探處去的時候……就去了……現在知道了：他覺察到我的腿抖跳了一下，想不使我注意，就用手一揮，把酒瓶子摔碎一地。伊時我只一點的疏忽……意志便弛緩了……」

「……想著他是真喝醉了，一切都把他探聽出來……並且還想著這就是他最後的時候了。」

「……（不可辨認），這樣一個庸碌無能的反偵探，做了他一點也無用的……這都是神經作祟的結果……於是就像雞雛似的被人捉去了。」

「……不賤買的……時機尚未全失的。多險的環境都逃出了。差不多相信——快會面了，我寫這……以備於萬一。」

「請你無論如何要記住這個人：中尉老蘇……最後好好準備著，別使他跑了……你記得街旁的那

的頭顱嗎？你記得那飛濺的鮮紅的血花嗎？就是這個劊子手！

「真是一個好手……把我弄輸了……誠然是神經作祟，但還是不可辯解的。」

「……（不可辨認）白蘭的命運……她是一個好姑娘，可是熱情易於流露了，不能做一個好黨員……如果她要遭了意外的變故，望竭全力……（不可辨認）將她救出來……」

「……（不可辨認）明天……（不可辨認）到了我們手裏的時候，要極力的把監獄弄清潔些……這裏簡直惡濁得不堪……（很難辨認。）」

「火藥點完了……黑漆漆的，無論如何什麼也辨不出來……」

## 棄 絕

到轉角處，白蘭下了馬車。順着城邊的蕭條的街上走着。

狂風把帽子都要吹去了，一股冰冷的尖風由大衣底下侵襲着。

一個過路的人，彎下腰往她的帽子下邊瞧着。大聲說道：

「好可愛的一隻小雞雛，」說着就轉回頭來跟着她。

白蘭站住了。那位跟她的人到她跟前，望見了她眼裏充滿着憂悶和輕蔑。

「我請你不要擾亂我吧！……」

那人羞慚慚的：

「對不起，太太！我不知道！……」

他舉了舉帽子就走了。白蘭抖顫着跨入柵欄的小門，由花園裏跑過去。

應着規定了暗號的叩門聲，謝端着蠟燭開了門。一隻手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來在背後擡着手鎗。她圓了眼睛，眼裏映着亂擺的燭光。

「白蘭？什，什麼風兒把你吹來了？……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嗎？」

「奧洛夫！……」

「噤！到屋裏來。快點！……哦，怎——怎麼一回事？」

「奧洛夫……被捕了！」

謝一把抓住她手。白蘭叫了出來。

「噢！……我很難受！」

他隱隱過來，撒開她的手。

粗着嗓子，惡狠狠的問道：

「在那裏，怎樣被捕？……」

「我什麼也不知道……這裏有點可疑……這不是報。說是昨天晚上，可是今早他還在家呢……我不明白……可是，他說他七點鐘回家，到了十點還不見他回來。我不能夠……所以我就來找你！」

謝擲了那伸給他的報紙，沉默了一會。

「這——這——這個我看過的！今天看了這報紙以後他還在我這裏。難道？……」

他看見白蘭靠到牆上在喘氣……就扶着地坐到椅子上。

沉靜的倒了一杯水，噴到口裏，噴到她臉上，玫瑰色的紅雲才慢慢兒由她雙頰上漲起來。

「哦，你清醒一下吧！不敢這——這樣！你在這裏過夜吧！無——無論如何你不能回去。我——我現在出去。要趕快的打聽一個明白。如果這是真的！……」謝捏着拳頭站起來。

把大衣往身上一披就出去了。

早晨的時候，白蘭被他那堅硬得彷彿木棍一般的怪聲音驚醒了。

「起——起來！我打聽了！昨天晚上被捕了！這我也想到了。你留神吧，」他站着，一直的釘着白

蘭的眼睛：『奧洛夫夫從此以後再不會爲你，再不會爲我，也再不會爲黨了。他完成了叛徒的罪案！』

白蘭拿那不了解的眼光望着他。

『是的，叛變！……昨天他在這裏就表示過，他要爲着救那被捕的鄉下老丟投降的。我就拿黨和革委的名義去阻止他。後來他就發誓說他不去了……他是叛徒，我們就將他一筆勾消吧！……』

白蘭起來。

『奧洛夫夫投降了嗎？……他自己嗎？……我不信！這不會有的事！』

『我不撒謊。這我比你還難過呢！』

白蘭發起火來。

『謝，你是木石，你是機器！……我不能夠！……你知道，我……我愛他！我爲他才來幹這……』  
我知道還是要犧牲的……我要忠實的爲他而死！』

『那樣更糟呢，』謝沈着的回答道：『可——可惜你選——選擇了這樣的一個對象。現在我去招集革委開緊急會議來裁判奧洛夫夫……黨——黨裏不要這樣意志薄弱的人！』

白蘭喘着氣問道：

『還是真的嗎？……你不至於開玩笑吧，謝？』

「我想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白蘭走到窗子跟前。謝看着她雙眉在微顫着，知道她是在哭的。但是他鑽石一般的在沉默着。

最後，白蘭轉回身來。眼眶裏含着眼淚。

「怎麼？」謝問道。

他自己也抖顫起來，聽見那緊張的，堅決的聲音：

「如果這是真的……我棄絕他！……我蔑視我自己的愛情！」

## 上帝憐我

晚上的時候，杜上尉來到辦公室裏，拿起筆，展開「南俄大元帥府審理兇犯布爾雪維克特務處」的案卷。

他旁若無人的握筆往案卷上直書了數行，然後放下筆，漠然的望着窗上的暗影，把椅子好好挪了挪，就寫起判決案來。

上尉的尖長的鼻子伸到紙上，彷彿一個狡猾的食蟻獸在發掘蟻塚一般。

當他正寫到最後一行的時候，有人謹慎小心的在叩着門。上尉沒聽見。叩門的聲音又重複起來。

杜上尉不想中斷自己的公事，那碧藍的冷眼，霎時間就暗淡了一下。

「請進來，」他終於這樣的說了。

進來的準尉行着舉手禮，帶着那浪漫小說中的惡漢一般的神祕說：

「官長，被捕的奧洛夫遵命帶來了。」

「帶到此地來……請你親自帶來吧。昨天兵士們把這裏弄了一屋子烟氣，我實在聞不慣。對不起，請你親自把他帶來吧。」

奧洛夫坐對待審室的長凳上。兵士起來帶他，但準尉到一個兵的手裏接過一支步鎗：

「我親自帶去！走吧，奧洛夫先生！」

他們到了走廊裏。

「你瞧，多麼體面的衛兵，」準尉羞慚的說：「上尉命令的，」又開玩笑的補充道：「哦，你

不再打算跑嗎？」

「爲着滿足你的愉快，所以我一定早點逃跑吧。」

「哈哈，我老想看一看！……你曉得，我老實說，我的確想叫你這件事情達到目的。我很愛看這樣的把戲！」

奧洛夫笑起來：

「好吧！我一定的！你聽着吧！」

到了辦公室，杜上尉給奧洛夫一張紙和筆。

「我叫你來只費一點功夫。請你看了這判決案好簽字吧。」

「什麼判決案？」

「審理的判決案。」

「就這嗎？……如果我不願意呢？」

杜上尉筆着肩：

「隨便吧！這是手續上的！」

奧洛夫不作聲，很快的對判決案後邊簽了名。

「都有了嗎？」

「都有了！準尉！把被捕的人帶出去！」



剛入到走廊裏，準尉剛才說的那句話在奧洛夫夫心裏波動起來。

一出了上尉的辦公室，他鎮靜一下，抑制着自己的意志。

在這很長的走廊裏，由準尉的房間到杜上尉的辦公室，共有三個轉灣。走廊中間的一盞盞落着塵子屎的電燈，半明不滅的照着。

奧洛夫夫不慌不忙的在準尉前邊走着。走到正對着電燈的地方。

猛然轉回身來……

準尉手中的步鎗落到奧洛夫夫手裏了，轉過刺刀，頂着準尉的咽喉，頂得他一聲不響的拿到腦上。

『閉住口！……一聲別響！……把我引到外邊去，不然就要你的命！』

『外邊有站崗的呢，』準尉低聲說。

『到院裏去！你想着我怎樣逃跑嗎，——請你瞧一瞧吧！』

準尉離開牆。他的嘴唇已經都抖顫了，但是還微笑着。側着身子，掂起脚尖，在走廊裏擱行着。覺得那鋒利的刺刀尖，在背後頂着他的肩胛骨。

閃過了一個轉灣又一個轉灣。幾乎完全黑了，門隙裏暗暗的閃出了微光。

奧洛夫夫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這裏，」準尉說着，攥住門上的手柄。

一瞬間，嘩嘩一聲門開了，明亮的燈光在照耀着。奧洛夫看見一個小小的毛房，馬桶和洗臉盆。奧洛夫還未及悟會起來的時候，嘩嘩一聲，門就隨着準尉關起了。急遽的插上了門門。

只剩奧洛夫一個人在那黑漆漆的走廊裏，這被騙的人不知到那裏去才好。

毛房裏一點聲響也沒有。

奧洛夫低低的罵了一聲，往後退了一步，端起鎗，靠着牆。不曉得由那兒送來一聲開門的聲音，他死死的在原地方站着。

這時他背後「砰」的響了一聲，他扭回頭來，看見毛房的門上有一個透亮的小窟窿。

第二聲又響起來。

走廊的門嘩嘩一聲，一齊都開的響起來，繼續着起來的是一陣亂跑的脚步聲。

那時，奧洛夫舉起鎗，惡狠狠的罵道：

「哈哈，混蛋東西！……叫你死到這毛房裏！」

鐵靜的瞄了準，四顆子彈一齊照着毛房的門打進去，轟然的鎗聲把走廊都震動了。

一個人由背後撲上去，抓住他手。奧洛夫掙脫了，但即時又狠狠的用什麼東西照他頭上打下來，

他倒到污穢的地板上，把下巴狠狠的碰了一下。

沉重的大皮靴到他後腦上踢起來，有的到肚子上打着。

一個人喊道：

「繩子……拿繩子來！」

三個人上來把奧洛夫捉住，一根粗繩子把腳手都綁起來。

將他架起來坐到牆跟前。

「準尉在那裏呢？」一位高身幹的軍官問起來。

「誰知道他！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大概被他打死了吧！誰有洋火？」

「點個火把來。」

「沒有！……到處都沒有！……」

「他在毛房裏！……你瞧，門都打穿了！……」

「哈哈，你這鬼東西！……你把這孩子打死了吧！」

那位很高的軍官由奧洛夫身上跨過去，撞着毛房門。

門嘩噠一聲的動搖起來。

「再用力擡！」

軍官又撞了一下，門門撞壞了，門嘩喇一聲就倒到牆上。

準尉坐在天棚底下的水箱上，盤着腳，一隻手握着手槍，一隻手抓住自來水管子，面色變得死人一般的蒼白，打着牙顫，瞪着癡眼。

準尉的嘴唇在不斷的亂動着，走廊裏的人只聽得連二趕三的嘟囔道：

「上帝呵，可擲我吧……上帝憐我……上帝憐我……上帝憐我！」

「這人發瘋了！」一個軍官說：「準尉！爬下來，倒霉的東西！」

但是，準尉還繼續在嘟囔着，軍官們忽然闖都吃驚的向那亂吵的地方望着。

奧洛夫夫一下不動的在走廊裏靠着牆坐着，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

「好傢伙！……現在連這一個也瘋了！……」

「怎麼一回事？……你在那裏亂叫什麼呢？把準尉由水箱上拉下來！真好！你會想着爬到水箱上！把奧洛夫夫先生給我帶來！」

準尉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兩個軍官把奧洛夫夫架起來，帶到上尉跟前。

「叫他們坐到椅子上！……好了！你們可以出去吧！喝杯水吧，奧洛夫夫先生！」

上尉倒了水，端到奧洛夫嘴邊裏。

他大口的喝了水，又是笑的渾身都顫起來。

「你真是異常勇敢而果決的人！幸虧那孩子聰明，——不然，你一定是逃之夭夭，又要叫魯上校跑斷他的腿了。我一定不會同你二次見面的。你想得實在好，奧洛夫先生！」

「滾你的吧，」奧洛夫罵道。

「不！……我實在……」

桌上的野戰電話機，噼噼的響起來。上尉拿起電話筒。

「可惜，不能夠！」

「聽着的。」

電話筒在耳邊噼噼的響着，杜上尉聽着這溫和的帶着紳士氣的低音，知道這是軍長的準尉副官

何魯朝。

「老杜，狗東西！這是你嗎？」

「我……你這時幹嗎呢？」

「別忙，我慢慢來告訴你吧。馬義發鬼瘋了。簡直好似西班牙競技場上鬥牛的一般，炮火連天的用角在地下亂掙。誰也不敢到他跟前去，把勤務兵嚇得連白蘭地酒也不敢給他送。聽說他要殺人呢。」

「爲什麼呢？」

「老哥，因爲有兩件倒臺的事一齊飛來了。第一，他那位愛妾，你曉得的，就是璽姑娘，今天搗財潛逃了，都想着是同史某逃走的……這真把他氣壞了。第二，就是接到無綫電消息，說柴師在梅莊一帶大敗了，至於老柴自己呢……啊嗚了！……」

「陣亡了嗎？」

「沒有！……據說是被俘虜了。布爾雪維克提議要交換的。參謀長就向馬義建議，要拿你手裏那一塊肉做老柴的交換品。馬義同意了。因此就正式的打電來通知你。」

上尉向奧洛夫夫望了一下。被掃人的眼睛半閉着，神疲力倦的坐在那裏搖曳。

杜上尉皺着眉，對着電話筒簡潔了當的說：

「請轉達貴軍長，照現在情形看來，這提議實難照辦，因爲剛才上尉又向奧洛夫夫看了一眼，

「被捕的奧洛夫還在圖謀脫逃並且想殺害準尉鐵鑿呢。」

奧洛夫站起來。

「嘿，」電話筒響起來：「好傢伙！——可是對老榮怎麼辦呢？」

「再找別的人去交換吧。縱然交換不來，就是「同志」款待老榮一顆定心丸，那麼，實在也不算很大的損失！幾千整套的軍裝再不會被對扣去的。」

「好吧，你說的對……我現在就轉告老馬吧，」何副官說：「你等着吧！」  
上校放下電話筒。

「你對你們的戰友太冷酷無情了，」奧洛夫說。

上尉的碧藍的冷眼，惡狠狠的冷冷的望着奧洛夫。

「我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犯人都都不憐惜的。這只有你們會有的：誰盜竊的越多，爬的地位越高！」

「你這話怕不大對吧，上尉。」奧洛夫笑了一聲。

「或許是如此吧。還是你自己把你的事情弄糟了！」

「怎麼弄糟了？」

『你要不來鬧這一齣滑稽劇想脫逃，這次交換一定可以成功了。現在我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趕快把你結果了的。』

『多謝你！』

電話機又噪喇喇的響起來。

『是……聽着的！』

『是的！……我也這樣想！即刻照辦！是的……是的！再見吧！不，我不去聽戲：我無心去！』

上尉回過頭來，對奧洛夫說：

『軍長決定把你交到戰時軍法處去。現在把你下到幽禁室裏去。我的手續算完了！再見吧，奧洛夫先生！』

## 平常的東西

野戰軍法處開了半小時的會議。

主席上校低聲的同軍法處處員商談着，咳嗽了一下，懶洋洋的讀道：



「N軍戰時軍法處奉大元帥令開：市民奧洛夫，年三十二歲，布爾雪維克黨員，前省非常委員會主席，其罪狀……將被告奧洛夫判決絞刑，於二十四小時內執行。案經判決，毋得上訴。」

奧洛夫淡然的聽了判決案，只簡單的說：

「很願意聽……」

將他下到幽禁室裏了。直到夜裏他平心靜氣的淡然漠然的坐着。

突然間，那排山倒海的思潮，在腦子裏激蕩起來了，他想着乘機在刑場去的路上脫逃。

「有一次在K省就是如此脫逃的……一直由繩結裏掙出來脫逃的……現在好像羊一般的死了太久了……」

他惡狠狠的罵了出來。

在幽禁室內來回踱着，忽然聽見在走廊裏有腳步聲和人聲。門響了一下就開了，手燈的金色的光亮，射到幽禁室裏來。

「你們停在這裏！我馬上就出來……」他聽了這很熟的聲音，一個人就入到幽禁室裏來。那人的面孔背着燈光，當他說出：「奧洛夫先生！」的時候，那時奧洛夫才知道他是杜上尉。

他怒氣沖沖的走到上尉跟前。

「你作什麼鬼呢？你來幹什麼呢？滾你！……」

上尉平心靜氣的把手爐放到地下。

「不多打攪你，奧洛夫先生。口供上有一點我要來請你解釋一下。可是實際上我完全不是爲這而來的。我可以通知你一聲，判決案軍長已經批准了。因爲前幾天被入太多了，惹起輿論的非議，復很的挨了總司令一頓熱罵，所以他只把絞刑易爲鎗斃。但是，這總是什麼也沒改變吧。」

「這有什麼呢？你是來親手執行判決案的嗎？」

「別來挖苦我吧，奧洛夫先生。我完全不是爲這而來的。我說的請再給你重復一遍吧：由我的觀點看來，你只有死。我本來很可惜的是你同我們那位屬公肥私的老柴沒有交換成功，不過要是讓這樣的敵人活着——的確是政治上鑄了一個大錯。現在你的命運是注定而不可挽回了，但是你想一想：我允許要把你的死刑減輕一點。我復不願意叫你做那士真的鎗斃子……拿去吧！……」

上尉伸着手，一個小玻璃瓶閃出了兩星微光。

氣憤不平的奧洛夫，突然抓住小玻璃瓶。

他倆都默然了。上尉點了點頭。

「別了，奧洛夫先生！」

但是，奧洛夫夫走到他跟前，把小瓶又還給他。

『我不用！』他用那鎮靜而高大的聲音說。

『爲什麼？……』

『哦，杜上尉！你的盛情我應該十分的感激，但我不用他。我要失了手，落到你們這窮凶極惡的虎口裏，而不能完成我所擔負的黨的事業，我更沒有權柄再去損害這黨的事業。』

『我不明白！』

『無論什麼時候這你是不會明白的！而且，這是多麼平常的東西！我把所擔負的事業破壞了，

——現在我當以我之死去改正我的錯誤。你想叫我無聲無臭，平平淡淡的去死了嗎？不給你們的劍子手以最後的滿足嗎？我不知道你爲什麼這樣做！……』

『你想不到這是憐惜嗎？……』上尉打斷了他的話。

『就讓是如此吧！……這對我個人說，的確是不錯。可是，上尉，我們有我們的心理。此刻我想的不是我個人的事情，而是我們的事業！我的鎗斃就是引起破毀你們那腐臭世界的導火綫。牠要發起那滔天的憤火，來爲我復仇！如果我要無聲無臭的死到此地，人一定要說我不會做工作，要說我怕死刑，所以就好像懷孕的女學生一般，服毒自盡了。我活爲黨，死亦爲黨！你瞧，這多麼樣平常的東

西！」

「我明白，」杜上尉鎮靜的說。

奧洛夫在幽禁室裏來回踱着，又到上尉面前站住。

「杜上尉！你是一個形式主義者，對於法律的虛文一點不肯苟且的。你是一個只講虛文的人，是一個空架子！可是一方面你又是一個很堅決的人。有一件事情對於我是萬分感到不安的……我說過一句話……那句話，我怕我的同志們想着我是自願的投降你們了……我怕他們鄙棄我……我就怕這！……你明白嗎？我怕！」

上尉默然的往地下擰了擰鼻涕。

「我沒有招……但是……這裏有我寫的兩葉！這兩葉一切都解釋得很明白。把牠附到我的口供上吧。將來這城市再入到我們手裏的時候……你明白吧？」

「好吧，」杜上尉說：「給我吧！雖然我不能照你那樣所想的那樣的樂觀……但是……」

他接過兩葉，仔細疊起來，裝到身上的衣袋裏。

奧洛夫走上前去。

「不……不！我不給你！……」

上尉微笑着躲閃了一下。

「別怕，奧洛夫先生。我們是站在兩極端的人，可是我有我檢查官嚴守祕密的道德和我的私德。」

奧洛夫忽然轉回身來。氣消了，他不願把他心裏的感動表示出來。

「我不謝你！……走吧！……上尉，趁我還沒得打到你身上，你快走吧！……我不能再看你了！」

「你知道，」上尉低聲的圓答道：「我只希望：我將來要為我的事業而死的時候，也有這樣一副鑽石的心腸！」

他由地下拈起手燈來。

「別了，奧洛夫先生。」上尉站住，彷彿害怕似的，在那黃黃的燭光的餘波裏，奧洛夫看見了他伸着的憔悴的上尉的手掌。

他將他的手藏到背後。

「不……這個是不能夠的事！」

上尉的手掌在抖顫着。

「爲什麼？」上尉問道：「或者你怕這也對你們的事業有損嗎？可是這個你們的同志不會知道的！」

奧洛夫笑着，緊緊的握着他那細細的手指。

「我什麼也不怕！別了！上尉！願你將來也得一個好死！」

上尉出去到走廊裏。

暴氣好似無聲的瀑布一般，傾瀉到幽禁室裏。鑰匙下到鎖裏，彷彿撥鎖機似的，砰然一聲，將門鎖起了。

# 兩個朋友

賽甫琳娜原著

柏吉略真是一個冒險的好漢。同他交朋友是不錯的，有時候他細聲的哼着：

「我們孩子們好像刺繡，

靴筒裏裝着小刀子……」

哼着就高興起來了。雖然他沒有刀子，也沒有靴筒，但是太太們也都拘束他。他所有的不過是被風吹着的赤腳和骯髒瘦的皮膚上起些雞皮疙瘩的皮膚傷痕而已。

一切的隨便應變的話他都知道。一個穿白鞋的青年夫人從他跟前過，他就低聲的慢慢的呻吟道：

「行行好吧，太太。我母親病了三天了，家裏還有三個孩子呢。」

她不給錢，得得的就坐他跟前跑過去了，他就很很的罵了她一聲。她只是斜着眼睛向周圍環顧了一下，看當她走過的時候有人聽見沒有。如果來了一個人，看着他的服裝和神色是在蘇維埃政府



辦事的，他就用別的法子行乞了。他就很清楚的帶着粗野的聲音說：

「同志，給我個錢買饅吃吧！」

可是如果有人要問道：

「你從那來的？爲什麼要飯吃？」

那些娓娓動人的謊話，他立刻就可以編出一套來。不過現在很少有人問他了。在孤兒院沒有地方了，別處還有什麼地方能够把他送去呢？柏吉喀的眼睛離遠處望着是洋洋自得的。世上什麼他也都明白。當示威運動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前面的第一個。並且他向一切人講解道：

「窩洛夫斯基同志被惡人殘殺了。老實說，他是列寧的第一個同志，是頂第一的一個無產階級者。英國克爾白黨把他殺害了。」並且他還吹大氣說：「宣戰吧！我們要對他說：宣戰就宣戰吧！」

雖然他是不大很識字的人，但是他什麼都知道。同柏吉喀交朋友實在是不錯的。不過很少有人同他來往。他常常總是一個人跑着。安得列早就想與他結交。不過沒有做到。可是近禮拜來就達到目的了。現在柏吉喀第一個同志就是安得列。從此也就有這件事情發生了。柏吉喀到市場去作生意，安得列在他後邊跟着。柏吉喀很矮，他說他十二歲，可是只像有九歲大。小而且瘦。鑽到人縫裏就看不見了。安得列找了又找，在人縫裏用頭鑽着，用肘碰着，在市場裏找了兩三兩，可是究竟沒有看見柏吉

喀。忽然有一個女人吵起來了。安得列到那吵的地方去看，他瞪着眼睛看，那位太太站着，抖着自己的衣服。指着衣兜說：

「就這一會的工夫……錢包放到兜裏就這一會的工夫……這不是，這隻手拿着買的東西，右手還拿着手帕……一會的工夫……不過一會的工夫。唉，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鄉人，村婦，過路的和做買賣的人都擁擠到她跟前了。

「在衣兜裏……在衣兜裏裝的膨脹騰的……他不想偷也由不得不偷了！真糊塗！」

「難道就可以這樣放錢麼！」

「錢放到兜裏頭，那麼手就不要再伸出來了，不小心的東西！」

「要得找一找！」

「找吧！……」

安得列往前頭鑽着。

一位愁眉不展的先生，戴着黑帽子，扭着黃瓜種的臉對着安得列道：

「那大概是偷東西的。要得把小孩子搜一搜。一切的小孩子都應當摸一摸。」

「喂，把小孩子逮住！看看兜裏。」

「可好！這樣的小孩子去偷你現在還在這裏等你來逮他的！」

「真優極了，快些把大人搜一搜吧，現在的小孩子是老有經驗，很聰明的人了！」

安得列扭回頭來，向左右望了一望。雖然不是他偷了，但他覺得很害怕。往後退着鑽到那位愁眉不展的先生的肘子下。他就抓住他說：

「站住！這一個爲什麼跑的？」

安得列逃脫了。做買賣的女人都擠來搜他，什麼也沒有搜出來。就很很的擰着，打着他。

「大概他已經轉給他的朋友拿走了。」

有一位姑娘干涉起來了。帶着可憐的細聲說：

「你敢打小孩子！叫巡警來！叫巡警來！」

安得列怕打他的那個女人比怕巡警還利害。他止了哭，用力從那女人手裏跑出去。

女人和姑娘就口角起來了。安得列雖然流着鼻血，但是在巡警未來以前已經走去了。失了知覺似的跑了兩道街。後來坐到籬邊跟前歇着就哭起來。滿臉塗着眼淚和鼻血。臉上弄得不像人形。哭不哭不打緊，應當打算弄點吃的吧。慢慢的跛行着到火車站去。到那時柏吉喀才碰見了他。

「喂，傻子！等一等！找死了都找不到你。到那跑的？」

「到火車站去。」

「把臉拭一拭吧！把鼻子拭一拭。真是好漢子！誰給你過不去了？你爲什麼從市場跑着？你知道你沒有偷東西，那你就同別人一齊站着好了。你站着也帶着呵呀，呵呀驚嘆的聲氣就好了。等一等，我去給咱買東西吃。」

當他們坐在車站小花園邊時，柏吉喀就說：

「這是我把那繡給女人的衣兜灌了海。爲着我人家把你打一頓。」  
他快活的低聲笑着又說：

「你跑什麼呢？雖然是我偷了東西，但是我還在市場裏逗遛了一會呢。吃吧！不要緊，俗語說：一個挨打的能當兩個不挨打的。」

從那天以後他們兩個就做起買賣了。

那時他們就買些紙烟和葵花子，做起生意來。不過做的不多久。柏吉喀真是一個冒險的好漢。當有錢時就喝啤酒，買糖，買香腸吃。把錢賭花完了，又要起飯吃來。擴光景到了。在城外夜宿的時候，柏吉喀和安得列就叙到他們的將來：

「最好是積點錢到冬天儲買賣，冬天要領真困難。最要緊的是沒有房子，沒有衣服是很冷的。去

年冬天我到火車頭上睡覺。一個司機師答應我的。早上起來，滿臉的煤煙。跑去要飯時，人家不讓進門。都說：從那來的這樣不成人形的東西。最好是到那能够偷個一兩百萬盧布，我們的生意就可做起了。你沒有見那位斜眼的我們的同姓嗎，他連房子姨太太都有了。可是他比我還小呢。」

他對於安得列齊齊都問過了；他的父母從前是幹什麼的，怎麼樣流落到遭城裏，可是關於他自己，却一句也不提。

有一次他們向一位做著領子的粗脖子先生要著道：

「給——給個錢買饅吃嗎……」

那位先生氣的隔著綢衫子肚皮都顫了。同他並排走的一位穿白衣的太太大聲說：

「這麼多的要飯吃孩子！每個轉灣的地方都是的。這都是犯人的候補者。這些蓬頭破衣的孩子們，真是國家的大危險。」

柏吉喀在他女人後邊跟着，低聲用各種各樣的話罵着。後來他們兩人就走了。當他們站着休息的時候柏吉喀就說：

「不好。從前我的父母都餓死了。」

「可是你還沒死嗎？」

「不關你的事。」

他去和那門口站的穿短褲的小孩子開玩笑：

「男孩子，爲什麼帶着小姑娘的髮辮！……」

一個五六歲的大家的小姑娘的聲音道：

「我並不是男孩子，是小姑娘。我叫娜加。」

「小姑娘？可是爲什麼穿着男孩的褲子？」

「因爲太熱。夏天可以穿男孩的衣服的。」

柏吉略帶着很贊同的口氣說：

「可以。你母親在家嗎？」

「沒有，同娜絲加到市場去了。祖母在家的。可是你母親在那裏？也是到市場買東西去了嗎！」

「也是到市場去了，去偷東西去了。喂，去給我們拿點饅吧。不過你莫說是給我們的。你就說你

自己要吃的，或者說是喂狗的……」

小姑娘實在拿些帶油的麵包和饅饅來了。

於是他們就坐下和她玩起來了。很有意味的小姑娘，滔滔不窮的談着。把他引到院裏看小狗。和

小貓在一塊玩着。

當太太和丫頭進到院子了，他們還沒看見。

『娜加，你同這誰？姥姥在那里？這叫她看的什麼孩子！這是那的小孩子？』  
她戴着帽子，仔細的看着他。

『你從那來的？』

娜加對她母親說：

『他母親到市場偷東西去了。讓他來同我玩來了。』

太太笑的格格的说：

『怎麼？……什麼？……到那裏偷去了？』

一轉眼，他連爬帶滾的可跑出大門了。在這一天沒有要來東西吃。第二天吃了一點。柏吉喀煩起來了。或者是因爲天熱吧。

『唉，生活呀！比狗的還壞。到那裏去偷點錢才好……』

第三天他一個人從墳院裏出來。到街上碰見安得列的時候也沒有停留。他不過走着告訴安得列

說。

「今天夜裏我有一點小事情。我定好了……你明天早上在我們昨夜睡覺的墳院裏等着我。」

「可是我呢？」

「我給你說叫你等着，你太弱了，不行！」

於是就走開了。安得列從早上等到午間沒有等着。

又是幾天過去了。再沒有見到柏吉喀。一個禮拜都是苦悶着。他每天晚上都到墳院裏去喚着：

「柏吉喀！……柏吉喀！……」

喚不應。秋天到了，不能到墳院去了。後來遇機會進了孤兒院，把柏吉喀就忘却了。不過沒有全忘完。夜間不時的在心裏想着：

「柏吉喀到那裏去了？」

他想起母親的時候不哭，想起父親的時候不哭，可是想到柏吉喀的時候真是要哭了。

在籬牆上留着一片還未被風刮落，未被雨沖去的報紙，上面印着小字，不清楚的，誰也不注意的

一個新的搶案失敗的消息。

「……兩方面放着鎗，強盜逃跑了。在互相放鎗時，打死了一個強盜，是一個年青的犯人。」



犯

人

蘇聯

賽甫琳娜著

在車站上把他捉去了。他是在一個女作生意那里買吃食東西的。這種家常便飯一般的逮捕碰着也是快活的。他隱着那帶鎗的灰衣人就問着：

『往那帶的，同志，往縣委●帶呢，往省委●帶呢？』

那兵就唾棄道：

『呵，老行手！看你像一切都見識過的。』

帶到縣委裏，後來又帶到省委裏了。在省委的司令室內安安穩穩的坐到地下候着班次。在審問的時候從容而快活的回答着。

『叫什麼名子？』

『叫格里沙。』

「那一省的？」司令官厭惡而怠慢的問着。

「遠着的。現在連路也換不着呢。在伊凡諾夫——邁尼仙省呢。」

「你怎麼弄到這西比利亞來呢？」

「西比利亞算什麼！再遠些都到過的。」

說着就做然的環顧着在場的人。

「什麼小鬼從那伊凡諾夫——邁尼仙省把你弄來呢？」

他沈着的辯正道：

「不是小鬼，是火車。」

兵士和其餘的人們都哈哈的笑起來，鋼筆在紙上寫的吱吱的響着，那司令官往地下吐了一口就擡  
當回答了。

「同志，是火車把我帶來的。是美國人的。把聖彼得堡的小孩子和教員都帶來逃難來了。是他們  
的紅十字會帶來的。那不關我的事。總而言之是美國人。大概列甯替我們拿錢叫他們帶來養活我們  
的。可是在這兒又遇着白黨苛爾卡克。有些前去了，有些死了，我落到孤兒院裏又跑到鄉裏去了。」

「你在那里幹什麼？」

「在一個神甫那里當做活的。你別瞧我瘦。幹起活來是不弱的！」

「呵，你是自願的到苛爾卡克兒幹活的嗎？」

「幹了一點就跑了。」

「你怎麼自願的去到那里呢？」

「當紅黨來的時候，大家都跑了，我也就跟着他們跑了。可是誰也都不要我，我於是就鼓着勇氣去了。」

「你爲什麼見紅黨就跑呢？你怕嗎？」

「呵，怕……有什麼可怕？我自己也是紅黨。不過大家都跑了，我也就跑了。」

兵士們都又哈哈的笑起來。司令官叱着他們並且吩咐道：

「搜一搜。」

就滿不在乎的給他搜着。慣了的把兩手伸起來。那枯黃的童年的面孔上一雙灰色的大眼睛在快活的閃着光，炯炯然如太陽光輝一般。那飽經飢餓的面容，髒乾草色一般的亂髮的竅頭，都弄得不像人形了。到他口袋裏搜出了好多錢，帶銀夾的紀念像片，一斤茶葉和幾尺布。

「這錢是你在那弄來的？」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作生意賺的。』

『你作什麼生意？』

『賣雪茄烟，煙捲，再不然偷偷摸摸作點什麼三隻手的買賣。』

『呵，狡猾的東西！』司令官說，『你父母在那裏？』

『爸爸在德國大戰的時候打死了，媽媽又生了一個小孩子，把我安置到美國的紅十字車上，她帶上小孩子又新跟了人不曉得到那兒逃荒去了。』

那光亮的眼睛釘着司令官，他搖着頭想說：『倒霉的！』可是被格里沙這麼一看，把他的話打回去了。他笑了一下，搔着鬍子說：

『你在荷爾卡克那兒幹什麼？』

『沒幹什麼。報個名就又跑了。』

『你是紅黨嗎？』司令官就想起來問道。

『紅黨。讓抽口烟吧。』

『抽烟是該打的。抽你的吧。你多大了？』

『十四了。是格里戈里聖日生的。』

「你還記得你的生日嗎？你紀念他幹嗎呢？」

「我把他寫在我父親的靈牌上的。我紀念他，他在天上知道了很安慰的。母親忘了，可是我格里沙還記得。」

「你想他還在天上的嗎？」

「你說他在什麼地方呢？靈魂一定要在什麼地方漂蕩着呢。他是離了人的肉體的。」  
司令官的眼睛朦昏起來了。

「好吧！把你押起來再說。」

「到獄裏下嗎？好吧。在這里吃的不會好的……呵，好吧。坐一坐看吧。再見吧。」

省委的人好久都沒有把格里沙忘掉的。

不久童犯委員會就由監裏把他提出來了。他覺得在這里比在省委還壞些。那兒的人嬉嬉笑笑的很快活的。這里都只是叫苦，連醫生也癢苦了半天。

「這人忙的幹嗎呢？」格里沙奇怪起來。「把我的頭和手指都量來量去的量着。大概誰作出亂子了，來偵察的吧？這顯然的量着我的頭比着去……」

光着身子好久這樣的看着真不好看。在澡堂裏都洗乾淨了，可是醫生還是這樣的細看着，指着給

格里沙說：身子很髒。後來又儘管問着些不體面的事。不好。看出來格里沙作過好多回手淫。關於這些別提好了。想起是要惡心的。再不想作這些了。當他從醫生那兒出來的時候，滿臉都通紅了，眼也無光了。

晚上到了孤兒院同那些童犯在一齊又快活起來了。誇獎着飯說：

「喂，這可不是在蘇維埃飯廳裏吃的粗飯。給牛奶吃，給甜稀飯吃。給肉湯喝。也罷了。」

夜裏不好。孩子們吵着，教員也嚷着。又想起那位醫生。格里沙好久不能夠睡着。奇怪起來：

「真糟糕！就不慣枕頭。枕着睡不着。」

整夜裏就此半醒半睡的愁悶着。有時恍恍惚忽的夢他母親用梳子給他梳着頭說：

「你長大了，小格里沙，你長大了，小骨頭！你長的不小了，我們休息休息吧。你也會賺錢了，

你別掛念你爸爸媽媽吧……我的小骨頭！」

就親着他。

奇怪！一睜開眼睛，電燈在天棚上照耀着。他知道：這是孤兒院。連母親的影子也沒有。可是他覺他的頰上是親過的。想哭。叫了一聲，覺得他不小了，又止了哭，翻翻身子就睡去了，後來又夢見醫生，想起女人。又想惡心。又傷心起來。想祈禱，連婦孺盡知的「我們的天父」祈禱文也想不起

來，其餘的更不知道了。就這樣的輾轉反側的苦悶了一夜。

日復一日的過去了。過的還可以，不過乾燥得太狠了。早上吃了東西就到一個大廳裏去了。讀起書來，盡是讀些乾燥無味的東西。有些孩子很好有些孩子很糟糕……最好是到他頭上給他兩下子！女教員在來回的走着：

「孩子們，來唱歌吧，來玩吧。呵，都站一個圈來。」

都起來了。在廳裏同小姑娘們都站起一個圓圈來。小姑娘們都細聲的一齊唱着那些小松樹，小兔子，小麵包。手還來回的舞着，頭也兩旁的搖着：

「在那深淵兒上邊……」

才上去倒怪好玩，後來又够了。頭也不是官的。他搖着搖着就會搖够了。最好不過的是國際歌，好聽的不懂的字句。像大人唱的。弟兄們，這個不是叫你們唱那小松樹！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好！每天叫唱着，也够了。最好是自己高興唱的時候就唱一下，不高興就算了。茹兒因為唱國際歌還換了一個嘴巴。他是資產階級人家出身的孩子。他的娘還給他送點心吃。有一回茹兒就給格魯沙說：



「你喝；起來，全世界的猶太人！」

格里沙是紅黨。他知道：猶太人也是人。這話是挑撥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惡感的。於是就給了他一個嘴巴。從那時他就煩悶起來了。他是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可是女教員芝娜同康斯坦丁都稱他是流氓。當公家的布衫失落的時候，就質問他們三個人，說他們三個人是做過賊的。格里沙奇怪起來：

「昏腦袋！我在此還偷什麼呢？此刻吃的也很好。什麼賊？如果你自己沒有吃的，你自己就要偷呢。當我跑的時候我就偷呢。」

他決心了：跑吧。最頭堪的是乾燥。說教我們學手藝的，可是不教。光說沒有工具。這切紙細工整天切着紙也切討厭了。格里沙把他切的紙都粘起來，貼到毛房的牆上，用鉛筆到下邊寫道：

「此處是格里沙專治尿鑿肚子痛的藥房。」

歪歪扭扭的寫的誠然是不大好，可是很清楚。從那天以後教員們就不愛他了。不愛就儘他去。那紅毛的康斯坦丁只會彈個六絃琴和照相。他把一切都照了相，可惡東西！缺德！他不敢同人打架，可是他的眼睛釘着人好像蛇一般的毒。看着一切人，彷彿在閉着看誰抽烟。自己站到房裏窗子跟前抽烟，可是對孩子們說：

「抽烟是不應分的。」

抽煙是壞事。有些都不抽了。不抽也不想抽了。可是當康斯坦丁把大家叫去問誰抽煙的時候，那抽煙的慾望突然就起來了。芝娜的蜜嘴稱呼一切孩子爲小寶貝。撫摩着他們的頭。其實不愛，可是她去摩着。拿那蜜一般的話去動他們的心。

「這不好，小寶貝！叫你們在這裏煖煖和和的，給衣服穿，這是愛你的，小寶貝！紐子應當都扣起來，頭常常梳。你已經長大了。你想聽，我給你讀書聽好不好？你畫吧。」

好甜蜜的妖精！又來麻煩我填表了。天天來填着這孩子們愛什麼，喜歡什麼，愛什麼書等等的表。格里沙又惱起來了。在最後一次他什麼問題也沒有答，只寫道：

「我什麼也不喜歡，什麼也不愛。」

她奇怪起來了。低聲笑着，擷着嘴拉着長腔低聲說：

「唔——唔，我不愛你！這樣冥頑不靈的孩子。」

不愛去你的吧。愛你的茹兒去吧。他的紐子都扣的也整齊，也會給你畫表。可是一避過險，他的不能見人的下處都弄出來了。小姑娘們都下賤。都跟着芝娜妖精一般的用那細嗓子學着甘言蜜語的話。偷着問些男孩子幹些無恥的勾當。門甲還好。唱着哀歌，愛看個書。可是她白蠟似面色，咳嗽着，太弱了。格里沙也不會同她說過話。害拘束。一看小姑娘們就不愛。格里沙是誰也不愛的。一切

他都反對的：連那寢室和那一色的氈子，飯廳和新木桌子，一切都反對。跑吧！他們的孤兒院是在一個尼菴裏的。在一個高院牆裏邊的。門口有站崗的守着。格里沙就推想道：

「對了。我們是犯人。這就是了，是童犯。對的！士話都叫小偷，叫賊；官話就叫犯——人！」

他愛這個名詞愛「凶險歌」一般。格里沙覺得他是犯人，就對那站崗的驕傲起來了。想逃跑，可是此刻有站崗的看着呢。

春來了。一到院裏那春愁就湧上心來了。嗅覺好像狗似的，一聞就想飛出去。陽光在煦照着。雪也鬆軟了。小溝渠也搗開了，清水在薄冰之下流動着。雪車在路上也不會「格吱格吱」的響着，只會「嘯此嘯此」的響着。馬蹄子也不會「光嘯光嘯」的響着，只會「嘯渣嘯渣」的響着。裸體的樹枝在樹上浴着春光。秋季有死了的黃葉在上邊顫動着，冬季有白雪在上邊覆蓋着，現在一切都顫動了。在這如經天病的嚴冬之後，那輕細的枝兒又恢復生氣了。都盡情的呼吸着春氣。祈求着天上的甘露。孩子們整天在街上簾下熱熱鬧鬧的頌揚着春天。呵，真想跑！……如果讓我們自己在院裏玩的時候很不錯。可是要同教員一齊到院裏唱歌玩耍的時候就不想去了。擲紙的遊戲到也可以。

尼姑們在這院裏住的。把她們擠的很窄狹，說聲可是還沒有搬呢。早晚她們在悵然的撞着鐘。黑姑的黑影由那小屋裏出來慢慢的蠕動着到菴裏去。菴是在院子的角裏，正當通到街上的門口。

老尼姑都走着，可是都不像活人在走動的。也不像白天到外邊或麵包坊去的時候走的那樣快。他們好像潑婦似的，同那些孩子們在破口對罵着。孩子們也嘲笑着。往井裏吐着唾沫。有一次尼姑巷的大門開了，小孩子們都朝着裏門喊着：

「列寧，特羅次基，蘇夫納爾關母！」

尼姑們到省教育廳告去了。從那時就起了爭端。生活就也有趣了。

● 蘇委，即蘇非常委員會的縮寫。省委，即省非常委員會的縮寫。即現在之國防局。

● 蘇夫納爾關母，即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縮寫。

二

陽春把殘雪盡消。小尼姑的門也開了。巷內的空氣也新鮮了。空氣自由的流通着，巷內大齋誦經哀禱的聲音也隨着空氣流到院裏來了。那哀禱着唱清求入天國的歌音也聽見了。尼姑們不時的緩步到巷裏去，長久的念着懺悔歌。這春光明媚的時節，幽靜緩步的尼姑，大齋哀禱的詩歌和遺熱鬧歡樂的春日的街上都成了增加格里沙苦悶的資料了。教員們也都是興蓬勃無如而不自得了。格里沙學着一切的功課。端端正正的成天的坐着。眼裏只表現着索然無味的神氣。安然的過着。夜間醒來的時候想

着自由。偷跑是很難的。六個大點的孩子把老尼姑偷了就跑了。可是又把他們捉住了。他們就暴動起來了。他們都快成人了。把他們送到野營裏作工去了。其餘的人看管的更嚴起來；站崗的，暗探和教員也加增了。不過有機會還是能跑的。

孩子們與尼姑的爭鬥益劇烈了。在這樣沈悶的光景中，這爭鬥算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他們在這死寂的禁錮中唯一的消遣。這里又從獄裏送來了五十個小孩子。尼姑是必須要搬出去了。在城邊附近，在河那邊給她們讓出了一座很大的兩層的樓房。讓她們搬去。尼姑們溫順的接受了當局的處理。只請求允她們到這菴裏做祈禱。可是口裏低聲的不斷的發着怨言。

每天早上都有農人的車子停到這很高的尼菴牆外邊。有時停着兩三輛車子。那些鄉下老和老太婆們都縮頭縮腦帶祈禱的神氣到尼姑菴跟前來。很和氣的同那站崗的說着話，很快的由小門裏進去了。院裏有人大聲的向他們喊着：「同志」，「孤兒院」，「犯人」。尼菴是在院裏深處的。他們由那些孩子跟前經過的時候，那些孩子們院裏彷彿準備好了問題等着他們似的。他們去到那後邊的小屋裏。那兒有聖像和溫柔的聲音。尼姑們同他們談着。有時候老尼姑簽字的時候就這樣簽道：尼菴勞動公社社長葉夫斯多麗亞。菴內開會的時候，她對那善男信女們勸道：「一切權力由於神。」她又說她的一位朋友亞斯達從前有兩個電影院都捐到菴裏了，現在他在黨職工會作事，還不忘神恩。

「尼姑要搬家了。」

報信的跑着到各處信神人的家裏跑着說。

「尼姑要搬家了！」

「尼菴要改成戲院了……」

「聖像上的祭衣要撕去了……」

「祭壇都成了省委主席的寢室了。」

「老尼姑帶到省委拷問去了。」

這消息由這些人家裏飛一般傳到尼菴附近的市場了。在尼姑搬家的一天，老太婆們都坐到車上畫着十字。一個賣白菜的女人急急慌慌的把三千盧布●也少得了。就怨恨的咕咕呱呱叫罵着：

「老齋公，老神仙，他們怎麼不病死呢……把錢往我手裏一攙就跑了！不給够我！鬼共產黨……」

……都是猶太種……！唉，你看，他們好像鬼一樣，見不得神的……老齋公……老善人……到那去呢……！

……他們總不會好死呢……這些不信神的……！……我看看是一個人，扭過臉來可不見了……給錢不給够……！

……我記着你的臉的，記着你的這大眼睛的……！……你總不會得好病死的……！……」

男人是不大說話的，可是市場已經收攤了，他們還沒有散去。巡馬到尼菴跟前跑着。

尼菴不遠的跟前停着給尼姑們預備的車輦。大門也開了。站崗的在門口站着。這消息密電一般的傳達到各處了。人山人海的人們都一齊湧來了。老尼姑的眼睛由頭巾下露出來很注意的望着。到門口停着脚步，高高的身材很壯重的站着。從容的到門樓下神像跟前磕着頭，老太婆們在人羣裏哭着。老尼姑到車跟前又向四方深深的鞠了躬。她的面容好像古神像一般的莊嚴。黑影的尼姑們在她後邊慢慢的蠕動着。老尼姑勸一下，一切的尼姑都學着。黑影的悲哀的尼姑在這清光萬丈的春日裏蠕動着。一個女人哭着撲到尼姑跟前：

「齋公！老善人！請寬免我們吧！」

後邊跟着又來了一個。聲音更高的哭着：

「從尼菴裏把你們往那里趕的？」

第三個一直撲到老尼姑的馬腿跟前。把手裏拿的老公雞也放跑了。

「到神前別說我們的乖話吧！別說我們的乖話吧！」

女人們都哭天喊地的大哭起來了。街上走路的人也向着這哭聲跑來了。騎兵帶着公文把馬打的飛快的奔來了。好奇的在站着。女作生意人菲拉多把一車小麵包也擲了，跑到他跟前說：

「爲什麼罵信神的人？總有你受的呢！……不久神總會罰你的！」

人羣在蠕動着。女人在哭喊着。男人在喧鬧着。

「不讓他們把尼菴糟蹋了！」

「尼姑們妨礙誰了？擾亂誰了？」

一位蒼白頭髮，從前教會學校的教員突然的在車跟前冒出來，破着嗓子叫着：

「信教自由在那里？政府允許的信教自由在那里？」

人羣都喧鬧着：

「沒有公理了！」

「到列寧跟前告狀去！」

「地方官太橫行無忌了！」

「不信神的！怎麼沒有人到猶太教堂裏撒呢！猶太鬼，耶穌教的叛徒！」

「哈哈！是的！也沒有一個人往清和寺和波蘭教堂撒呢！那些叫化子孩子都怎麼會往斯拉夫尼菴

裏撒呢！怎麼都光信斯拉夫教堂呢……別的什麼教堂都不佔呢……」

這些小叫化子成羣的喧鬧着由院裏出來了。睜着圓圓的眼睛各處張望着。都高興的沈醉於這尼姑徽家的熱鬧中了。他們好像小狗一般的在人羣裏鑽着。格里沙的苦悶和偷跑的心情早已忘到九霄雲外



了。灰色的睛珠在閃着光，笑的腦袋都兩旁的搖着：

「好玩！……老太婆們在村婦罵街似的咆哮着。男人的臉都紅着。尼姑們都黑木偶似的到處碰着頭。嘴唇在動着。」

「好一個被欺負的！」

格里沙飽飽的吸了一口氣到老尼姑跟前大叫着：

「好混蛋的黑尾巴！」

老太婆們都轟然一齊罵起來了：

「小狗仔子罵起老善人來了！」

「老王八羔子罵起我們的老齋公來了！」

都想要來打格里沙。姑媽的就抓住他的衣襟捧到尼菴的牆跟前。他在那兒喘着氣，看着熱鬧。一個人往院裏喊着：

「打電話要命令去！」

這件事情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巡馬各處的跑着：

「都散開吧……散開吧……」

「閑人們都往後去……向後去……」

一個尼姑跌到地下哭著。馬兵到她跟前跑著。

「上車去吧，老善人……上車去吧！提著衣裳上車吧！我來引你上車吧！……」

一個很滑稽的玻璃匠在人羣裏笑著說：

「好傢伙！你這武吊膀子的偷偷的也溜來了。」

又有人很快的也接著說：

「格格……咖咖……尼姑也吊上膀子了……」

「吊起膀子了……格格——咖——咖……」

「死鬼！笑死你們……我們的老善人！……可憐的老善人！……」

「唉——唉——……老東西，再哭一鑿賞你兩個錢……」

「流氓！該死的小狗仔子！」

「唉，不同他們罵了，走吧，梅尼。」

「格——格——格……」  
「走吧，梅尼」。叮叮噹，叮叮噹，看人家多麼會擺浪……好姑娘呵……

「你瞧，尼姑們在檢東西呢。」

「出去提着包袱，後邊拉着箱子。」

「老尼姑床下埋的一鍋金子找出來了。」

「還有一百尺布呢！」

「你想他們有什麼可憐呢！又不是把她們往街上趕呢。祈禱念經在那兒也可以的。不是嗎，  
霞？」

「我是共產黨，我很贊成省委的處理。」

「我雖不是共產黨，可是我很明白他們。小孩子沒處安置。我明白。」

「能把小孩子都弄死了嗎？她們在這兒住着到舒服，可是小孩子都睡在街旁籬下呢！」

「那些無依無靠的孤兒……能把他們推到井裏淹死嗎？」

「唔——唔閑人都走開吧！……走開吧！……都往後退！」

尼姑們提著衣服。匆忙的收拾東西。聖像也失掉了。人羣在喧鬧着。給尼姑們表同情的話也聽不見了。格里沙就偷偷由那牆跟前擠到人叢中溜出去了。

● 國內戰爭時每千盧布值幾枚銅子或幾角錢而已。

● 黑尾巴·指尼姑頭上所披之黑巾，後邊拖到背上如尾巴一般。

三

一個人在車站上談着他曾經到過了多少城市。他說：「我的命運是這樣的不安。」那時格里沙就笑起來。可是當時不明白。現在他想起這句話來與他自己很相合：

「我的命運真是不安！」

孤兒院的孩子們現在恰好是吃麵包和喝茶的時候了。可是格里沙現在滿街上走着，聽着自己的肚子在咕喇咕魯的響着。再回去吧，總不願意。可是肚子是說不服的。一天兩天的忍受過去了，苦的只是肚皮。吃食東西呢，已經嗚呼了！一切都吃得淨光了。他們六個人藏在墳院裏。有五個人是同一個車夫把省教育廳的儲藏室偷了就由待候室偷跑出來的。格里沙就去找着他們。他們就在墳院裏安置窟窿了。那幾個身上是有錢的，格里沙就把他的小衫和外邊的褲子賣掉了。人家給他一點找頭，他又把他的官綿襖也換成壞的了。這些錢統統也都吃完了。白天安然的滿城裏逛着。該去找誰呢？新的孩子們天天往這里來着。難道他們都想學壞的嗎？

「你是誰？從那來的？」

走路的人們連睬都不睬他！都去忙自己的去了！

現在的天氣也變壞了。格里沙站到蘇維埃飯店門口裏，誰也不給他飯票子。在孤兒院的時候沒有飯票子還給他東西吃呢。可是現在不但不給他東西吃而且還要把他往外趕了。那飯店大概是歡迎什麼農工監察員的。他又進到別的屋裏去了。

「給點吧，行行好吧……我父親打仗死了，媽媽害病在醫院裏病死了。」

人家在後邊將他往外推着說：

「走開，去找你們××黨的委員們去吧。他造出你們來讓他們去養活吧。」

格里沙奇怪起來：

「難道我是那委員們造的吗？是我父母造的。怎麼能够賴人家造的呢！讓你去嚼你的牙巴骨吧！總是想吃飯。飯店都已經關門了。唉，好倒運的你呀！」

站在門口裏一個小回子也挨了一個耳巴。可是他很機伶，就伸手到那人的肚子上敬了一拳。喘着氣就跑開了。

「同志……給一點吧……」

「滾開。這多的窮孩子，怎麼都不病死呢。」

「走了，揮着皮包走了！你這大屁股的懶吝鬼！」

一個賣紙烟的小孩子到他跟前來了。

「多少錢一合？」

「滾你的去吧！這紙烟不是你吸的。」

格里沙眯縫着眼睛。

「哈哈，好大的眼珠子！或許我有一萬元呢？」

「一萬元只有去騙別人。拿出來瞧一瞧看！」

「誰都讓瞧，就是不讓你瞧。或許還多呢。」

「有就是化完了。滾開吧，滾開，不然就給你耳巴吃！」

「好吧，來吧！」

「來！」

「你試一試！」

「試一試！」

都站到路當中裏互相鬥起來。這時一位太太來了；

「怎麼一回事？你做小買賣的嗎，小孩子？」

那孩子手裏端着紙烟箱，糊糊塗塗的走來說：

「正正老牌烟。要多少？一合嗎？」

她就抓住他的袖子說：

「去找警察去。小孩子做買賣的命令你看過了嗎？你不識字嗎？走去找你的父母去。」

那小孩子頑強的盡力掙脫着，她拉着他。格里沙看眼色不對就溜去了。他也幾乎沒得落到人手裏。儘他去吧，不然他們兩個都被那大女人捉去了。唔，錢呢！

錢早已化得淨光了。天氣也沉陰了。一縷淡紅的晚霞在西天浮動着。可是沒有暖氣了。人們都忙着回家了。陰風在惡意的刮着。

脚步也亂了，沒有法子。回到墳院裏去吧。墳院是處在車站與城市之間的荒野之間的荒野裏。有石牆圍繞着，小門沒有鎖。此刻墳院的樹被風吹的沙沙的響着。殘雪未盡消完。寒夜是常有的。不過他們在那牆角裏的坑裏比較避風點。發了兩次胆大生了火。可是多了是不行的，會被人發覺呢。

格里沙喘着氣來了，愉快在那兒迎候呢。孩子們要的飯給格里沙留着呢。兩個小姑娘吃飽了在低聲的唱着歌。四個小孩子在互相的談着今天的經過。在坑裏坐的是很擠的。擠得越緊越好；越緊越暖

和，越緊夜裏越不害怕。不然，夜裏在墳院裏可怕的事情多着呢。最好是黑夜刮着風聲。最怕的是皓月當空，萬籟俱寂的時候；月華照着十字架。一切的十字架，一切的石碑都兀然樹立着。彷彿也都藏在那里故意嚇人似的。今天是有風的黑夜。風聲撫着那城市裏活人的生活送來了。惱氣的汪四甲是一吃飽了飯就愛瞎談的。現在他又開始了。小姑娘們都默然的聽着。

他的談話是關於活埋人的一回事。汪四甲就開口了：

「同志們，我給你們談一回故事。在一個城裏……有一個姑娘……她或者是一個實業學校的學生，也或者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她回到家裏就「唉呀，唉呀」……就「唉呀，爸爸，唉呀，媽媽，我要死了。」就格得格得的倒到地下了。她的媽媽也來了，爸爸也來了，她就又：「我要死了，要死了。」當然那時就去請大夫去了，大夫也來了。她父母就說：大夫，她要死了。大夫就下手治。當然那時給她點汽水喝，點牛奶糖吃。可是她：「不，不，我要死了。」格得格得就不出氣了。大夫當然也沒開了。她媽媽就哭着哭着把她裝到棺材裏去了。埋了。就同墳院埋這些人一樣。當然她在墓裏躺着躺着就說：讓我翻一翻身。那看墳的就聽見：翻一翻身！聽着聽着去告訴她的父母去了。他們就找些人來掘墳，墳掘開她又死過去了。可是她的腿的確是舉着的。看她的確是動了的。大夫就又說：她總是得的一種昏迷病。這回事在報上也就是這樣的登載着。那時我就命令我的爸爸和媽媽說：我的



屍首還沒有埋，還沒有爛的時候你別埋我。」

孩子們運氣都不敢呼吸的聽着。當他說完的時候，一個小孩子叫波爾就哭着說：「我害怕。」

「傻子，哭什麼？汪四甲還是瞎扯呢。」

汪四甲就發誓道：

「的確的，我瞎扯叫瞎我的眼，在報上還登過呢。她或者是一個實業學校的學生，或者是一個學生。」

柏琪嘉是一個頭目，與格里沙是同年，是一個大孩子，是很莊重的。是還慧的孩子頭。他就嘆着：

「你哭，你再哭，小東西。你哭叫那看墳的聽見了他比汪四甲說的還可怕呢。你這個撒謊鬼，住你的嘴吧！」

汪四甲氣起來：

「什麼話！住你的嘴吧！」那是我登的報嗎？我給你一個嘴巴你就信了！」

那時在墳院外邊樹林裏突然聽見：「叭——叭！」的響起來。

孩子們當下就寂然了。

「鎗斃人的。」安尼低聲說。

低低的聲音不帶恐怖的神氣。他們聽見的鎗聲不是一次了。

老在行的格里沙在這黑漆漆的夜色中皺着眉頭。

「這是鎗決反革命黨的。」

「爲什麼呢？」波爾就問着。

「真傻瓜！屢次給你說過：他們是反對蘇維埃政府的。」

一個不愛說話的安得洛就避着說：

「鎗斃人我害怕。那很痛的。」

樹林裏又：「叭——叭！」的響聲來了。都縮着身子。好奇聽着。他們怕死人，可是他們還不知

道死的滋味。所以也怕那被鎗斃的時候的痛苦。安得洛只是在打着寒噤。他在他村裏曾看見過打

仗。可是現在把他嚇飛了。很發愁的咽着眼淚，低聲說：

「把他們下地獄裏也好。」

柏琪就很瞧不起的說：

「那些壞東西不知殺了多少人呢。這對他們怎麼辦呢。」

「下到地獄裏去……」

「可是他跑出來又會殺人。」

「派兵站崗守着他，他就跑不出去了。」

「他會把站崗打死的。」

「他沒有手鎗，不會打死的……」

把柏琪嘉辯到了。他想了想只說：

「你是傻瓜，安得洛！」

格里沙一言不發，只在想：

「鎗斃的時候他們的眼睛閉不閉？」

看見彷彿是閉着的。安得洛心裏也難受起來了。

鎗聲止了。孩子們都等着；能不再放嗎？沒等得着。睡魔來了，都萬念俱忘的閉着眼睛入到夢鄉了。安得洛在夢中只低聲的發着夢話。

早晨太陽出來了，一切都生氣勃勃的快活了。憂悶隨着那黑夜逝去了。他們都扮着省委鎗斃人的遊戲到墳院外邊玩去了。柏琪嘉裝着省委的主席，一隻手彷彿拿着手鎗，一隻手端着手機關鎗在放。

着。安得洛和格里沙做劍子手。格里沙高興的發着口令。

「眼睛閉起來！眼睛閉着……」

在這兒童的喊聲裏不帶恐怖，也不帶憤怒。他們不過份裝大人，把大人的生活扮成遊戲來玩一玩吧了。陽光晒得很熱了。好像太陽拿他這惠愛的陽光來犒賞這些孩子們似的。他們就想起新的遊戲，把這回遊戲就忘却了。

快樂的日子來到了。巴黎公社的紀念日來到了。兒童飯店都開放了。他們落到很近的排班裏。就到那兒吃過飯，在紅旗後邊跟着遊行示威的羣衆在街上遊行着。唱着XX歌。曠場上搭着圍着紅布的講台。XX黨在台上揮着拳講着巴黎公社。一個人的眼睛死死的釘格里沙。高大的身材，蓬亂的頭髮，宏亮的嗓子，老遠就聽見了！在講台上來回的踱着，頭髮在散亂着，後來用拳頭擊着講台的時候喊道：

「帽子卸了！現在要講公社的死難者！」

響亮的，宏大的聲音叫喊着。格里沙把這句話记住了，後來就在人叢裏喊道：

「帽子卸了！現在要講公社的死難者！」

他站在一個女人眼前叫喊着。她就狠狠的照他頭上給了一巴掌……

「豬仔子！發鬼瘋了叫的！你知道公社是什麼你瞎叫呢！」

格里沙用手照挨打的地方換着就笑嘻嘻走去了。怎麼不知道呢？他知道的。公社是××黨的，可是巴黎……這個城是有的。在莫斯科那邊什麼地方呢。這還是他在孤兒院裏聽說呢：「巴黎是一個很大的城，如果你到了那裏頭都會暈了呢。」不，格里沙是知道的。他于是就狂喜的又唱××歌來：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羣衆又停着了。是一個村婦，或者是一個太太，尖細的聲音在講台上叫着。聽不清她說些什麼，可是望着她的樣子是很好笑的。她也是白費氣力。格里沙用那細嗓子嘲笑着她：噢——唧——唧——唧！就又走去了。一個醉漢從人羣裏突然冒出來了。

他穿着乾淨的大衣，有護耳的帽子歪戴着，胸前戴着紅花結，是一個乾瘦，豁牙而斜眼的人。他自己揮着手叫着：

「同志們，請你們打倒資本！」

大概是他的女人吧，在後邊抓住他的衣裳拉着，可是他向講台跟前掙脫着：

「請你們打倒資本！」

兩個馬兵飛奔着他跟前，把他架着架去了。羣衆都笑起來：

「可把資本打倒了！」

「在這樣的荒年他怎麼會喝醉了呢？」一個人羨慕的低聲說。

格里沙新興又起來了，照着墳院大聲喊道：

「同志們，請打倒資本！」

有一天夜裏墳院被圍起來了。本是搜索一個大人的，誰知道格里沙這一團人竟落到他們手下了。在東方微白的時候，這一團小犯人被帶着在那熟路上走着，帶着未醒醒的神氣在路上跛着腳。神疲力倦的紅軍在辱罵着，不過還沒有打。

#### 四

過了一夜的拘留之後又把他們帶到教育廳裏了。這一夥共有十五個人。三個兵護送着。兵的眼目一路咳嗽着，吐着唾沫，數着人數說：

「你們這樣大的一點小孩子都叫派兵來押送你們，你們將來還能成什麼樣的人？總而言之，你們都是糞土！」

「幹嗎要生你們呢？呸！你還哭呢？不哭就够惡心人呢！」

斜眼的小回子不懂俄國話，哭着就想跑。那位大麻子兵用鎗去嚇着他，後來拉着他的長布衫在後邊拉着。鳩貝加跌到泥窩裏了，兵的頭目把她拉起來，帽子歪着嵌到她頭上。小回子叫着往外掙脫。高顏面骨，黃瓜種似的小臉緊張起來了，單調的唧唧的叫着：

「噢加——苦得兒啦——得來母！（我要回家！）」

兵的頭目就叫着：

「苦得兒啦，苦力啦……苦役啦……當然是苦役。你們去做苦役，我們也陪着去做苦役，你別哭吧！你哭也吧！不哭也吧，你命該當苦役就得當苦役！糞土，真是糞土！別哭吧！」

小回子好像被人踢了兩脚的小狗似的，總唧唧的叫着。來往的行人都望着這些小孩子。一位帶着領子的白頭的先生站住搖着頭高聲說：

「不成事體！小孩子都派着武裝士兵押解起來了。一定還打他們了吧！」

兵的頭目向他說：

「你這慈悲人，你把他們帶去好了！我們整天拉着他們拉够了。你心痛他們，你養活他們心痛不心痛呢？」

把那位先生搶白住了。小孩子帶着前去了。

自然是又把他們帶到教育廳裏犯室了。他們到了那裏在地下坐着。老辦事員在翻着文件。很麻煩的在翻着，紙片由桌子上往地下落。帶着捲夢的姑娘在翻着櫃子，另一位帶着眼鏡，年長一點的辦事員氣着說：

「統統都送到省委裏去。他想這樣辦叫他去安置好了！這是什麼……」

門口裏還有小孩子在等着。各種各樣的小孩子：有的穿着發的官衣服，有的穿一個單布衫，腰裏束着各樣的帶子。

把格里沙這一夥送到待候室裏了。那里說：

「沒處安置。不收。」

小孩子又帶回來了。兵士的頭目罵了一聲就走了。兩個查干人坐到地下歇着。格里沙因爲挨餓，室內空氣的惡濁，尤其是因爲苦悶，於是心煩起來。他坐到地下，無精打采的望着天棚，緊緊的咬着嘴唇。帶着苦臉。有一個高鼻子，薄嘴唇，刮了臉的人進來了。尖頂的頭，扁平有緣的便帽嵌到額頭上。脚步重的幾乎每步都要把地踏一個窟窿。鞋子裂的如同獸蹄子穿的一般。進來往椅子上一頓，幾乎都把椅子壓碎了。

「幹嗎呢？忙着嗎？整天在忙着翻紙堆嗎？這些紙堆都可以拋到爐子裏去吧。喂，你還小回



子，哭什麼呢？想恢復你們國家的獨立嗎？」

他眯縫着眼睛，歪着嘴笑着。當他說話的時候，擦着掌，縮着身子，手拭着大腿，全身都在亂動着。坐着沒有一分鐘的安生過。他渾身的骨節彷彿都要飛舞起來似的。

「馬同志，別忙，」那位年長的女人說。「你總是亂鬧。我頭都暈了。把他們往那安置呢？」

「叫去打掃毛房去，挖地去……到那兒去？找地方好了。喂，你這小回子，你老哭着嗎？」

學着他：

「格——格——格……」

小回子的眼淚乾了。很可笑的擷着嘴。也不哭了。

「呵，怎麼呢，姑娘們？儘管忙的翻紙堆嗎？按着訓令叫填表嗎？」

又擦起手掌來。

「我可以帶十個去。我能帶十個。」

「好吧，馬同志。」她高興的說：「我現在來給你選。這里有些根底我們熟悉的。」

「我自己來選。我有我的辦法。」

帶着椅子到那些小孩子們跟前。望着一個少白頭的小孩子說：

「喂，你這個小白毛！你偷的好嗎？」

那小孩子就紅着臉惱起來。

「帶我來也是白帶的。還是姓菲的偷的——我……」

「你很會撒謊。你愛打架嗎？空手鬥呢，用刀子呢？」

「不，我不打架。」

「不打？不比你傻。可是你臉爲什麼發青呢？」

他向清格里沙。

格里沙望着他坐到椅子上擦着手亂搖着，就笑起來。他想着：

「這樣不安生的猴子我在動物園看見過。真活像猴子。長長的手，臉也在一敲一敲的動着。」

「有什麼好笑？你臉爲什麼發青呢？」

格里沙把鼻子吸溜了一下答道：

「臉發青，是從早就沒有吃，沒有喝！」

「頭道不吃你餓不慣嗎？」

「慣是慣，就是肚子叫得不了。」

「你從獄裏跑出來的嗎？」

「什麼獄？我是小孩子。我從尼姑菴裏跑出來的。」

「我削髮爲尼了嗎？小朋友，他們還不是尼姑菴，是兒童感化院。你們這些小狗仔子——會這樣想。你爲什麼跑呢？」

「就是這。不願在那里。」

年長的女人裝着有學問的眼睛說：

「他們都是有缺陷的人。大概都是流氓一流的。」

「可是你是那一流的呢？你這樣的聰明人！你叫什麼名子？」

「叫格里沙。」

「呵哈。格里沙，你說你沒有坐過獄嗎？」

「怎會沒坐過！坐過的。坐過多少回呢。不過現在不會叫再坐獄了。現在的童犯一定另有安置的。」

他心裏在笑着。臉成了人的臉——不像猴子的臉了。

「石同志，你沒有聽說給童犯另有安置了嗎？哈——哈——哈。叫你去打掃毛房好嗎？」

「毛房的氣味怪難聞的。如果要叫幹，就幹好了。」

「好吧。跟我去吧。」

「到那去？」

「到那里你就見了。」

「如果要乾燥無味我就會跑的。就是有站崗的守着我也會跑的。」格里沙惡狠狠的說。

「我們沒有站崗的。跑你的吧。如果你要不好，我們自己也不會要你的。會一脚把你踢出去的！

我們不要廢物。我帶還一個。」

他帶着滑稽的樣子就問起別的孩子了。規矩和溫柔的孩子們都不要。選了三個小姑娘，六個男孩子和一個唧唧亂叫的小回子。

「三天以後到車站來，可是明天在這里等候着。我給你們找穿的去。」

「馬同志，在這幾天應當給他們安置個地方。不能說不要人看他們。」

「怎麼好！還要給他們請一個通法文的保姆去照料他們嗎？帕爾列佛蘭西（說法國話）格里沙！」  
孩子們幾乎都惹笑了。連小回子也笑了。馬得諾夫真會嚼牙巴骨。

「馬同志，你總愛開玩笑。不論什麼時候都開玩笑！你不懂他們都是有好多毛病的……」

「怎樣不懂！教育部的訓令上已經解釋得很詳細了。我以為養他們是應當的，而且還要叫他們勞動！唔，我選那幾個小孩子，跟我去領吃食東西去吧！」

「呵，這實在不成事體！應當給他們編一個人名冊子，告訴他們，在這幾天把他們往那安置，將來往固定地方去的時候要派兵去押送他們。」

「關於編名冊的事，如果你愛寫你隨便寫好了。兵是用不着的。我把他們帶到我家裏去。走吧，都去領吃食東西去吧！」

「到你那兒一定都會跑光呢！」

「一定是傻子才會跑呢。跑出去還要落到尼姑庵裏你們的育嬰院裏去。寫你的名冊去吧。孩子們，我現在去給你們安置東西去。」

走的時候用手到格里沙的頭上摸了一下。格里沙經他一摸就高興起來。長長的手由頭上摸了一下就走了。格里沙想着：

「這人還不錯。很有趣的人。」

十個人一個也沒有跑。房東在嘆怨着，在馬得諾夫的小房間裏不但住了三天，而且直住了一個禮拜。房東的怨聲僅只在頭一天晚上到的時候聽見的。後幾天回去的都很晚。一回去就睡了。馬得諾夫

整天同他們出去到城裏找東西。在一個地方找着了些食具，在第二個地方找到了些布匹，在第三個地方找了些麵粉。後來又往暖車裏裝着玻璃箱子。有些同尼車夫找牛去了。馬得諾夫好像當家的一般，到各處找東西往兒童殖民地裏運。又找到了些在戰時封閉的倉庫。爲着改善兒童殖民地的生活起見，馬得諾夫把省委主席辦公室的掛鐘也摘去了。他興高采烈的拍着手，笑着。喊着小孩子：

「喂，孩子們，怎麼都不幹活呢？幹活吧，幹活去！小回子同尼古拉打水去！牲口要飲呢。」

小回子明白用手勢比喻的俄國話。唱着跳着就跑出去了。

格里沙樂起來了。最重要的就是快活。一天不知道看多少人。

地皮晒乾了。春日樹木的清香瀰漫着。陽光也分外的可愛了。春日整天在照着。如果雨來了，也好，春雨一過，陽光又出來把大地晒乾了。

跑是很容易的！頭一天由教育廳出來的時候，馬得諾夫把他們帶到理髮店裏，把頭髮都剃光了。連小姑娘也剃了。後來帶到澡堂裏洗過澡，穿起短褲子，小姑娘也穿着短褲子。奇怪！不要緊，可以習慣的。輕便的衣服，跳躍起來很便利的。褲腿只到膝蓋上，小衫也沒有領子和袖子。

殖民地裏一切的現象對於格里沙好像第一個奇怪的夢境一般。

他們坐了兩輛暖車去了。帶着瘦牛瘦馬回去了。在停車的時候擰着牛奶。打着水。馬得諾夫在打

着水。叫着小孩子們。當火車開行的時候，同孩子們談着關於他們的話。可是都不等問，關於他們自己的話都爭着告訴他。他給格里沙說：

「朋友，沒有父母了好。父母是廢物！嬌養出來的孩子都是廢物。生了就儘他好了。他自己會活呢。」

「可是那兵大爺說：你們都是糞土。」

「糞土是好的。糞土可以長好莊稼呢。喝牛奶吧，牛奶是好的。」  
沒有吃肉，笑着那些小孩子說：

「你們吃狗肉嗎？煮肉吃吧，煮狗肉吧。」

格里沙笑着說：

「這是牛肉，不是狗肉！」

「反正一個樣！狗肉牛肉一個樣！這牛奶不錯。朋友，這個好！」

一輛車是馬得諾夫帶領的，一輛是尼車夫帶領的這就彷彿是他們的衛兵。兩輛車的小孩子隨便更換，願同馬得諾夫或車夫在一齊，都是他們自己定的。都坐到乾草上唱着歌。誰知道什麼就唱什麼。

最好聽的是那個小回子唱的。話不懂也記不住。不過很像：

「噠——登——賓得——登得——賓得。」

唉呀——登——賓得——登得——賓得。」

奇怪！唱了五次了。孩子們還要求唱。閉着眼睛，盤着腳，坐着搖着唱着。不錯！格里沙預備還想聽他再唱五次呢。

車門大開了，那令人心曠神怡的清風由草原裏陣陣的吹來。格里沙狂喜的向着原野跳躍歡叫着。火車爲他飛奔着，車頭爲他喧叫着。他第一次這樣的想着：一切都是格里沙的，一切都是爲他的！于是就用力朝着車門叫着：

「鳴——咕——咕——咕——咕！」

爽涼的晚上來了，他們喝起牛奶了。熱而新鮮的牛奶，都是他們自己搾的。呵，多麼好的牛奶呵，難道你能把這形容出來嗎？怎麼樣去形容他把那馬親自由火車上牽下來，怎麼去形容他親自去套馬車呢？怎麼樣去形容他在這深夜裏，在這生疏的森林裏走呢？新奇而又可怕的森林包圍着他們，這彷彿在小說中的景况一般！



格里沙隔湖大聲的向羣山問道：

「誰是第一個女人呀？」

羣山應道：

「夏娃呀——呀！」

格里沙笑起來，

「你這頑石也會說話了。」

於是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高呼道：

「掌櫃在家嗎？」

羣山宏大的轟然的回音：

「……家嗎——嗎！」

「這是回聲。好極了！」

這兒一切的自然界都是生動的。都是發着回響與格里沙的呼聲相呼應的。這不是在城市裏。那裏的小狗都是在狂吠着，有時還暗口噬人呢。那兒也沒有回聲。

站到石頭上很快活。太陽雖然還不十分毒，可是石頭很暖的。隔夜的溫度還沒有失去呢。

波浪向石上沖激着。發着均勻的音浪：

「嗚——嗚——嗚——呼……嗚——嗚——嗚——嗚呼。」

一個大浪起來了，把以前的浪聲都遮斷了：

「嗚——呼——呼——嗚……」

格里沙的赤足被浪花沖激着。他的腳有點被石頭樹枝搓破了。當太陽晒着傷口的時候有點痛了。

好！

「水娘娘，洗吧，把我的腳沖洗乾淨吧。」

短褲也脫了。孩子們在這熱天是不穿汗衫的。跳到水裏去。要着水，望着那波浪，青天，森林，

羣山，走獸和人，就：

「咕——咕——咕——咕！」

山上的孩子們就喊道：

「格里沙！大嗓子的格里沙！」

三個小孩子裸着上身，穿着短褲，由山上跑下來。腳把山上的石頭瞪的亂滾着。前邊跑的是台其

諾夫，他是同格里沙一塊來的那位小回子。

歪着頭，好似曠野的小馬一般在叫着。又好似野獸般跳躍着跑到格里沙跟前的湖岸上。

『快要吹號了！你爲什麼先跑了呢？難道你不幹活就吃飯嗎？』

『難道我沒有幹活嗎？你這小回子！我早已都把水打好了，牛奶也打好了。你的眼睛糊着裏嗎？』

『好吧，好吧。走吧，你再浸一個濛子叫我看一看。』

可是他自己已經鑽到水裏去了。快活的叫着。格里沙跑到沙灘上，翻了幾個筋斗，又去浸濛子去了。

台其諾夫狂喜的被水噲着說：

『浸——濛子！浸濛子！嗚噫——嗚噫——嗚噫！……』

一個藍眼睛的波蘭的小孩子也浸起濛子了。白而健壯的小體格在水裏浮着。

一個烏克蘭的小孩子慢慢的用鼻子噴着水，忽然低聲說：

『呵哈！真好的湖！再好沒有的湖！』

湖是好極了。湖色現在是碧藍而可愛的。可是當早上怒濤掀天的時候，噴着浪花，湖色變暗了，濤聲也同海一般的在激盪着。可是當風平浪靜的時候，湖光如鏡，清可鑒底。有些人帶着一切的工具

來了。他們沿着湖，橫着湖在量着。把孩子們帶到小艇上搖着。說着有學問的話：湖水是帶銹性的。孩子們都高興的相告着：

「我們的湖水帶銹性的。」

湖是很大的。你一出了森林就豁然開朗，湖光在望了。青萃的高山在湖岸兀立着，片片的白雲在天空淨散着，微微的綠波在湖面波動着；森林的白楊也在迎湖拂動，松柏也在向湖送香。有些別墅在林中隱現着。有些在近岸兀立着。有七座別墅在峭岸懸崖上眩耀着。這就是兒童殖民地了。

這湖岸是很美的。停泊場有四個小船在搖着。最好的那隻帶白帆的船。岸上有兩根竿子撐着一條白布，上邊很鮮明的寫着：

「用勞動與知識去克服天災與人禍。」

格里沙很愛這個標語。他每當划船回岸的時候總大聲讀道：

「克服天災與人禍。」

湖的全岸都是鋪着青的，白的圓小石頭和金黃的細砂。林中有一個很大的古樹盤。孩子們就把這樹盤用各種顏色畫成一個戴紅帽子的老人頭。一望就像活的一般。就是白鬍子不會動。不然由岸上一望就簡直是一個活的了！

馬得諾夫赤着腳，好像小孩子似的也穿着短褲。上身穿着網眼的汗衫。如同森林裏野獸一般在岸上站着，不過沒有毛。他在岸上走着，岸上的石頭彷彿都要被他踏碎了。他在老遠的叫着。

「喂！骯髒國際！水還沒有要够嗎？叫得他們了。快一點！我——嘿吶！」

四個小孩子都用各種的聲音叫着：

「嘿吶！……嘿吶！……嘿吶！……馬得諾夫，嘿吶！……」

在殖民地裏誰也不知道這個事是什麼意思。可是馬得諾夫拿這一個字把一切都包括完了。嘿吶可以代表好，可以代表壞，可以代表快，可以代表伶俐，總之想代表什麼就可以代表什麼的。這個字格里沙只是在殖民地聽說過。在城裏是不說的。這是馬得諾夫話。是本地話。是自己用的。

格里沙頭一個先跑到廚房了。今天是格里沙這一班值日的。共有八個人。四個小姑娘現在在露台上裝着麵包。呵，今天要預備好飯了！昨天晚上說好了今天要用新法煮麥仁飯的。煮帶南瓜飯的。他們自己做飯，自己想新法。每天都是各班競爭着，看那一班做的好。麵包還沒有學會烘呢。有一個女的在代他們作麵包。此外一切都是他們自己作的。柴火都是自己在山上打的！都是頭一天晚上打好的。格里沙用力很快的在劈着柴火。馬得諾夫看着，歪着嘴，搓着手說：

「呵哈，格里沙——嘿吶！」

整晚上格里沙都被誇獎的高興着。

呵，現在一切都預備好了。牛奶開水都好了。小姑娘把麵包也攤好了。

吹號的就用力的拿起牛角號吹着：

「嗶——嚕——嚕——嗶嗶——嚕——嗶嗶。」

馬上湖岸上都滿了。各種聲音的人，各種頭髮的人，藍眼睛的人，黑眼睛的人，——各樣的人都有。都在洗着澡，擊着水，在水裏跳着。孩子們在自己洗澡的地方喧叫着。小姑娘們都在泊船場洗着。尖銳的聲音叫着。她們都是剪髮了的，輕便的如同男孩子似的在跳躍着。

二次號響了。

湖上好像蜂一般的嗡嗡的聲音在別墅都聽見了。穿着沒袖的白衫的小姑娘都在閃跳着。上身裸着的孩子們都在陽光下晒着。好似打衝鋒似的都蜂湧着往露台上的飯堂裏去了。

一個黑頭髮的小姑娘由人叢裏發着尖銳的聲音：

「值日的，來喝茶吧。」

格里沙穿着灰色的廚衣，在露台上叫着：

「噠噠，噠噠！……我作了一首詩，都聽一聽吧！」

吹了牛角號，

喝茶有人叫！……！」

娜斗琪大聲回他說：

「不是茶，是咖啡……」

馬得諾夫突然也山這兒冒出來。把嘴一歪，好像廟裏助祭的一般低聲說：

「沒有茶，我不嫌，端起咖啡往肚皮裏灌。你們不愛喝咖啡嗎？」

笑浪把一切的聲音都遮斷了。馬得諾夫已經去到儲藏室的院子了。

「誰把這蔥遍地擲的都是？嘿！唉，沒有人跟着就是這樣了。彼得洛，你昨天晚上去放馬了嗎？還有誰去了嗎？又在那裏跑馬了吧？」

馬得諾夫腿岔開站到那兒彷彿把地都要站陷一個坑。那管雜務的人到他跟前，那薄嘴唇在顫動着訴着苦：

「不吩咐再雇個車夫，尼古拉整天出門不在家。可是這些都算什麼作事人？把一切牲口都弄糟壞了。總而言之，這些都算什麼作事人！」

「作事人很不好！學學吧。格里沙，你提着開水跳什麼呢？你沒看見茶都都流出來了嗎？嘿！」

「吶！」

格里沙看見那高高的，嫩白的安娜在慢慢兒走着。她見孩子們的時候總是歪一歪嘴，這算是她的微笑。

格里沙從前什麼也不愛，誰也不愛。一切都是一個樣。可是到了這殖民地以後一切他都愛了。尤其是安娜。她彷彿太陽似的。羣山，碧湖，叢林——好！而最好的是安娜！爲什麼她彷彿太陽一般？格里沙說不上來。不過當她一睜的時候，周圍一切都分外美化了。當同她在一齊值日，同她拾洗鍋水的時候，彷彿拾的是聖像一般。馬得諾夫兩次都看見了。

「長大了，壞蛋，」想着就「嘿吶」一下，氣着說道。

後來仔細的看着。格里沙到了青春發動的時期了。身體強壯而且清潔。可是眼睛不帶那性的迷惑與煩悶。從前過流浪生活的時候那滿身的癩疥都好了。痕跡也沒有了。一切都好清了。

「格里沙，嘿吶！」

視線又轉到別的孩子們身上了。他們很溫和的同小姑娘們玩着。孩子們在同一個大一點的姑娘姐拉着玩笑，可是他們沒有那性的希求。同女孩子們在一齊處慣了。接觸的時候慾火也不至於燃燒了。沒有像城裏育嬰院裏常常發生那種苟且的事情。他自己也奇怪起來。



『這就是偉大的自然與勞動把他們醫好了！城市把這些孩子們染的多麼髒。現在都洗淨了。要怎麼樣強壯就長得怎樣強壯了。』他歪着嘴，拍着腿又說：『將來長成的都是精明強幹的人！』

寬廣的露台在喧雜着。全殖民地裏人都集到這里了：小孩子，教員，車夫和烤麵包的女人，洗衣和裁縫。大人是很少的。全殖民地只有九個大人——一百個小孩子。

茶後都分隊到各處去了。一隊到樹林裏採蘑菇預備過冬去了。馬拉着車在路上慢慢兒去了。孩子們在草地上翻着筋斗。一個細細的伶俐的身材好似小松樹一般的小轎粗人，在前邊帶着採蘑菇的路。他是頭一個到殖民地來的人。一切的地方都熟悉。有一次他到七哩地遠的樹林裏睡覺去了，忘了帶氈子。又跑回來取氈子。後來整天一點不倦的跟那獵人跑着打飛鳥。現在他跑着彷彿背上長有翅膀飛的一般，忽然站住叫道：

『到地方了！走吧！』

於是就採起蘑菇了。

第二隊坐上船，唱着歌，搖着槳，到湖彼岸採野菓子去了。菓子還沒有被霜殺好呢。應當要晒乾一點呢。湖岸的波聲激盪着，可是湖心平靜的連一點波紋也沒有。呵，今天好不錯的天氣呵！

格里沙在第三隊裏。同最大的孩子們一齊唱着歌到三哩遠的田莊去了。馬得諾夫也同他們一齊

的。新的別墅又張羅到手了。那兒是一所整莊宅。你那兒興工建築呢。殖民地的人築着房子，挖着坑，運着木板，拉着石頭，打着石頭，都興致勃勃的工作着。

工作的時候把腳都擦破了，可是傷痛總殺不了滿心的喜樂。馬得諾夫還在打算着冬天建築一個溫室。

教育廳的人笑着說：

「你不在你這殖民地裏建設電氣化嗎？」

他笑着，拭着手，堅決的說：

「建設的，冬天設發電機呢。」

很親熱的向他說着玩話，可是機器的確由省城運來了。

教育廳的人都奇怪起來：

「呵，真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

孩子們都說：

「馬得諾夫，這個——嘿！嘿！」

馬得諾夫說全殖民地都是要電燈燐燐的照耀着，再有三個，十個這樣的殖民地環繞到我們的周圍

裏，那時才好呢，孩子們都相備着。那時大家一齊高興的笑的連氣都上不來了。

格里沙想着：

「什麼人都見過了，就是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真是土匪！」

殖民地的小孩子什麼樣的都有：窮家父母的小孩子，礦坑上的小孩子，孤兒院的孤兒及同格里沙一樣的小犯人。只有孱弱與患病的，馬得諾夫不帶他。

「婆心是最壞的！應該把世界清一下。病的讓他都死去吧。如果有一小塊麵包的時候，就應該給那強壯的吃。給強者開闢一條路！騙子，小偷，——都來吧。只要身體強壯都會教好的。」

不是統統是可以改好的。有些內心裏有大毛病的時候是很難治好的。在這固定工作之下疲倦的，在工作上落後的，在工作之後望着愁眉不展的，那些小孩子馬得諾夫把嘴一歪就把他們送回城裏了。

教員也好多都趕走了。

「去寫你們的訓令去吧，——這是你們的拿手好戲。」

來了一位嫩白的，漂亮的姑娘，想在這裡教圖畫。一切的花子她都畫了。她頭上的頭巾用各種樣式的包着。有一次她洗澡以後裹着頭巾，彷彿聖像一般。

格里沙看見就高聲說：

「聖母歡喜吧！」

於是都給她呼起「聖母」了。如果有時她同別的女教員一樣，穿起男裝的時候，她脖子總帶着金頸鍊，手上帶着手鐲。孩子們都好笑。如果到遠一點的地方去的時候，她總問着：

「不會下雨嗎？」

台其諾夫就叫道：

「嗚——嗚！真撒潑！要淋濕了。」

走遠一點是不能的。腿子會酸的。有一次她累了，叫孩子們架着她。可是孩子們怎麼好呢？就手牽手把她架着。她向四周微笑着，這彷彿是她的酬答。

馬得諾夫望見就叫着：

「尼古拉！明天早上到車站去送畢小姐去吧。趕快把她送回城裏去吧。」

於是就把她送走了。

午飯前到各處工作去了。飯後都到殖民地裏：有的洗着自己的衣服，有的掃着院子，有的幫木匠作着工。工作統統完了的時候，都到圖書館裏去了。都去看書去了。不過看書的很少，書都還看不慣。書裏常常有好多古字。愛看畫。有的做着棋子。晚上都到文化院跟前玩去了。這個別墅也就叫這

個名子，在這裏有圖書館及俱樂部。在那兒打籃球。踢毽子。晚餐有時唱歌。有時聽故事。有時跳舞。格里沙最愛唱的是國際歌和俄國高音的歌。

一個教員的嗓子很好。姐拉的嗓子也很大。呵，都唱起來了！格里沙的嗓子也有點發癢了。故事有好的也有壞的。聽故事也沒人去強迫。格里沙最愛的一個故事是：有一個整個的國家由城裏到一個新的地方搬去了。搬到一個大山上；他們有一個射手，國王命射手射他兒子頭上的蘋果。那射手的名子叫威廉台爾。哈哈，射手把蘋果射中了。如果射手射不中蘋果，那第二枝箭就是國王給射手預備的了。

格里沙想着這殖民地大概就是那個山吧。也有湖……一切都很像。那個故事他也讀過。姐拉斯布爾巴也好極了。

可是格里沙自己也同大多數的小孩子一樣，不愛看書。因為活潑的生活比書更有趣味了。晚餐後一會工夫飛也似的過去了。雖然累了一天了，可是當馬得諾夫叫着：「睡吧，睡吧，」的時候，總不想去睡。他就笑着，擦着手，把大家由文化院拉出去了。都回到別墅去了。往床上一躺，立時就入睡鄉了。一切傷愁的夢幻是沒有的。才上去的時候，孩子們肯作些無賴的勾當。可是現在格里沙不見這些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整天連坐一坐的工夫都不能，所以一躺到床上就睡去了。

如梭的夏日，一天一天的飛去了。夏季將完了。陽光也微弱了。疾病了。彷彿要藏起休息了。蛛網在樹間纏繞着。將死的樹葉慢慢的發黃了。

關於馬得諾夫殖民地的消息已經傳出去了。城裏的人都來參觀來了。可是沒有人贊揚。

一個機關上的人說：

「沒有教育工作。沈重的體力勞動太多了。對於這樣的年齡是有害的。」

馬得諾夫抽着頭，拭着手就哈哈大笑起來：

「你以為最好只是講外面嗎？走開吧，別在我們這里吧。我們有我們的教育。冬天來了再看書吧。現在沒有工夫。想不要冬天餓死現在要得工作呢。冬天沒有吃的時候，你們的孤兒院會關門餓死了，可是我們不會呢。你看我們有病人嗎？嘿啞！」

一位消瘦的，褐色頭髮的莫斯科的女人來了。原來把她派來辦一點小事情，而實際上是來找飯碗的。她到各處仔細的看釐說：

「此地有道德上的缺陷。可是沒有把他們分開去作工。」

馬得諾夫拍着腿又笑起來：

「請你將你這話記到你的日記上吧，記上叫我們做大便紙用。」

他突然又氣起來：

『我把這些小偷由城裏帶來，我們的鎖在那里？只鎖在儲藏室的門上。可是鑰匙在誰手呢？在這  
些小偷們自己手裏。有什麼東西失落了呢？大門小門統統都不鎖。我們的守衛的就是一隻小狗。這不  
是小犯人格里沙。全西比利亞都走遍了。什麼罵人的話他都會。可是現在請你瞧一瞧吧。你就是重把  
他帶回去放到你們的垃圾筒裏也再不會染壞了。我們有好多的小犯人。你現在指出來那一個是的！你  
給我指出來！嘿啞！』

莫斯科的女人聳了聳肩。

『你對待小孩子的父母太不好了。窮家的父母老遠來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可是隔一天你就把他們  
趕走了。』

他拍着腿，高興的承認道：

『這是的。我不愛那些母親！她們在此什麼也不作。可是小孩子沒有工夫去同她們遊手好閑的逛  
着。孩子自己也不同她們在一齊。『唉呀，小寶貝』……『唉呀，小骨頭』……太太同志，這是養寄  
牛蟲的。可是現在要作工呢，要自己救自己！嘿啞！』

馬得諾夫要叫那莫斯科的女人作工。她把嘴一撇就走了。

距殖民地半哩遠的地方有衛生部的別墅。有休養所。蘇維埃的職員都來休養來了。有吃的很胖的太太，跟着自己的愛人到殖民地來逛來了。馬得諾夫一次兩次忍受了。後來一次他穿着白廚衣，跟着小幫廚的由廚房跳出來。這天是他值日的。就開口罵道：

『此地是給你們修的花園嗎？太太們，你願意替我們洗鍋碗嗎？不嗎？那麼請早點走開吧。滾遠些吧！此地沒有什麼可逛的。去告去吧，去告吧。去給蘇夫納日闊母打電報去吧。嘿！』

他們嚇的幾乎連門都找不着了。

孩子們後來畫了一張畫。畫着籬垣，馬得諾夫好似狗熊一般的在籬垣小門口叫着。小狗在他跟前狂吠着。下邊題道：

『可否爲着散步人，重去闢所幽靜地。』

馬得諾夫時時總在探察着。不看書，不談故事。沒有功夫。他到城裏去拉麵去了。後來又給殖民地弄到一架森林。一切都往自己殖民地裏運着。火爐匠要爐門安爐子準備過冬呢。沒有爐門。他就同尼古拉到那無人住的衛生部的別墅裏，把他們的爐門拔來了。休養所的主任到省裏告道：別墅沒人住，因爲我們就打算修理的，可是他把我們的爐門偷去了。我們預備一年了要修理的。

馬得諾夫收到了訓令。



「嘿吶！」

他就把那訓令撕得粉碎了。怎麼辦呢。

秋日過了一半了。白楊也落葉了。松林也暗淡了。天氣也沈陰了。淫雨悽悽的落着。碧藍的湖光也變成暗淡的顏色，呼呼的波浪在岸上沖激着。鳥也飛去了。狼也在田野裏出現了。別墅的爐火生了。小孩子都穿起長襪，小姑娘也都穿起裙子了。休養所的人都走去了。惡風由山上空虛的別墅裏刮着。彷彿把房子都要推倒了。

不但悽悽的秋雨與暗霧襲來了。飢荒也慢慢兒向着殖民地逼近了。馬得諾夫惡狠狠的由城裏回來了。帶着他的「嘿吶」，不但不和愛可親，而且罵起來了。

在開會的時候對孩子們說：

「我們的麵包應分要吃一個月的。」

管事人就算算了：每人每日能分一磅欠四分之一的麵包。肉沒有了。湖的魚還可以維持着。可是孩子們是很困難的。沈重的工作。耕着田。田是很少的。在樹林裏掘着樹盤。田莊的工作完了。技師來安電機來了。個個都喜歡的把疲倦都忘掉九霄雲外了。

格里沙不久聽說過美國，現在他眼裏閃着光說：

「同志們，田莊是我們的新地。是美國。我們的舊殖民地是歐洲。好極了！」  
孩子們都說：

「我們到歐洲去吧！誰今天到美國去睡覺呢？輪着誰去呢？」

分成班次輪流着夜裏同技師到那里去了。晚上男女孩子們都套着被子。棉花拿來太晚了，應分要趕快套呢。第二個女裁縫叫來了。可是女裁縫還要趕快縫上衣呢。

暴風由山上儘刮着。向窗子呼呼的刮着，烟筒也在嗚嗚的響着。爐子不久就冷了。柴火要多打多運呢。不然山上被雪堆蓋起來了進不去呢。

殖民地附近的村莊也打起飢荒了。就是在夏天的時候，村中的糧食還不够吃呢。他們都是拿野菜，蘑菇，馬鈴薯來糊口的。馬鈴薯也沒有收。他們就把麵包裏邊搽些樹皮吃。換餓的小孩子好像麻雀啄食一般的成羣的往殖民地裏邊跑。村裏也有孤兒院。那兒的小孩子都餓死了。在夏天的時候他們不是好像殖民地裏一樣，一切都儲存着，可是現在可受着了。孤兒院的小孩子跑到休養所的院裏偷肉去了，在那兒都被捉住了。

馬得諾夫向殖民地的孩子們告訴着。

格里沙打着寒顫。眼也無光了。他請求着：

「把他們弄到我們這里來吧！」

開會議決了，就將那孤兒院也算作自己的。麵包給他們分起來，每人只得半磅了。管經濟的人也不會打算；夏天儲蓄的東西都吃完了。蘑菇也只剩下一點了。馬鈴薯挖的也晚了。村裏人把一半偷去了。菜蔬的收成也不好。城裏什麼也沒有領到！麥仁也光了。孩子們的臉也枯瘦了。早早的都讓他們睡去了。可是笑聲還常常聽見呢。

馬得諾夫笑着還指揮道：

「褲帶勒緊點——肚子勒緊點！嘿吶！」

可是他的嘴不大歪了，常常到車站去。夜間湖波沖激着。帶着淒涼的悲音向石上沖激着。大浪起落時常嘩然的響着：

「嗚——嗚呼……嗚——……嗚呼……嗚——嗚沸！」

風幾乎把牆都要刮倒了。烟筒裏也呼呼的響着。當風止的時候就聽見咆哮的聲音；那是豺狼呢。餓狗呢？電機還沒有安好呢。隔窗一望，一切都被可怕漆黑的夜色包圍着。孩子們都睡不着了。談話吧，話聲也被遮斷了。聽着牆似乎都在抖顫，湖都在咆哮，山都要崩裂了。一切都成了令人驚魂動魄的了。

格里沙搖著頭：

「天災人禍！」

他也不夢想着做英雄了。只覺得這殖民地天窄地狹，危如累卵了。把一切也都忘却了。彷彿只剩他一個人在這山上似的。牆外也彷彿有人在哭泣着，威嚇着，葬人一般的號痛着。爲什麼今天一切都是如此的可怕呢？台其諾夫很愁苦的說：

「死期將近了。」

前門呼通一下響了起來。大家都戰慄着。一個小孩子害怕的叫着。聽着有沈重的腳步聲走進來了。

格里沙就很高興的說：

「馬得諾夫嗎？」

「是的！」

他進到寢室裏了。格里沙睡在門跟前。馬得諾夫就撲通一下坐到他床上了。

「還沒睡着嗎？談天的嗎？嘿吶！」

格里沙也不怕了。其餘的小孩子也高興的跳起來。

「現在都睡吧！格里沙，一切都有我的！我們快睡吧！」

馬得諾夫起來說：

「事情不順利，格里沙。事情——嘿吶！」

「怎麼呢？」

台其諾夫由床上向馬得諾夫跳起來。大家都在驚動着。

「省教育廳打電來叫把你們往城裏孤兒院送的。吃食東西不發給我們。可是自己——嘿吶！沒有吃的呢？」

格里沙就說：

「馬得諾夫，我死到此地都不去。我今天的苦悶不是白受的！」

他伏到馬得諾夫膝蓋上，渾身都顫慄了。他從來沒有抱過和親過孩子們的。平時當他看見小姑娘們相互的抱着玩的時候他就說：

「真是多情的！」

可是這時他緊緊的握住格里沙的手，格里沙的寒戰也彷彿傳到他身上了。惶駭的坐到床上騷動着。孩子們都喊起來：

「爲什麼到城裏去？要死就死到此地！」

「到那里吃什麼呢？」

「別打開了吧，汪四甲！殖民地要崩壞了，你們還有心打着玩呢！」

「馬得諾夫，不許他們！」

各種聲音都喊起來：

「我們就在此地！那里都不去！」

「是的——是的，朋友們……連小姑娘現在也都哭着這樣的說着。現在應當通盤籌畫一下。你們

自己知道，有工作，可是吃食很少了。死是餓不死的，不過要瘦弱下去了。」

娜多其很鎮靜的低聲說：

「難道我們支持不到新的收成下來嗎？支持到的。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耕地？」

格里沙緊緊的捏着馬得諾夫手：

「馬得諾夫，我隔一天吃一頓飯。如果我要一天吃一頓叫死了我！」

突然一切的孩子們一齊都發着反抗的呼聲。那些呼聲彷彿成人的聲音似的帶着沈痛的悲哀：

「不要把我们交出去再做犯人！」

馬得諾夫一直望着他們的眼睛，不是看到，而是覺到他們的輪廓裏有種可怕的，人生的悲哀。他抖顫着，歪着嘴，擦着手說：

「不交！」

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

蘇聯

賽甫琳娜著



有一個很大的，距京城和大城市很遠的縣。縣之大不亞於外國的一個國家。在那里有的是金鑽，有的是黑壤，有的是造酒和脂油的作坊，有的是成羣的山羊，綿羊和帶着馳名的奧倫堡省製頭巾的絨毛的母山羊。

他的居民是久居其間的哥薩克人和由丹堡，賓怎，沙拉都，哈爾科夫，葉加德壽史拉夫，沃洛舍，波達夫，遠理快等省遷來的移民。從各地遷來的居民，帶着各種各樣的風俗和習慣。並且在沙馬爾河沿岸和曠野的深處星星點點的還散布着鎮爾烏夫，巴什喀爾和克爾格支等民族的村莊和冬屋。

各異血質的人民，帶着各種各樣的生活的構造和各種各樣的信仰：正教徒，舊教徒，回教徒，猶太教徒，邪教徒，福音教徒，清教徒和其餘好多非國教的祕密的教門。

關於全俄生活的報紙和新聞，是由奧倫堡省得到的。這些報紙和新聞，只能很快的送到那帶電桿

的大道上的車站上，到礦場上和縣城裏。這城是木頭的。他存在的期限是由一次大火災之後，重新修築起來，直到下次火災的時候。城是很矮的。高聳其間的只有一個鐘樓和啞了的從一九一四年修的酒坊的煙筒。報紙和新聞，到了這至荒極僻的地方，他的作用也就完全消失了。田莊和村落，孤零的遠處在那距縣城和往奧倫堡的單軌鐵道上一百多俄里遠的荒僻的地方。幾條小徑，彎彎曲曲的由這些田莊和村落經過曠野，經過深谷，經過山凹和密林通到那縣城和單軌鐵路的車站上。

每一個村落，每一個田莊，都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風俗。雖然他們擔負着很重的賦稅，可是他們依然是不但對於全俄的事情不注意，就是對於本省的事情也不注意了。關於大臣和皇帝，不會有過一回的故事和傳說。兵們在當兵的時候聽到一點故事，可是不久就又把牠忘掉了。所記憶的只是耳濡目染的土地官，驛舍和村巡。俄德大戰的動員令和二月革命，在那里不啻突然的從天上掉下來的石頭一般。

可是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布爾雪維克的驚動途猛烈的震撼了這個很矮的縣城和這個全縣。隨這驚動以俱來的有一個姓叫「列甯」。

他不但是傳到那帶電桿的大道上，並且流入到那田莊和冬屋裏。

他不但是流傳到全俄國，並且流傳到全世界。在這樣荒僻的縣裏傳出了個故事。

我記得最確實，最清楚的有一個故事。

他是我在往城裏去的半路上的一個田莊上聽來的。在一九一八年狂風暴雪的冬天，有一個鄉下老叫米奴舍夫由一百四十多俄里遠往城裏送信的時候，就帶我同他一塊。那刺骨的寒風和襲人的小雪，逼得我們還未到黃昏的時候就跑去宿店了。在那小茅屋裏邊；在搖動的木床上，在喝茶的棹旁的木凳上，有好多宿店的行路的旅客。黃昏的時候，都帶着鄉下老一般的眼睛面面環顧着。他們相見的時候，總相互的談論着糧食的價錢，貨物的缺乏，尤其是關於新的秩序；這樣他們都好像成了一種風尙了。可是到了那因為山那些鄉下老們的髒衣服氣，由那小屋裏邊擠滿了人的呼吸的炭氣，窒息的把那天棚下邊的五根小火把都要由朦朧而熄滅了的時候，那老太婆們就開口敘話了。那枯瘦而灰面的三家村婦，帶着那由頭巾下露出的蒼白的頭髮，帶着那無光的黑色的眼睛，給那些沒有睡着的人們談着一個關於列甯的故事。列甯和皇帝分人民的故事：

「有一次到尼古拉皇帝那里來了他的的一個很大的將軍說：「天皇陛下，在某國某國裏出了一個頂有學問，頂有本事的人。不知道他的職官級，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沒有護照，他的外號叫列甯。這個人就威嚇着說：我要去找尼古拉皇帝去，我要去把皇帝的兵士統統都奪過來，把他的將軍，文武官員和尼古拉皇帝自己統統都粉身碎骨的滅絕了他。」這時把尼古拉皇帝嚇的頓着腳，顫着手，大聲叫着：

「趕快給那一位不知道官級，不知道姓名，沒有護照，他的外號叫列寧的那一個人寫信去吧；請他不要拿那些話來攻擊我，來危害我，來危害我的將軍和文武官員，這樣我願把我的半個天下送給他。」這時那大學問的人跑到皇帝跟前，喘着氣，連忙拿起筆來給那位列寧寫道：「那麼，那麼，列寧，你不要拿你那些話來攻擊尼古拉皇帝吧，不用打仗，也不用吵罵，你把尼古拉那半個天下拿去吧。」說話之間，那位不知道官級姓名，沒有護照，他的外號叫列寧的那位回信就來了。列寧給尼古拉皇帝寫道：「那麼，那麼，尼古拉皇帝，我答應要你那半個天下。不過我要給你立一個我們分配的條約，是不是按省分的，不是按縣分的，也不是按鎮分的。我贊成同你這樣分，其餘一切條件都不要。尼古拉皇帝，就是請你把一切的白骨頭●都帶去：把將軍，文武官員和他們一切的徽章，一切的官級，十字架，肩章，他們一切的貴夫人和闊公子都帶了去。把地主老爺和他們一切的財富，一切的綢緞和天鵝絨的衣服，一切的銀器和鍍金器，一切的夫人和小寶貝都帶了去。把商人和他們一切的貨物，一切的銀錢，一切銀行的存款都帶了去。把工廠主和他們一切的銀錢，一切的機器和一切工廠的財富都帶了去。把一切黑骨頭●都給我：就是一切的鄉下老，兵士，工廠的工人和一切無用的廢物。此外把傳種的家畜，草田和耕地留給我。」尼古拉皇帝把這信看了之後，手舞足蹈的吩咐自己的將軍和文武官員說：「即刻給那位列寧寫信去吧，就說我完全同意了。好一個博學的人，好一個神通法寶！把我的

一切無數的金庫，一切商人的貨物，一切地主的糧食都不要，沒有一點補助，光把那些黑骨頭拿去；這還算一個什麼博學的人！我們拿着錢可以去雇那些黑骨頭，拿那些錢可以去雇兵士，那麼我們又要過起那安富尊榮的生活了。」這時又有好多大學問的人，急忙的到皇帝跟前，揮着筆給那位列寧寫關於皇帝同意的信。可是對於這一回可笑的故事一句也不提，因為提了恐怕列寧來拿他的法寶去攻擊他。說話之間，列寧就悄悄的來到自己的兵士，鄉下老和工人們跟前。皇帝和他的白骨頭已經跑開很遠了。鄉下老，兵士，工人都在面面相顧的時候，來了一個平常的莊家漢向他們說：「同志們，都好吧！」說着就統統握了手，又大聲說道：「我將來同你們都處在一個情況之下了，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同志們。不過你們要聽從我，我是一個很博學的人，並且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同志往壞處教。」這時兵們就按着兵們的規矩說：「絕對的來服從列寧同志！」工人，市民，讀書的和會手藝的人也都沒有反對他。可是那些鄉下老們都氣他把賬算錯了，都吵嚷着說：「爲什麼，爲什麼把那些無數的銀錢和財富放棄了。把那些給我們分一分，我們也可以過兩天好日子。」列寧就笑着搖着頭回答他們說：「不要吵嚷，也不要埋怨，把土地和家產拿去好好做活去，將來的事情自然就看見了。那些銀錢一定不夠你們用，因為你們人數太多了，白骨頭是很少的。可是我想着那些白骨頭在世界上是會消滅的。不去管這些。不過我還有一句可靠的，對於全世界的黑骨頭有句靠得住的話。我要說了那句話，那麼白骨

頭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找不到兵士，也找不到工人。一切都會拒絕了他們，一切都是在我的指揮之下進退的。他們在世界上終久不能站穩了，因為他們都是不會做只會吃的人。」

說話之間，恰好就照這樣來了。有一個騎馬的人，帶着尼古拉皇帝的一封信，飛跑着來送給列寧。尼古拉皇帝在那信上寫道：「那麼，那麼，列寧，我算上了你的當了。你把那些黑骨頭都領了去，給我留些只會吃不會做的人。我的將軍，我的武官，都沒有兵士，好像經久不用的馬一樣，只是吃吃喝喝，養的又肥又胖。我的地主老爺們，把他們的糧食都已經吃光了，一切的衣服也都穿破了。我的大肚子商人們因為沒有鄉下老，沒有買主，所以他們的貨物都放着也沒有人買了，我的工廠主把一切的機器也都弄壞了，因為他們的本事都在書本子上的，沒有練習，不會用機器。可是黑骨頭的人們都不受我們的雇傭，都在你的指揮之下來抵制我們，都是照着你的法寶進退的。把我們逼得走頭無路的時候，爲着要重奪回那些黑骨頭，我的將軍和武官一定要起來和你打仗了。」

因此白骨頭和黑骨頭的戰爭起來了。不過白骨頭的脚步終久是不能站穩的；因為那些將軍武官們只會命令兵士，只會命令軍隊遣那里那里，那里遣里的調動，可是自己躲避着不上戰線，因為他們都是弱不勝衣的沒有半點骨氣……」

燈滅了。鄉下老們都打起鼾聲了。老太婆發着夢話。那枯瘦的，將衰的三家村婦，坐在那地板上

的自己的皮襖上，緩慢而莊嚴的帶着歌音，好像祈禱似的說着這可笑而動人故事。這故事的穿插我記得不大清楚了，我記不清楚的是他的確切的語句；可是語句的性質，語句的內容，語氣的音韻，我記得很清楚。好像現在聽到似的。因此我才敢把他寫出來。這是在那不知淹沒了多少鼎鼎大名的人物名子的荒僻得從來不曾有過傳說的縣城裏，第一次的鄉下老們關於一個人名叫「列寧」的傳說。

● 俄文學上慣例「白骨頭」代貴族或資產階級。

● 同樣「黑骨頭」代無產階級。

# 黄金似的童年

蘇聯

賽甫琳娜著



他們六個人。

九點鐘的時候國民軍的兵士把他們帶來了。想把他們交到這裏，帶個收條去；可是沒有等着，吐了一口就去了。他們反正是一樣的。到這門房來的他們不是初次了。單獨的他們個個都來過的。現在又在市場把他們聚到一塊兒一齊帶來了。他們都坐到這地板上。

地板是石的，是很冷的。風由門縫裏刮着。可是這裏總比街上暖和得多了。幹嗎不坐一坐呢？沒有什麼可忙的。誰也不會等待他們的。在此也或須給一塊麵包吃一吃呢。他們的談鋒就轉到內行上去

了。

「最好是把那女人搶一伙，」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汪甲鼓動着說。

「不錯，最好是把全市場都收拾一下！」一個最小的孩子低聲說。

他多大了？八歲嗎？十二歲嗎？

舉頭一般大的小臉上的眼睛在閃着光，帶着駝背的身個。

汪甲沒有同意。

「好吧。可是打起來了不大好。他回來的時候可有吃的呢。那些人會打的呢。」

「一個太太差一點把我帶去當孩子。」汪甲跨着口說。

碧藍的眼睛閃着光。土色一般的瘦臉上的眼睛時時在閃灼着。也許是那淚花在她眼裏凝固了吧？

汪甲斜着眼睛。帶着瞧不起的神氣對這小姑娘連頭都沒有扭。

「帶你去！可好……倒不錯！不是她把你打扮的這樣好嗎？露着腳，小布衫爛的只剩了衣縫和虱子了！」

「你這死東西！你自己穿的有什麼好？的確的，幾乎把我帶去了。」

一個小的叫科斯加，凍的低聲說着。別人都稱他爲「早產的。」

「那個太太是哄你的。你聽着吧！小姐，給我一個烟頭抽一口吧。」

鏡子跟前那位抽着烟的小姐很快的扭過身來。

「你要抽烟嗎？這樣大的小孩子！真少見！」

她氣的搖著頭，頭上的捲髮在顫動着。

「抽煙比吃飯還想得很呢。」

「不給你，不因為什麼！少見，真少見！」

她走去了。

「可惡東西！」汪甲就跟着罵了一句。

談鋒就寂然了。

三個人從早上就不作聲的坐在那牆角裏。兩個小孩子穿着破爛的長汗衫，沒有褲子和鞋子。一個戴着兵帽，一個戴着便帽；小姑娘穿着一個小布衫，斜着眼睛灼閃。這些小回子都不動一動的盤着腳坐著。

科斯拉瞞着他們。

「小回子！……豬耳朵……」

又默然不作聲了。餓鬼作祟起來了。快三點鐘了。辦事人都快要散去了。教育廳馬上就沒人了。可是這六個小孩又要淪落到無處可歸了：又要到火車站，到營房兵士跟前，到教堂門口，到橋下走着去找夜宿的地方了。飯或者有，或者沒有的。

從左邊過道里進來一個吵鬧的哭泣的女人。一個三歲的小孩子駭的跟着她抓着她的裙子。懷裏還抱着一個小孩子。

「我能去把他們都勒死嗎？」她心神恍惚的號泣着。抱着小孩子的手搖着。「三天沒有吃東西了……都說到這里可以有點辦法的。好同志……你們是爲窮人的！」

一個戴眼鏡的高個子，現着疲倦面容，搖着手：

「你曉得……不能夠。沒有法子。每天……」

「我們是挨餓的人……先生……同志……」

心神錯亂的號泣着，顫動的手上去抓住那位高個子的人。

「她是我們那裏的人，」曼甲低聲說着。「我的媽媽……也是這樣的哭着……」

「哭着，哭着就死過去了，有些現在還正活受罪呢，」科斯加就咬着牙說。

小回子姑娘忽然哭起來。大聲的倒到地下痛哭着。

好多人吵鬧着從辦公室跑到這門房裏來了。都憐惜着，示着手勢嘆息着。

那女人同小孩子低聲的哀哭着。

女看門的人到她跟前來了。可憐的說着：

「她們多着呢……孩子們多着呢！成羣成隊的到這兒來……呵，你還是小姑娘呢！唉，別哭吧！……」

牆上的電話響起來了。那位戴眼鏡的大個子去接着電話筒：

「是的，教育廳……帶小孩子來嗎？不辦公了……到明天吧……呵，怎麼……讓他們不論在裏面過夜吧……明天再看吧。沒有辦法……是的，是的，明天……」

於是就對那六個小孩說：

「呵，現在先走吧。明天來。」

他們都溫順的起來。一個跟一個的到門跟前走去。

那女看門的聲音：

「今天五十七個小孩子都把他們安插出去了……可是到明天又要來些的。」

小個子都不作聲。只到門口裏哭著。

那門就在那亂聲中隨着那些小孩子關了起來。

明天又來了。

幼  
兒

蘇聯  
伊凡諾夫著

蒙古是一個野獸，是無愉快的。石頭是野獸，河水是野獸，就是那胡蝶也想來咬人。

可是蒙古人的心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聽說他們的容貌像中國人，距俄國很遠，隔着沙漠居住。還聽說他們到中國和印度那邊青天的叫不出名字的國度去。

在俄國附近，沿着伊爾德什河岸居住的克爾格支民族，因為俄國戰爭，遷到蒙古遊牧。人都知道他們的心性是率直的，不會油滑的，心裏有什麼一看就看出來了。他們往這兒遷移的時候不匆忙，所以家畜，小孩子以及病人也都帶來了。

俄國人受這兵災逃到蒙古來了——他們都是很結實健壯的鄉人。老弱殘廢的都留在山上，病的病

死了，打的打死了。家眷，什物 and 家畜，都被白黨掠去，他們凶惡的如同荒春的餓狼一般。健壯的鄉人躺在山谷的帳幕裏，懷念着故鄉的曠野，懷念着伊爾德什。

他們那時有半百人，謝利王驛夫做首領，他們就編成一小隊，名爲：謝同志的赤衛民軍。他們很苦悶。

當白黨追着他們從山上經過的時候，他們看見那大黑石，心裏很是害怕，可是到了這曠野裏，又覺苦悶。

曠野像伊爾德什河沿岸的曠野：沙石，野草，碧色的天際，雖似故鄉的景色，但總是異地的風味。尤其難堪的是沒有女人。

關於女人，他們每夜談着猥褻的士兵所愛的故事，可是到了性慾勃發難抑的時候，就騎着馬到曠野裏逮捕克爾格支的女人。

克爾格支女人一望見俄國人來了，就溫順的仰着臉下。

同她們性交感覺到不痛快，因爲她們一下不動的緊閉着眼睛，如同畜性交媾的一樣。

克爾格支人很怕俄國人，於是就又遷到很遠的曠野游牧去了。他們當看見俄國人的時候，就拿起鎗和弓威嚇着，叫着，但是不放射。也許是不會。



赤衛軍的會計屠魯巴切夫，很好哭，好像小孩子一樣，他那紅小而且沒有鬍子的臉，也同小孩子一樣。不過腿很長，很強壯，好像駱駝的腿。

可是他到曠野裏坐著的時候，就很威嚴起來，帶着冷淡的面容，莊重而且利害的坐著。

在五月節的一日，派了三個人：謝利王諾夫，屠魯巴切夫和德列韋斯到曠野去尋找好的牧場。  
荒沙在烈日之下蒸騰着。

熱風從天空刮着，熱氣從地下蒸着，人和動物都沉悶着，僵硬的同石頭一般。

謝利王諾夫帶着破鬍子說：

「難道那兒還有好的牧場……」

「那兒的牧場一定沒有伊爾德什一帶的好。」他懷想着故鄉伊爾德什說着。

帶着很稀的鬍子的面容，都沈默起來：好似他們的鬍子同曠野的野草一般，被太陽燒焦了。眼睛

也發紅了。

不過屠魯巴切夫愁傷的說：

「那兒的天氣怕也是苦燥吧……」

他帶着哭聲，但是不帶哭容，不過他騎的馬只在疲困喘息，流着眼淚。

於是他們就沿着羊腸鳥道，到曠野去……

流沙蒸騰着熱氣，熱風吹來悶熱的蒙古沙漠的氣味。熱汗在體內蒸燒着，但是因為皮膚太乾了的緣故，終於不能出來……

晚上當出山谷的時候，謝利王諾夫往西指着說：

「有人來了。」

的確的：在遼遠的地平綫盡處飛揚着沙土和紅塵。

「大概是克爾格支人。」

他們就爭論起來了：德列韋斯寧說克爾格支人遷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他們絕不會到這山谷來。可是屠魯巴切夫說那一定是克爾格支人，看着那灰塵就知道的。

紅塵和沙土隨着車的轉動向前飛揚着，他們決定的說：

「是生人……」

馬聽着主人的聲音，聞着風吹來的生人的氣味：搖着耳朵，未等主人發令的時候就臥到地下了。

灰色和櫻色的馬，臥在山谷裏，大概因為怕羞，閉着很大的恐怖的眼睛，急促的喘息着。

謝利王諾夫和屠魯巴切夫在山谷邊上騎着。屠魯巴切夫哭的鼻涕『呼此呼此』的響着。謝利王諾夫想不要叫他害怕，於是就叫他騎到他的身邊。因為他哭的好像小孩子一樣，謝利王諾夫苦悶的心情不覺得暢快起來，因為他像小孩子一般的好玩。

小道上的灰塵揚起了。車輪不絕的響着，塵土飛揚的旋搖着。

謝利王諾夫斷定的說：

「是俄國人……」

於是向山谷裏喚着德列韋斯寧。

在那用藤子編的新車裏坐着兩個戴着紅邊軍帽的人。因為有灰塵的緣故，看不見臉，戴軍帽的人彷彿坐在黃灰球裏，忽隱忽現着。伸出的鎗筒和執着鞭子的手，在塵土落下時，可以隱約的看出來。

德列韋斯寧想着說：

「是軍官……大概出差的。也許是出征……」

他使齊眼色，用口指示着：

「我們把他結果了吧……」

車載着人，馬拉着車，從後邊望着，好像狐狸尾巴，把塵土掃的飛揚着。

屠魯巴切夫帶着哭聲說：

「兄弟們，我們不要結果了他……我們不如把他擄來做俘虜……」

「自己的腦袋也不顧嗎……」

謝利王諾夫生着氣，靜靜的拉着鎗機說：

「現在不要哭吧……」

他們氣着，因為軍官沒帶衛兵，一個人到這曠野來，彷彿這里有重兵埋伏着似的——如果這樣，那農民就遭殃了。

軍官站起來，挺直着身子，向曠野的四週瞭望，但有灰塵飛騰着，難望清楚。赤紅的晚風，吹着那燃燒的野草，火焰撲到山谷的石頭上，好像赤馬似的。

馬車，車輪，人和他們的心思都捲在這赤色的灰塵裏……

鎗響了……

同時一個帽子碰着一個帽子倒到車箱裏。

馬放鬆了，彷彿繩斷了……

馬向前飛奔着……馬頭鬃上現出了雪白的汗珠。渾身抖顫的垂頭站着。

屠魯巴切夫說：

「死了……」

他們就走到跟前去看。

紅邊軍帽的人死了。肩靠肩的倒着，頭向後仰着，死的還有一個女人。散亂的頭髮上落着很厚的黃黑的灰塵，她穿着軍裝，可是乳峯和胸脯依然還是凸起着。

「真稀罕，」德列韋斯寧說，「這怨她自己錯了，她要不戴軍帽，誰好意思去殺女人呢……女人正是需要的。」

屠魯巴切夫吐着唾沫說：

「你是可惡的人，是資產階級者……你連一點仁心也沒有……」

「不要忙，」謝利王諾夫打斷他的話說，「我們不是土匪，我們應當把他們的東西肥下來。給我一張紙。」

在車前面一個編織的中國式的籐筐子裏邊，放着一個黃眼睛，黃頭髮的嬰兒，他的小手緊攥着褐色的小被角，微弱的小聲叫着。

屠魯巴切夫溫和的說：

「你看他……大概他是說他們的話的……」

可惜把女人打死了，她的衣服沒有剝，把男人的衣服剝了，把他們都埋在那沙堆裏。

三

他們回來了；屠魯巴切夫坐在車上，抱着嬰兒，搖着，低聲的哼道：

「夜鶯啾，夜鶯——你是個小鳥兒……」

黃鶯兒……

哀憐的歌唱……」

他回憶起萊白爾小村——他的故鄉；牧場，家人，嬰兒，就低聲的哭着。

嬰兒也哭了。

被太陽蒸晒的流沙，飛揚着沙沙作響。他們騎着蒙古的短腿強壯的馬跑着。

路旁的艾，被太陽晒焦得同沙色一樣，低矮的幾乎望不見。

乾的沙，焦的艾，都帶着焦苦乾燥的氣味。

這荒無人跡的小徑呵！黃沙飛揚，炕氣逼人！這荒涼的野獸似的蒙古呵……

他們仔細看着那軍官的什物：書籍，紙煙匣，發光的銅的器物。還有一件東西，帶着長三角架，四角形的刻着度數的銅匣。

赤衛民軍都來細看着，換着，拿在手裏估着分量。

因為他們的無聊，吃羊肉太多了，身上一股羊羶氣，衣服上帶着好多羊油。他們帶着寬頰骨，柔薄的嘴唇，他們是頓河的鄉人；長着黑長的頭髮，黃色的臉，他們原是石灰礦山的工人。

屠魯巴切夫拿起銅頭的三腳架說：

「望遠鏡。」

於是就密縫着眼睛試望那說：

「很不錯的望遠鏡，大概得一百多萬盧布。用他來望月球，可以望出月球上的金礦……不用淘了，那些統統是純金子。往口袋裏裝就得了……」

有一個城市的年輕人，哈哈大笑着：

「真是會胡扯……」

屠魯巴切夫氣道：

「這是我胡扯嗎，你這個井底蛙！你等等看……」

把紙煙都分配了分配，望遠鏡交給會計屠魯巴切夫保管着——遇着機會可以拿去同克爾格支人換東西。

他把這物件就放到小孩子的前邊：

「要吧……」

小孩子不理會，只呱呱的叫着。他百般的設法叫他玩，一直急到出汗了，但是小孩子依然是呱呱的叫着。

廚子把飯開來了。黃油，飯，白菜湯都噴放着香味。大家都從靴筒裏掏出塞米帕拉丁式的很寬的小靴子。地上的草都被踏平了。濃蔭的淺谷，谷上的巡邏叫着……

「我快到班了……我要吃飯了……換班吧……」

都吃過了飯，想起來得喂一喂小孩子。小孩子不絕的哭着。

屠魯巴切夫嚼着麵包，嚼好了就塞到小孩子張着的小口裏，自己在拌着嘴引誘着：

「吧——吧——吧——吧……小東西……吃吧，小鬼……」

但是他抿着口，扭着頭——不接。鼻子「呼此呼此」的哭着。



其餘的人都來了，都圍到跟前；望着小孩子。不作聲。

天氣很熱。他們的頰上唇上，都帶着吃羊肉的油光。汗衫揭開着，赤着脚，皮膚黃的同蒙古的地皮一般。

一個說：「給他弄點白菜湯喝。」

弄涼了白菜湯。屠魯巴切夫把手指往湯裏濺了一下，又入到孩子的口裏。那帶油的有味的白菜湯順着小嘴唇往下流，流到紅小布衫和綿被上。

他不喝。

「小狗都比他聰明——你給他手指他還會舐一舐……」

「狗是狗，人是人……」

「你說的到好……」

軍隊裏沒有牛奶。他們想拿馬奶給他吃，母馬倒是有的。喝不得——馬乳能把人喝醉，也許會喝病了呢。

人都散去了，都成堆的，着急的談着。屠魯巴切夫耷着眼，穿着破爛的長衣服，在車跟前來回的踱着。他那細細的聲音，不安的神情，好像他自己也同小孩子一樣來回的跑着，憑怨着：

「怎麼好呢……他不吃，兄弟們……要設法叫他吃才好，不然就要餓死了……」

他們帶着寬闊的肩背，強壯的體格和無可奈何的眼光站着。

「這是女人的事……」

「可不是……」

「要是女人喂他，就是羊肉他也許會大嘴吃呢……」

「那是當然的……」

謝利王諾夫就招集大家說：

「奉耶教的小孩子也是一條性命，不能讓他餓死的。就是他父親是一個資本家，可是於他小孩子有什麼相干呢？」

大家都同意說。

「小孩子沒什麼關係。」

德列韋斯哈哈大笑着說：

「讓他長大了。他長大了之後飛到月球上採金子去……」

大家都沒笑。屠魯巴夫抬起拳頭叫道。

「你這個老母狗……」

他搖着手沈思着，忽然高聲叫道：

乳牛……要給他找乳牛……」

衆口同聲的說：

「沒有乳牛就要餓死了……」

「一定要給他找乳牛……」

「沒有乳牛就要餓死了……」

屠魯巴切夫很堅決的說：

「兄弟們，我去找乳牛去……」

一個人打斷他的話：

「到伊爾德什去，到萊白爾小村裏去……」

「我要到伊爾德什去，你這個不是人的東西，我去不因為什麼。我到克爾格支去。」

「去換望遠鏡去。」

屠魯巴切夫向他跑着，很氣的說：

「你這個死東西，你這個無賴子！你想吃耳光的吧？」

因為他們亂七八糟的叫罵起來了，所以謝利王諾夫就來勸解道：

「得了……」

於是大家就這樣決定：叫德列韋斯寧，屠魯巴切夫和另外三個人到克爾格支人那兒去，到曠野裏趕乳牛去。如果可以的話，不妨趕三五頭牛回來，因為廚房裏的肉都用完了。

他們把鎗掛在馬鞍上，戴上克爾格支的狐皮帽子，為的是人在遠處望着同克爾格支人一樣。

「一路福星！」

小孩包在小被窩裏，放在車篷裏邊。旁邊坐着一個年輕的人，用手鎗向那艾叢裏放射着和小孩了

玩。

#### 四

呵！你這荒涼的蒙古的沙漠呵！呵，青色的石頭，急流而深的河流！

深夜間，俄國人沿着沙漠行走。

沙漠上騰着熱氣，艾氣。

荒村裏，羣狗向着狼和黑暗狂吠。

黑暗裏，羣狼向着荒村，向其垂涎欲食的東西咆哮。

克爾格支人逃命奔跑。

但是那羣牛也能逃却這死的侵襲嗎？

將央的夜色在沙漠上抖顫着，沙漠幾乎難留這將央的夜色，將央的夜色慢慢兒向西逝去了。

荒村裏放着馬糞氣，蘆蒲和酸牛奶氣。正在燒着的火柴堆旁邊，坐着克爾格支的孩子們。孩子們旁邊臥着羸瘦而尖嘴的狗。一切的帳幕，好像乾草堆似的。帳幕的後邊現着湖泊和蘆葦。

從蘆葦裏向着火堆上放着鎗：

「拍——拍——砰——砰……」

鎗聲響了，克爾格支人從帳幕裏跳了出來。很恐怖的，始而一個人叫着，繼而一齊叫着：

「嗚……嗚……俄國人來了……」

都騎上馬，那馬好像日夜都把鞍子備好準備着似的。人聲，馬蹄聲，在帳幕和曠野裏齊響着。蘆葦裏好似野鴨也在叫看：

「嘎……嘎……」

一個白鬚的老人從馬上跌下來，跳到火鍋裏，把鍋踏反了，燙得一聲聲的叫痛的哼着。旁邊站着一個垂着尾巴的長毛狗，帶着害怕的神氣伸着餓嘴到熱牛奶裏舐着。

母馬嘶着。好像怕狼似的到羊籠笆圍欄裏亂跑。乳牛也在喘息着。

很溫順的克爾格支女人看見俄國人就無抵抗的仰着臉到毛氈上。

德列韋斯寧很放蕩的哈哈大笑說：

「我們是公馬嗎……我們不是每次都去合她們……」

他忙着用扁瓶子擠着牛奶，揚鞭作聲，把乳牛和牛犢都趕到帳幕裏去。牛犢的繩索解開了，牛犢很快用的頭碰着母牛柔軟的乳房，高興的，用那很大的，柔軟的嘴唇嚼着乳頭吸着。

「你瞧，這個小餓死鬼……」

於是德列韋斯寧就把母牛趕開了。

屠魯巴切夫又顧着荒村看一看，臨走時忽然想起：

「乳袋是必帶的。都把乳袋忘掉了……」

他又跑到帳幕裏找乳袋去了。帳幕裏的火都熄了，屠魯巴切夫拿起火柴頭，迸着火花，那烟把他薰得咳嗽着，尋找着乳袋。

他一隻手搖着火柴頭，一隻手帶着手鎗。

乳袋沒有找着。克爾格支女人很溫順的蓋着衣服，仰臥在毛氈上。小孩子在大聲哭着。

屠魯巴切夫生氣了，向一個暖幕裏一位年輕的克爾格支女人叫着：

「你這無賴的東西，乳袋，把乳袋給我。」

克爾格支女人哭着，忙着把裏外衣服都解開來。

「不要……」

她旁邊用布包着的小孩子在哭着。

克爾格支女人張開腿。

「來……」

可是屠魯巴切夫在這時抓着她的乳房，很高興的緊緊的捏着說：

「可找着了……可把乳袋找着了！」

「不要……不要……」

「好了，不要吵了，跟我走吧。」

拉着她手就把她帶着。

火柴頭放下了——帳幕裏暗黑起來。

黑夜裏，叫克爾格支女人騎上馬，不斷的摸着克爾格支女人的乳房，把她帶到謝利王諾夫山谷裏去。

「兄弟們，找到了，」他很高興的說着，眼眶裏含着淚。

「我不找誰還肯去找呢……」

## 五

回到營幕時，才看見克爾格支女人還攜帶着一個小孩子，在黑夜裏，屠魯巴切夫原來還不會看見。

「那不要緊，」別的人都說，「奶够他們兩個吃了。有乳牛，而且她也是個很强壯的女人。」

克爾格支女人帶着默然而莊重的神氣，人都不在跟前時，她就喂小孩子。兩個小孩都躺在帳幕裏她身旁的毛氈上——一個嫩白，一個黃瘦的都在哭着。

剛過了一個禮拜，在開大會的時候，屠魯巴切夫說：

「同志們，有一件祕事我要披露了：克爾格支女人喂小孩子是騙人的——她自己的小孩子，拿着



她所有的奶去喂他；我們的呢，拿吃剩下的一點去喂他。兄弟們，我看見了。」

大家都去看去了；小孩子如同一般的小孩子一樣，一個嫩白，一個黃瘦的好像甜瓜一樣。不過俄國的小孩子大概是比克爾格支的小孩瘦一點。

屠魯巴切夫伸着手說：

「我給他起一個名子叫王絲嘉……但是你看他……真是想不到的事。」

德列韋斯寧說：

「王絲嘉，你太弱了。」

找了一根棍子，放到車杠上，兩端重量相等的放平。

把小孩子掛到棍子的兩端稱着。

小孩子用繩子捆起懸掛着，在布包裹哭着。他們身上聞着有種嬰兒的氣味。克爾格支女人站到車

跟前，莫名其妙的哭着。

大家都不作聲的看着。

「放開手，」謝利王請夫說。

屠魯巴切夫的手一離開棍子，俄國的小孩子就向上去了。

「都瞧一瞧，」屠魯巴切夫氣着說，「那個小無賴子可吃飽了。」

順手從地下拾起一個乾羊頭，掛到俄國小孩子的一端，兩端的重量才平均了。

大家都吵着說：

「整整的多喂重了一個乾羊頭……」

「真是看不到……」

「這真是野獸……」

「我們不是光爲着看小孩子的。」

大家都應聲說：

「那里我們會看小孩子。」

「說來說去還是女人的事……」

屠魯巴切夫頓着脚叫道：

「難道俄國的小孩子因此就該餓死嗎……王絲嘉就活該餓死嗎……」

都看着癯瘦的王絲嘉在騎着。

大家都覺得很難受。

謝利王諾夫給屠魯巴切夫說：

「你去把這個克爾格支女人的……叫他死去好了……我們不知把他們殺了多少了，這一個算什麼……」

大家都看着王絲嘉，就默然無語的散去了。

屠魯巴切夫把克爾格支女人的小孩子拿來裝到一個破口袋裏。

小孩子的母親慟哭了。屠魯巴切夫輕輕的打她兩個嘴巴，就出了山谷，把小孩子擲到曠野裏……

六

過了兩天，大家都站在帳幕口前向裏望，克爾格支女人在毛氈上喂着小孩子。

克爾格支女人，着帶溫順的面容，狹小的眼睛，穿着紫色的布外衣和山羊皮鞋。

嬰兒的小臉在她的懷裏，小手亂打着她的衣服，小腳蹬着，好似要學跳的一樣。

大家都看着哈哈大笑起來。

屠魯巴切夫很溫和的看着，吸着鼻子，帶着哭聲說：

「你瞧，他吃得這樣快……」

帳幕那邊的山谷與曠野，不知向何處蜿蜒，異鄉的蒙古呵！  
不知向何處蜿蜒的蒙古呵！——野獸似的，滿目荒涼的蒙古！

猪與柏琪嘉

蘇聯

亞洛賽夫著

這是維都賈特的人；豬是過着豬的生活；就是不會同誰實行過階級鬥爭，不會參加過戰爭，不會捲入過政潮，其愛糞比愛黃金還利害。

糞對於豬，真可以說是他生命的目的，是他所最酷愛不過的東西。糞可以使他忘却了一切，忘却了自己的主人。

豬是有國際性的動物，所以他不知道有什麼國界。

有一天，一個又肥又胖的豬，用他的嘴到各地撒着糞。向各處撒着，嘴向兩旁上拌着，搖着。小尾巴向他所聞見有糞的地方去。

可是那糞是在波蘭和俄國戰線那一方面的。

這豬聞着就不問三七二十一，跌跌撞撞的跑過那禁止通行的戰線去了。

豬當然是有主人的，他的主人是一個鄉下老。鄉下老有一個九歲的兒子，名子叫柏琪嘉。

這位大耳朵紅頭髮的柏琪嘉看見他爸爸的豬跑過交界去了。他生來的私心是很重的。所以他在這童年的時候就很愛照管一切的閑事，就是稍微有一點不對的地方，他也要去整一整。

因此柏琪嘉現在就拿自己很髒的衣袖拭着他很髒的鼻子，跑去趕豬去了。跑着好像豬一般的也跑過了那波蘭和俄國的戰綫。

突然有一個人從後邊喊着柏琪嘉：

「喂！小東西！站住！到那去的！」

柏琪嘉回頭一望，看見了兩個波蘭的大兵。

豬不曉得藏到什麼地方不見了，柏琪嘉就做了波蘭鬼子的俘虜。

把柏琪嘉就帶到波蘭軍官跟前，那軍官就審問起他來了。

「唔，你老實就招出來吧，小孩子：誰派你到這兒來的？」

「誰也沒有派我！我來趕豬的！我敢給你賭咒！」

小孩子的下嘴唇都抖顫了：他要哭的。

「我放你的，小孩子，只要你招出來吧了。明看你是俄國人派來的吧？是的嗎？派作偵探的吧？」

你大概是幫助布爾雪維克的吧？是嗎？」

小孩子什麼也不想哭了。他極力的忍着眼淚。那軍官的問題大概柏琪嘉沒有明白。

「放我回家去吧！找爸爸去吧！」

他帶着無限的悲感望着那軍官。面上的嫩肉在微顫，好像在絞着眼淚向心裏流似的。

「找爸爸去！」那軍官嚇着，「鼻涕拭拭！我把你送到監裏去！」

叫着去着，叫着就去了。又來了一個年青的人。他敲着棹子，揮着手，大有欲賞他耳光之勢。

這些統統都是意想不到的事。這些都好似颶風一般的飛到柏琪嘉身上，他不能够自衛了，只像傻子似的呆瞪着。或者在這時他心裏在想着什麼風兒把他面前軍官的頭刮的亂搖着，把他的手吹的亂舞着。在當時這些叫柏琪嘉看來真都是些怪事。

可是，或者是這些搖頭擺尾的人把豬誘來了嗎？或者他用什麼法術把豬弄來了嗎？也或者他們爲着遮蓋他們騙豬的行爲起見，想使柏琪嘉回到自己村莊上不至告訴大家說這些軍官都是騙子，因此他們才這樣故意的咆哮嗎？

「哈哈，你這俄國的傻小子，你這倔強的小毛子，你還不受洗禮的布爾雪維克，不想招出來嗎？唉，這樣把他下到監裏好了！」



於是就把柏琪嘉送到一個大城——維爾納——裏去了。把他下到獄裏去了！

柏琪嘉很想找他的爸爸和媽媽。於是忍不住就哭起來了。並且在路上還挨了好多打。尤其是一個兵的頭目所特別賞賜他的耳光。把他的耳朵打的連聽都聽的不得勁了。

真是威風凜凜的在路上嚇着柏琪嘉。

他一到了這兒就把他鎖到一個單間的小石屋裏，於是就風平浪靜了。

他望着牆，舌頭舐着手指；想在牆上畫小十字。手指在白牆上畫了一下，什麼也沒有畫上。

那隻挨打的，發燒的耳朵緊緊的貼到牆上。因為牆冷的如冰一般，所以感到很痛快。

後來他輕輕的刮着牆皮，又害怕起來；怎麼樣不讓他們看見這地板上的灰末才好呢。

於是就只瞅着牆。看見了寫着有什麼東西。可是寫的是什麼呢，因為他不識字，所以不認得。這

是柏琪嘉第一次深深可惜他不曾讀書的。如果他識字，現在他一定知道寫的是什麼東西了！大概是一句密語吧，或許是可怕的呢，有趣的呢。唉，如果識字有多好呢！如果識字柏琪嘉在那時自己也許會寫起來了。也許這樣的寫道：「爸爸，媽媽，豬把我連累了。」

總是奇怪，到底是波蘭鬼子用妖術迷惑去了嗎？或者是他自己閉着爸爸要殺他做香腸，於是自己就跑了呢。如果是他自己跑了，那麼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彷彿從天上倒下來的霹靂與災殃都落到柏琪嘉

的頭上呢，爲什麼賊一般的把柏琪嘉鎖到這黑油灰地板，如同地一般的冷清清的小屋裏呢？不過地是很鬆軟，很溫暖的，赤着腳在地上站着是很舒服的。赤着腳在草田上走着也是很舒服的：綠草如同柔絲一般的錚錚的響着。

那黑油灰地板的冷氣徹入到柏琪嘉的嫩骨裏去了。他縮着身子，盤着腿，坐到那鋪着蒲草的鐵床上。

呵，這樣可好一點，暖和一點了！

遠遠的在一個過道裏有鐵練的響聲。也許在那兒有一個另外的柏琪嘉在坐着的，把他用鐵練鎖着的吧？也許是放誰的吧？不——到這兒是不會放出去的。難道他們肯放嗎？你看他們最近都是多麼樣的利害，多麼樣的生氣。這都是爲着豬的原因！

如果爸爸媽媽知道的話，他們一定不讓……一定會來保護我的。鑰匙又……

在過道裏響着就又聽不見了……

柏琪嘉入夢了。

小孩子就此過起那監獄的生活了。白天用手指割着牆皮，用唾沫畫着小十字。用那細細的手指敲着那很厚的鐵門。每天晚上都有人來到柏琪嘉的小屋裏整整他跑了沒有。當這些人進來的時候都相互

的說：『還有一個小的哩——完全是小的哩！』就是那位腰裏帶着一大把鑰匙，彷彿吃鑰匙飯的那位監禁子也是如此說。

柏琪嘉睡得很好。不時的作夢。他夢見他媽媽怎樣在哭，怎樣在給他整着衣服，怎樣在喂他吃東西，他爸爸彷彿在撫摩着他的被那殘忍的手打了的耳朵說：『不要緊，不要哭，兒子，不要哭！上帝總會保佑我們的，可是那行兇的人，他自然會有那一日！自然會有那一日的！』

有一天柏琪嘉就問着那監禁子說：

『快把我送回去找爸爸了吧？』

『不，朋友，你替人家効了多大的勞，你就得坐多長的監。』說着就把柏琪嘉面前的門撲通一聲又關起來了。柏琪嘉那悲傷的灰眼睛不住的向那鐵門呆瞪着。他把食指嚙到口裏。他的後腦上向上翹着的兩根彷彿乾草一般的黃頭髮，看來儼然是一個問話符號。他那細細的身個，彎曲的彷彿一個剛剛下凡的天使，他的小腳剛剛觸着地，現在又準備飛回天上似的。他的眼淚突然的脫眶而出，泉湧一般的流淌額面，落到口裏去，柏琪嘉用自己的衣袖拭着淚珠。

時光又這樣的逝去了。

有一天又把他帶去審問。彷彿叫他寫什麼似的。可是柏琪嘉不識字，因此又把他帶回監裏去了。

日復一日的又這樣過去了。

一日，柏琪嘉看見有人由那小屋門上的一個小圓孔裏擲來了一片小白紙。柏琪嘉就把他拾了。這是一張字。可是怎麼樣才能去讀他呢？

當吃飯的時候，柏琪嘉就把他給那監禁子看。

「哈哈，你這個東西！」監禁子就破口罵起來了。「你可學的會接紙條了嗎？喂，這是犯禁的。還是我們不許的！還是監獄！下次你小心吃耳光！你明白嗎？」

「明白。」

這怎麼會不明白：又是要賞耳光了。

「好老人家，最好請你把他念一下好吧？那也許是寫的關於你老人家的。好嗎？」

於是又帶着害怕的懇求的樣子。手指又塞到口裏，那兩根好似問話符號一般的頭髮又在後腦上豎起來了。

「啊，好，你聽着吧「小同志」，這是給你這樣寫的。「小同志」……」

「這個字是「小同志」……」柏琪嘉打斷那監禁子的話說。

「是的，頭一個字就是「同志」。往下聽吧。」

監禁子把那紙條都看完了。這是那一個同志着問柏琪嘉的，他是誰，由那來的，爲什麼來的。

「把這紙條給我吧，好老人家，不要拿去。」

「不準帶紙條的，明白嗎？」

「好老人家！不要拿去。老人家！」

彷彿又是在審問時候的一般，眼裏噙着的淚珠彷彿向心裏流着似的，滿面都帶着沉痛的哭容。如果他的眼淚流了出來，怕那位監禁子不會如同現在一般的那樣的去憐憫他吧。

「呵，好吧。拿去吧，不過要把他藏起來。」

「謝謝你老，我藏起來。不過你不要再拿去！」

監禁子把門關起來了，柏琪嘉把紙條帶到懷裏了，他帶着紙條很愉快：彷彿一位同志來到他這小屋裏了。

後來他就把那紙條掏出來，辨別着那上邊的字。第一個字的意思是：「同志」。這個字是不難明白的。於是就拾起一個木片，將「同志」這個字畫到牆上。別的字柏琪嘉就辨不清了。

每天早上柏琪嘉往牆上一望就高興起來，他寫的「同志」這個字是多麼的好看。他愛這個字。就把他又寫到別的牆上了。後來又寫到另外的牆上，寫到門上。最後凡是能畫的地方就把他畫上去了。

他看見那床下的牆上不曉得誰訂的一個小釘子。他就把他拔下來，用他到處畫着他所愛的字——  
「同志。」

柏琪嘉寫這個字是他最愉快的一件事。

想不到監禁子竟看見這個了。

「你怎麼呢，想帶手鍊的嗎？爲什麼在這兒畫着這樣邪說外道的字？」

「這不是邪說外道的字——」

「不，是邪說外道的！這僅只布爾雪維克愛他！你怎麼呢？也是布爾雪維克嗎？現在趕快都給我拭去吧！」

柏琪嘉就用他很髒的小手掌，拭着他自己所愛的字——他第一次所寫的字！用力的拭着。他的別離的酸淚一直的由眼眶裏湧了出來，落到他的小口裏。

第二天柏琪嘉爬到床底下，又在那兒畫起他的「同志」了。

後來第二個紙條又攔來了。柏琪嘉就不再把他給那位監禁子看了。他自己用盡心思的嘗試着去辨認他。在那上邊攔着的第一個字就是「同志」。呵，柏琪嘉看了是多麼樣的快活呵！

現在他的視線集中到那有沒有紙條攔來呢。第三個紙條又攔來了。上邊又是寫着「同志」。哈

哈，這是多麼的好呵！

有一天，有個髒手指由那小圓孔裏伸過來，柏琪嘉就張着身子向他低聲說：

「給我鉛筆來！」

第二天，那門上的小孔裏就住這小屋裏給柏琪嘉擱來了一枝小鉛筆。

柏琪嘉就拿起一片他自己所積累的紙條，往那上邊寫了一個「同志」。

坐了六個月，柏琪嘉就被帶到一個大屋子裏去。

「你就是柏琪嘉嗎？」一位紅頭髮的年輕的，快活的人到他跟前問着。

這些人在這屋裏都是快活的，勇敢的，活潑的好似在作客或婚禮的宴會上一般，都嬉嬉笑笑，高談闊論着。引着柏琪嘉在房裏看了一遍。都問着他的豬，並且都教他怎樣的讀書寫字。

現在的柏琪嘉也有點氣壯和威風起來了。有一天他忍不住的就問着他的那位紅頭髮的朋友說。

「你是什麼人，那里人？」

「我們嗎？老弟，我們不是別的，我們是無產階級者。是布爾雪維克；沒有聽說過我們嗎？我們想叫你爸爸有好多的地，想不叫你挨人家的打，想不叫有戰爭，也不想叫好像你一樣，「爲着豬」去坐監……」

「並且不想叫吃耳光！」柏琪嘉插嘴道。

「不錯，對對對！看來你好像是吃耳光了吧？」

「是的。」

「吃波蘭軍官的耳光嗎？」

「不錯。」

「好吧，不要忙，他們馬上就要不成威風了！」

於是柏琪嘉就仔細的聽着那不懂的關於蘇維埃，莫斯科和布爾雪維克的談話。

一天，柏琪嘉就問着那位紅頭髮說：

「可是「同志」就是布爾雪維克嗎？」

「一定的。一切的布爾雪維克都是同志。」

「從前我有一個同志叫汪科，我常同他要石子，那麼，他也是布爾雪維克嗎？」

「不知道。不過「同志」對於布爾雪維克是一個很神聖的字！這個字資產階級的人是不用的。資產階級的人——這就是賞給耳光吃的那些人！……你明白嗎？他們是憎惡這個字的。」

「是的嗎！呵，我是布爾雪維克，後來我——我附你耳朵上來給你悄悄的說吧：當我一個人在那



小屋裏坐著的時候，我接到你的紙條以後，滿牆上都被我寫成「同志」了。」

「好麼！你是我們的同志了，是布爾雪維克！」

又過了一個月，這些布爾雪維克黨人都送回俄國去交換波蘭的資產階級的俘虜。

到這時柏琪嘉已經學的會識字了，就是給他爸爸和媽媽的信也會寫了。但是他寫的信沒有寄，不過他時時刻刻的總把他揣到自己的懷裏。

「給我一個信封。」柏琪嘉向他的紅頭髮的朋友說：「我寫一封信往家裏寄的。」

「爲什麼寄他？馬上你自己就回去了。」

「不，不回去。」

「爲什麼呢？」

「因爲那兒只有爸爸媽媽，沒有真正的同志。這兒你和其餘的一切同志……裝得……好同志……帶我到莫斯科去吧！」

「到莫斯科去嗎？！你去幹嗎呢？」

「我去到那兒當布爾雪維克呢？」

在這天晚上就說好了同裴得一塊到莫斯科去，柏琪嘉就寫了第二封信往家寄，信的內容是這樣：

「爸爸和媽媽！我同裴得到莫斯科去了，我們是同志和布爾雪維克，你們馬上都不受苦了，再也沒有人來打我們來了，戰爭也沒有了，將來只有布爾雪維克及都成了一樣的同志，也不要去心疼我們的猪，將來我們不僅只有一個猪，有好多的猪，將來還有兩個牛，後來我就從莫斯科回去了。」

柏琪嘉的確同那位紅頭髮的裴得和其餘的同志沒有回家，到莫斯科去了。

——二，二，一九二八，譯。

和平，麵包與政權

蘇聯

亞洛賽夫著

在渴倫圖●有一個壯烈的大會。準尉●們說，如果蘇維穆里諾夫●出賣了俄國的士兵，那麼亞列克賽夫●一定是不作這個的。準尉們登到木演講台上，流着汗說着。

可是在那還沒有撤去的尼古拉的相片上釘着克倫斯基●相片的軍官俱樂部裏，在那桌子上擺着冷了的美味的點心和肉湯。一隻棕色的貓，從容的跑去舐着牠。廚子在那會場上弄着濕而且臭的練馬場的牆。

準尉們用手帕搓着手，拿着鈴說着。不時的跑到後台去，摸着自己的皮手槍套子。稍微整一整自己的背帶和襯衫的領子，打算重登台演說。練馬場的煙氣，臭氣與濕氣把他們燻的只是咳嗽着，準尉們都相互的說着，想着方法去應付那憤激的羣衆。可是顯然的可以看出他們都不是俄國現代的英雄。

準尉們在台上無味的講着，好像那角鬥士在那空闊無人的馬戲院子似的；他們彷彿突然的醒悟了

，看見自己彷彿在那細繩上走着要跌下來似的。每一個長官給士兵們講話的時候，都覺得怕要從那細繩上跌到那萬人的罵聲裏。

準尉們出來說：克倫斯基，克倫斯基……說到此地就找不出來頭緒了。彷彿又從那細繩上跌了下來似的；因為除過把那克倫斯基的相片釘到沙皇的相片上以外，他們什麼也表示不出來了。

並且今天將軍給準尉們下令叫招集士兵來擁護亞列克賽夫就總司令之職。於是準尉們就招集會議起來了。

就是廚子也都來到這練馬場裏，靠着那濕牆，搔着屁股，咬着舌根說：

「啊，亂轟轟的簡直是一個市場！」

\* \* \*

士兵的面孔是辨不清楚了。台下的全馬場裏由那些鬍鬚，眼睛，耳朵，鼻子織成了一幅萬頭鑽動的活圖畫。士兵的脚站得穩固的同柱子一般。渴倫人穿着厚底靴子站着好像那馬場上石地板裏埋着似的手，肩，頭都在亂動着。一而萬，萬而一的亂動着。百萬的聲響而一個意志。現在的士兵們都以爲：蘇霍穆里諾夫是一個將軍，他的姓的頭一個字母是С，亞列克賽夫也是一個將軍，不過他的姓的起首是另一個字母吧了。

備此而已矣。

士兵們對於他們，對於一切的將官們，都插着頭，揮着手。都一致的呼喊著，越是一致的呼喊，越是使他們相信他們都是士兵們，是與那些在台上的人——官長們不同的。士兵們吸着那用紙捲的煙草，殘餘的煙頭吸的幾乎燒着自己的手指和嘴唇了。煙氣燃燒着自己的心靈，使他們更堅決的主持着自己的主張。堅持着自己的主張來反對那些官長們——那些在台上的人。士兵們流着汗，抽着煙，領子上的虱子在蠕動着，他們只好把自己的脚都變成石頭，去和那官長們鬥爭到底！士兵們都磨着拳，擦着掌，可是都知道現在的武器是不在他們手裏的。他們如果不把這馬場翻了過來，是不會得到勝利的。可是現在的勝利是在彼而不在此的：由那一切的吶喊，一切的呼號，一切的威嚇，一切的阻咒來打成一片，練成一幅宏大的，有力的，鮮明的旗幟，堅持着他，打起他前進；唯有如此才能衝到那台子跟前，衝過台子，到那猶子紙着的軍官的肉湯和點心跟前，到那沙壘相片上釘着克倫斯基相片的跟前，並衝過這些，衝向前去！打起旗幟橫行無阻的前進！

士兵們都吶喊着。固執的站到那馬場裏。由那些萬衆一心的堅強的意志，好似鑄成了一個有力的響鐘。在一切的面前，在台子跟前站着一個陷着雙頰，凹着眼睛和蓬首枯面的士兵火夫。他的頭髮蓬亂的如同孩子們玩弄了的雀子毛似的。按着他雙背的徽跡，是不會多喊的，可是他時時刻刻的向台子

跟前掙扎着，手裏拿着紙條接着那軍官們。在那紙條上寫着難以識別，不成字形的語句：

「請準允火夫上去演說幾句關於現在的情形和

士兵同志。

尹夫多。」

當這紙條轉到主席——準尉，法廳陪審員出身——手裏的時候，那主席額上就流着汗，長出了一口氣，把這火夫就寫入了演說人的名單裏去。同時「火夫」這一個字在他的心裏引起了一場實際的心事：因為現在一切的物價都昂貴起來了，那麼，應當要告訴我的女人，叫他每星期至少要給大家做兩頓稀飯吃——就是小孩子也得吃。

\* \* \*

火夫尹夫多是一個身量不大的人。細細的腿兒穿着儉樸士兵的褲子，褲腳插到那棕色的寬大的皮靴裏。看來不像穿的靴子，儼然是插在一截水管子裏。泄着懷，露着他那凹陷的胸膛。三兩根不鮮顏色的短鬚在下巴上翹翹着，濺濺的鬚子往嘴裏鉤着。腦後披着的頭髮，好像被風吹着的雀子尾巴一般。他們兩肩和雙手都在抖戰着。彼時一望而知其為一個城市的人。額下深凹的碧眼，表現着他已經最飽嘗飢寒滋味的人了。這眼睛並表現着他是一個有覺悟的人，他的覺悟好像跳蚤在他心裏裏一般，使他刻刻的難安。也或者是他在初級小學所得的一點兒知識使他如此的多愁呢。他出了兒童小學以後，

就到工廠裏當學徒，後來就在那喧聲吵雜，徹天徹地的工廠裏擔負着鐵一般的沉重的工作，這工作彷彿鐵鎖似的，把他緊緊的鎖起來。可是這種兒童的知識，好像在那轉灣路上里程標上的箭頭一樣，指示着一條另外的道路。不過僅是指示而已。因此在他的心靈裏留了一種漠然的期待，以為那些工廠，工作，吵雜，喧鬧，——這些總是在那向另一條路上去的轉灣的路上，彷彿一切的生活即刻都要改變了，一都要向着新的方向變好了；知識是科學的，工廠是愉快的。這種內心的翹興他向來誰也不會告訴過。因此他就結婚了。告訴了他的女人。他的女人不理會，並且以為是有點輕視了她，因為是——但是曾在小學畢了業，並且還在時裝女衣店裏做過教師，因此她有點自命不凡了。所以她聽了她的丈夫雷奧的話就譏笑着說：

「好一個鼎鼎大名的著作家——托爾斯泰！」

尹多夫這一個女人生了兩個孩子了，但是他從來不會向她吐露過內心的情素。向來不會吐露過。他總是期待着什麼似的。由這期待上覺得自己彷彿在那大船上或火車上似的：呵，到了，路走盡了，最後的一站到了，真正的生活開始了。

於是二月二十七日●就告訴了尹多夫以最後的一站來到了。那時他就同着士兵們到街上去，從那以後，他每邊用鏟子攪着鍋裏稀飯的時候，他的心完全不在稀飯上，他想着許許多多的事情。因此他



現在要傾吐一切了。

他登到木台上。前前後後的踱着，揮着手，搖着頭，高高低低，快快慢慢的講着，錯亂的咳嗽着。但是，當他開口演說的時候，那人海一般的士兵都靜寂起來了。吸煙的煙氣，比以前更濃厚的在人們的頭上瀰漫着。準尉們把手插入褲袋內靜默着。只有那位出身陪審官的主席，帶着土匪一般的眼睛，睜着伊多夫，歪着頭向一位黑臉的軍官低聲說：

「呱呱啦，呱呱啦，儘你老尹呱呱去吧！」

\* \* \*

但是尹多夫演說的並不久。士兵們對於他都明白了。都把他的話拿來作成自己的旗幟。準尉們就閉會了。都去到那掛着沙皇的照相上釘着克倫斯基照片的軍官的俱樂部裏了，都去到了那肉湯和點心的跟前。軍官的廚子也趕快回到廚房去了。那廚子爲着貓子的淘氣，用抹布到他身上抽了兩下。

士兵們在馬場裏還沒有散去。都在同自己演說的人談論着。尹多夫坐到主席的坐位上，灣灣曲曲的寫着議決案。有一位帶鑽子的士兵提議要散會，尹多夫就反對說：

「怎麼沒有議決案你就能够散會呢？還還有什麼秩序？」

士兵們都不滿意的向着那位有鑽子的人嚷着。又有一個人要說話的時候，可是尹多夫已經把議決

案寫畢了，他到下邊寫道：

「滿倫團一致通過。」

「同志們，」他說着，讀着議決案，「我現在來付表決，請贊成者舉手……」  
士兵們都回答說：

「都贊成，用不濟舉手的。」

這一個士兵大會就此散會了，士兵們都好久的相互的談論着那火夫：

「你瞧，俄得成了那樣一個骨頭架，可是很聰明呢。」

「可是他說的都是什麼呢？」那幾沒有到會的士兵們都問着。

「說得多，說得好，他拍着胸膛，是多麼樣的激昂慷慨！兄弟們，實在的！」

「好傢伙！」士兵們都奇異着。

晚飯後，尹多夫拿着議決案跑到凱選仙宮的營房裏，在那兒神飛色舞的統統告訴了一遍就是這  
那路口上的站崗也告訴他們說：滿倫團一致要求：

「和平，麵包與政權。」

● 滿倫——本為省名；舊俄軍隊有以人名名之者，有以省名名之者；此團即以省名，為舊俄軍隊中之最

精銳者。

● 準尉……準於尉官之官，爲軍官中之最下級者。

● 蘇霍穆里諾夫……爲沙皇尼古拉二世之軍務大臣。

● 亞列克賽夫……爲克倫斯基政府時代之總司令。

● 克倫斯基……（一八八一—）爲第四屆國會議員。革命後公然與社會革命黨聯合，爲聖彼得堡蘇維埃

之副主席，臨時政府總長及領袖，後爲總司令。實行妥協政策，漸漸離開革命戰線投入反革命的營壘，爲一個拿破崙主義者。後欲鎮壓十月革命之武裝勢力而失敗，亡命海外，現爲反革命領袖之一。

● 二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一七年爆發二月革命，顛覆舊俄帝制之日。此爲按俄歷計算，公歷則爲三月十二日。

● 凱撒仙……爲尼古拉二世之寵妾，出身優伶，豔麗絕倫，得寵後尼古拉在聖彼得堡特爲之建一壯麗之宮，名曰凱撒仙宮。二月革命後作爲營房。

啞

愛

蘇聯

左祝梨著

我走到臉盆跟前去洗手，拿起水桶往出倒，但水桶裏邊不是水，却是滿盛着些碎紙片。

「這怎麼一回事？」我罵道。「這是什麼旅館！」

實在旅館是不大好，房間也是很壞的。但是怎麼辦呢？好些的房間多佔住了，我走路很累了，也不耐煩再去另找。

我到電鈴跟前，想照例的把茶房叫來發兩句牢騷出出氣，但是沒有叫，却終於又到了水桶跟前，想看一看那到底是些什麼碎紙片。於是才發現了那些都是寫着字的紙。

的確，我在水桶裏檢出來的頭一片紙上是男子的筆跡寫的是：

「親愛的魏妮，不要哭了，將來一切都會好的。」

在那紙的背面很快很急的筆筆直書道：

「不要吵吧！你自己聽不見你吵的什麼，可是在過道裏會有人聽見呢！」我一點也莫名其妙。

自然，最明白的只有當日親眼看見這回奇怪痛苦事迹的這房間的四堵牆。但是，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很奮興而且着急的把水桶的碎紙一齊倒到桌子上。一切的疲乏也都忘却到九霄雲外了。

有幾片是他和她——在這旅館奇遇的主人公輪流的寫在幾片大紙上。這才幫助我得到那戀愛的說明順序，才指示我這幕愛的結局是悲哀的，痛苦的，無法的……

下邊就是我稍加整理的筆記：

「你把我往那兒引的？那是旅館。我向來還沒有到過旅館呢。」

「我們應當來敲一敲。在街上不能夠。你知道你聽不見。」

「是的，我是聾子。你爲什麼找我呢？」

「我愛你。我已經跟你一禮拜了。」

「我見了。但是這不盡然是你愛我。」

「實在的。」

「我現在要走了。我不願意在這裏。這裏有床。你爲什麼把我引到這裏？這個很不好。」

「別的還有什麼法子呢？在街上不能同你說話，可是我又很想和你相好。」

「我們用不着相好。你是會說話的人，可是我是一個聾姑娘。」

「還沒有什麼要緊。我一個朋友愛上了一個聾姑娘，於是就和他結了婚。他們現在已經有孩子了。孩子會說話的。你叫什麼名字？」

「妮妮。」

「你在那裏上學的？你寫的道麼樣好。」

「在聖時院。我學過彙的。」

「現在作什麼的？住在那裏？」

「一個人住的。母親去年死了。我是做刺繡的。呵，我要走了，再見吧。」

「不，你不要走，我不放你走。」

至此暫且停筆。相好的事情，顯然用別的方法繼續做下去了，但是下邊的慌忙急遽的筆跡裏，顯示着那調戲的人對於這聖時院姑娘所施的無禮。



「我要走了。」姑娘用那戰慄的手寫着，「你沒有權柄來勸我。這叫什麼話？你怎敢這樣呢！」

在他的回答裏表現着普通流氓的安然自得的神氣：

「請你原諒。不過我要請你相信這是很有益的事。呵，我不再勸你了。不要走。你自己將來總會後悔呢。」

在下邊這兩個紙條的當兒，顯然起了一種微笑，使眼，寂靜的沈默的激戰，這激戰幾乎刻刻的表示着那與其用文字的傳情，遠不如這眉去眼來的微笑的沈默呢！

姑娘的微弱的反抗，僅僅表現在一個紙片上：

「你爲什麼不坐到我給你指定的地方？你想對我怎樣呢？放開我吧！」

敏久已細看了我面前這揉成一團的紙片，歪歪扭扭，字行難分的紙片，我慢慢兒想到這一定是一個會說話的流氓來誘惑一位聰慧的姑娘。

本來這不算什麼稀奇事。不過這心驚肉跳的戰慄的手，很慌忙而且急遽的寫着這字行難分的紙片，我深刻的感到一種無限的悲憫。

我越看着這姑娘的手蹟，越感到她的孤寂，微弱，沒主張和被人誘惑之可怕。

這在當時很明白：她不能夠反抗那種誘惑。

「我不願在此多坐了，」她寫道，「你親什麼呢？還是很無賴的事。還是很下賤的……」  
沒有寫下去……

紙被揉成一團了。大概這騙子的老練的眼睛望着這姑娘的臉兒比看着她寫的紙條有意義的多了。  
他不讓她寫到底。

那種微弱的，女性的溫柔，都潛隱在這未寫完的被揉了的紙團裏。

不過照外面看來，事情並不是很容易順應的。

於是他又寫道：

「好親呢，不要辯嘴了。你爲什麼哭呢？」

「受欺侮了。如果我是一個會說話的人，你怕許不敢呢。」

「糊塗人，我沒欺侮你。我愛你。你說你是雙子做什麼呢？」

「我不是糊塗人。」

至此似乎稍停了一下。下邊的字兒是寫在從新的報紙上撕下一片空白上面的。

她寫着。語氣有點改變了。很和氣的寫道：

「你來親我，可是你是誰，還不曾提及呢。」

「我是在式普克公司的賬房辦事的，薪水一百元。」

又停了筆。

後來又有很急忙的，粗硬的，疏稀的筆跡寫道：

『你親了又親，親了又親，怎麼不知道厭煩呢？我迷了心來跟着你。你老老實實的寫着我是一個糊塗人。』

『你不是糊塗人。你是聰明人。我甚是愛你。你的小臉長的美。我很溺愛這樣的臉。』

『如果你不安安生生的坐着，我就要走了。我不願和你親嘴。你不敢……』

『你多大了，紐妮？』

『你看？有多大？』

『十七。』

「不，十九了。已經上年紀了。呵，現在我要走了。下次再見吧。幾點鐘了？」

「還早着呢。你不要走。好不容易走運氣才遇見了你。我們將來常常的相會。我愛你，妮妮！」

「靠不住。」

「實在的，我就是整你都可以的。」

「放了我吧。你是會說話的人，我是一個聾啞姑娘。會說話的不聾啞的姑娘。」

「親愛的妮妮，不要哭了，將來一切都會好的。」

「我為什麼到這裏來？我多麼糊塗！頭一次會見不興……」

又停了筆。

照表面看來，這次停了很長的工夫。

後面的筆跡，一望而知其帶着神疲力倦的神氣。

他寫道：『我下次再不了。你喝汽水麼？』

大概當時不用筆回答的。

其餘的紙片在那刹那間表現着種種複雜的關係。

這就是他所寫的：

『你知道我們將來怎麼過呢？是很闊綽的。將來我自己有一座生意，我去辦事，辦完事回到家裏來。到家裏見了我的漂亮的女人，我將……』

後來那很猥褻淫佚，不堪入目的語句都寫到紙上去，又很很的揉成一團。

我氣悶起來了。這是多麼樣的一個可惡下賤，殘忍十足的一個都會的流氓！

後來的幾個紙條，很難說是什麼時候寫的。

就假定是後來寫的吧。

他寫道：很粗硬的，惡狠狠的用黑色鉛筆在紙烟包上寫道：

「你爲什麼吵呢？不要吵吧！抿住嘴！」

在這紙片的背面寫着我頭一次檢出來的紙片上的話：

「不要吵吧！你自己聽不見你吵的什麼，可是在過道裏會有人聽見呢。」

後來又有她的一個紙片，很苦痛悲傷的寫道：

「不要動我吧。我不認識你。你想怎麼我呢？放了我吧。你想怎麼弄我呢？」

她還有一個紙片，很沈痛的寫道：

「你不是好人。我看你的嘴唇是在罵我呢。」

他的回答道：

「我沒罵你。不過你不要吵。你吵的你自己也聽不見。太醜。」

又停了筆。後來又有兩個與前邊無關的紙片。

她寫道：

『我知道你下次再不能遇見我了，因為我自己錯了。頭一次見面不興讓男人：』

沒有寫下去。

後來又有一行：

『爲什麼你的嘴唇又在一動一動呢？又在罵我的吧？』

他的回答是：

『我沒罵你。我是在唱歌呢。』

至此這幕愛劇就結局了。

這些紙片在我心靈裏留下了一種刺心的隱痛。

我看見這幕悲劇活現在我的面前。我想像着那帶着深感到性的苦悶的溫柔的啞姑娘的眼睛；從她眼睛裏表現着那微弱的孤獨的女子的心靈；無論如何，她總還在追尋着溫存的愛情。

我又想像到那個年輕的，下賤的，洋洋自得的都會的流氓，抱着卑鄙的享樂觀念，穿着高跟皮鞋，在那尼夫斯基大街上得得的走着，再去拐騙引誘那……



貴婦人

蘇聯

左琴科著

格利戈理打了兩個隔兒，用袖子拭了拭下巴說：

「兄弟們，我不愛那戴帽子的女人們。女人們戴著帽子，穿著絲襪，或者手裏抱著小狗，或者口裏鑲着金牙；這樣的貴婦人在我眼裏視同草芥一般。」

自然，從前我也愛過一個貴婦人。同她到戲園子逛。一到戲園子就有一種事情發生了。她異想天開的就實行起來了。

我在院子裏遇着她。在開會的時候。我望著她；她穿著絲襪，鑲着金牙。

「你從那兒來的，太太？」我問道，「從幾號來的？」

「我從七號來的。」她答道。

「七號就請在七號好了。」我說。

此後我就很是愛她了。我常常到她那兒去，到七號裏去。有時候去的同辦公的一樣，絕對不能少到的。我說：太太，你的自來水管子和毛房怎麼樣？沒有壞麼？

「是的，」她答道，「沒有壞。」

於是就圍起羅紗巾一疊也不響了。只有那眼睛一瞟一瞟的瞟着，金牙一閃一閃的閃着。我到她家裏去了一個月，去熟了；於是她就仔細的回答我：

「謝謝你，格利戈理，自來水管子沒有壞。」

日復一日的過去，我們就一回比一回的熟識起來了，於是就同她到街上遊逛。到了街上，她就叫我扶着她的臂。我扶着好像魚一般的在街上徐徐的溜着。一而不知道談些什麼好，一面見了人又覺得有些臊。

唔，她就同我談起來了：

「格利戈理，」她說，「你把我帶到街上作什麼的？連我的頭也暈起來了。你不如把我帶到戲園子去逛逛吧。」

「可以的，」我說。

恰巧第二天共產黨支部送我一張歌劇場的戲票。我拿了一張票，還有一張是小爐匠王史金送我

的。

票我沒注意：誰知原來是兩樣的。我的一張是樓下座，那一張是最高層的樓上座。

我們就去了，到了戲園子。她拿着我的票坐，我拿着王史金的票坐。我坐在高樓上，什麼也看不見。有時候欠身往下一望，還能看見她，但看得不大清楚。

我覺得很煩悶，就到底下去了。那時原是休息的時間；她在休息的時間也來回走着。

「你好吧，」我說。

「你好。」

「可不知道此地的自來水管子壞了沒有？」我問道。

「不知道，」她說着。

她自己就到食堂去了。我跟着她。她在食堂裏踱來踱去的走着，不住的望着櫃台。櫃台上放着盤子，盤子裏裝着點心。

我好像一個還沒有被宰殺的資本家一樣，我圍着她也來回的踱着說：

「如果你想吃一塊點心，那麼，請你不要客氣，我開錢。」

她說道：「歐爾嘉」（註：法蘭斯）。

她就隨便的走到盤子跟前，順手拿起一塊點心吃起來。

可是我的錢太少了。頂多也不過够三塊點心的錢。她吃着，我急的把手伸到兜裏去數着有多少錢。可是錢是很少了。

她吃了一塊，又去吃第二塊。我假裝着咳嗽了一下，又默然不作聲來。我不覺起了一種資產階級習氣的羞恥。吃到是好，就是沒有錢的。

我好像老公雞似的繞着她走着，可是她還笑嘻嘻的想叫我對她表示着一種媚惑的情態。

我說：

「我們該到劇場入座了吧？大概拖過鈴了。」

她說：

「沒有。」

於是又取了第三塊點心。

我說道：

「空心肚子吃的不嫌太多麼？不要叫惡心了。」

她說道：

「不，我吃慣了。」於是把第四塊又取到手裏了。

這時我的心血上潮，把頭都弄昏了。

「放下吧！」我說道。

把她駭了一跳。口張開來，口裏的金牙還在閃着光。

我似乎有點忍不住了。我想，反正此後再不同她一塊兒遊逛了。

「放下走開吧！」我說。

她放了下來。我給賣東西的說：

「我們吃了三塊點心多少錢？」

可是賣東西的假裝着沒有大聽清楚的說：

「你們吃了四塊點心，有限的錢。」

「怎麼算四塊呢？」我說道，「第四塊點心還在盤子放着呢！」

「不，」他答道，「雖然還在盤子裏，但是她用嘴咬了，用手動了。」

「怎麼咬了，」我說，「這那裏話。你還是騰扯。」

賣東西的總是不願意，在我面前攤着手。

看的人和內行人都集來了。有的說咬過了；有的說沒有咬。

我把兜兒促底往外一翻，一切東西都落到地板上，看的人都大笑起來。可是我不笑。我數着錢。數了數錢，恰好够買四塊點心。我算白給他拌了一回嘴。

付了錢，向她說：

「把牠吃了吧，錢付了。」

可是她沒有動。不好意思再去吃完牠。

這時有一個老頭子出來了。

「給我吧，」他說，「我來把牠吃完。」

我付過錢的那一塊點心就叫那一個無賴漢吃了。

我們坐到劇場裏。看完了戲，就回家了。

一進門她就對我說：

「你實在太可惡。沒有錢就不要跟太太們出去逛。」

我說：

「對不起，有錢不是福。」

我不喜歡貴婦人。

燥  
堂

蘇聯

左季科著



公民們，聽說美國的澡堂頂好的。

比方說，洗澡的人去到那裏，把襯衣擲到一個特別的箱子裏，就去洗去了。一點都不用擔心的，偷盜或遺失的事都沒有的，甚至連號牌都不拿。

但是，間或有不放心的美國人就向澡堂的茶房說：

「古得拜，瞧着吧。」

僅此而已。

這位美國人洗了澡，轉回頭來，茶房把乾乾淨淨的襯衣送給他——洗過的熨過的襯衣。包脚布大概比雪還白。襯褲都縫着，補好了的……生活呵！

可是我們的澡堂也不錯。不過差一點。雖然也可以洗的話。

不過我們對於號牌真是糟。上禮拜六我洗澡去了（不是上美國去的）——給我了兩個號牌。一個是襯衣號牌，另一個是大衣和帽子號牌。

赤裸裸的一條人，號牌往哪邊呢？簡直說，沒處裝。沒有兜。周圍只有肚子和兩條腿。對號牌真沒法辦。往繫帶上拴不住。

使靴不至一齊都丟掉了，我于是每隻腿上拴一個。到浴室去了。

此刻兩個號牌在兩隻腿上亂擺着。走着很討厭。可是得走。盆是得要的。沒有盆洗什麼澡呢。真是糟糕一個。

我找起盆子來。瞧見一個人用三個盆子洗澡。一個盆他在裏邊站着，一個盆洗頭，而第三個盆他用左手捏着不使人奪走了。

這第三個盆我用手拉了一下，想把牠拿來，可是他不放手。

「你幹嗎偷別人的盆呢？」他說道。「我用盆照你頂門屎上擽一火叫你好看呢。」

我說道：

「不是帝王時代可以擽盆打人呢。真是自私自利。應當叫人也洗一洗。這不是在戲園子呢。」

而他把屁股一轉就又洗起來。

「別乾站着吧。」我想到，「此刻他故意要洗三天呢。」

我上前邊去了。

過一點鐘，我看見一個老頭子打呵欠把盆子丟了。或者灣腰拾胰子，或者是想入非非了——我不知道。只有這一個盆子我拿來了。

此刻有盆子了，可是沒有地方坐。而站着洗——這算什麼洗澡呢？真是糟糕一個。

好吧。站着就站着吧，站着手裏端着盆子洗起來。

可是周圍呵，就大洗起衣服來。這個在洗褲子，那個在搓襪褲，另一個在揉着什麼東西。剛洗淨——又髒了。水星亂灑着，鬼東西。洗衣服洗得亂轟轟的——真是洗不下去澡。搓起胰子都聽不見。真是糟糕一個。

「去他媽的。」我想着。「回家再洗吧。」

到浴室的門口。按着牌子給了我襯衣。一瞧——什麼都是我的，褲子不是我的。

「茶房。」我說，「我的褲子窟窿在這兒。可是這條褲子的窟窿你瞧在那裏。」

茶房說：

「窟窿我們是不管的。不是在戲園子呢。」

好吧。把這褲子穿上，走去取大衣。大衣不給——要號牌呢。可是號牌掛在腳上忘了。得把衣服脫了。脫了褲子，找起號牌，——號牌沒有了。繩子在腳上的，而紙牌沒有了。紙牌洗丟了。

我把小繩給茶房——他不給。

「憑着小繩不給大衣。」他說，「這每一個人都可以剪一根小繩，不注意大衣了。等到人都走完時剩下那件就給你那件吧。」

我說：

「老哥，要是剩下的是破布片子呢？不是在戲園子呢。按把號給我吧。一個兜破了，另一個沒有。至于扣子呢，上邊的還在，下邊的就沒了。」

總算給了。小繩也沒有要。

我穿上，出去到了街上。忽然想起來：把胰子忘了。

又轉回去。穿着大衣不讓進去。

「大衣脫去吧。」那兒說道。

我說：

「我不能第三次再來說衣服。不是在戲園子呢。那麼，把胰子的價值給我吧。」

不給。

不給——就算了。不要胰子就走了。

當然，讀者或好奇起來：這是那個澡堂？牠在那裏？地址在那裏？什麼澡堂嗎？普通的澡堂。——毛錢的澡堂。

譯者注：普通俄國澡堂，顧客進後門，即將大衣和帽子脫了，交給澡堂掛衣服的人看管，自己領了號牌。入到一個廳裏，再將衣褲內衣及鞋襪脫了，交給茶房看管，茶房再給你一個號牌，號牌上都有號碼。你就入到浴室內。裏邊也是一個極大的房間，內面排列好多長而且寬的板凳，設置好多如面盆大之洋鐵盆。洗澡者即用此盆自己到冷熱自來水管子取水，坐倒板凳上洗澡。所用胰子，手巾，麻織維等自帶或在澡堂向茶房另買。洗後把號牌交給茶房，茶房按着號牌號碼發還衣服。

# 平常的事

蘇聯

拉維洛夫著

我是沙麻拉縣的加明人。我們家裏有七口人：我的丈夫，公，婆，三個孩子。當初過的不錯，去年種了兩「德夏丁」莊稼，一「德夏丁」向日葵。菜園裏種些青菜。兩「德夏丁」莊稼還沒收到三「普特」糧食，那算什麼莊稼呢！盡是一片荒草。向日葵也毀了。園裏的菜也旱焦了。當尙有力氣的時候，不知打了多少水；呵，桶也使壞了十來個。秋來了，我們想着：「這一年怎麼忍受呢？」丈夫說：

「應當儲存些草吧。」

拿上口袋打草去了。打了十五「普特」。丈夫又說道：

「快些再到樹林裏去摘樹葉吧。冬天要吃呢。」

摘了七口袋。聽公公說到什麼粘土——用它可以做麵包的。一聽，我們全村人都去了。我們妻上

馬，挖了二十「普特」，高興着，謝天謝地！土和草吃着着都沒有力氣了。最初養病起來了——全身都腫了。後來我丈夫也病倒了。他說，我要死了。孩子們哭着，我也哭着，幾乎腳都站不住了。這時我丈夫給公公說：

「該把牲口宰了吧，爸爸。死！」

冬天對付付的挨過了，到正月牛馬也沒有了，鷄羊也沒有了。弄得我們真可怕。怎麼辦呢？老頭子起不來了。受着苦，受着苦——就死了。丈夫又病了。我開始哭了，可是他連眼睛都不睜了。我自己慢慢支持着，坐着爐子不使凍着了。到院裏收着藥花子皮。丈夫失了知覺的叫道：

「把馬套割下來——煮吧：那裏有皮子。」

想着——我們只有死路一條，我什麼都不見，什麼也不明白。也失了知覺了。填一塊塊柴割鍋灶裏，燒着開水。隔着蓋的麻布向孩子們望了一眼，而最小的三甲死死的在躺着。這時我想道：我對他怎麼辦呢？聽說過人吃人，我對丈夫說：

「應該吃三甲。或許吃着支持過去的。」

我說着，而自己不得記，那話似乎不是我的。別人從我口裏說出來的。拿起三甲的手，瞧見——鼻子兀立着，張着嘴。這是三甲啊，是我的兒子，就放聲大哭的向他哭起來。哭了一會——哭了一



會，又想着。

『要吃呢。』

拿起斧子。是的。拿起斧子。砍成碎塊，就煮起來。把肉攤到椅子上。說。

『吃吧。』

都哭了。都不敢動——坐着。忍耐着——忍耐着，就吃起來了。吃了三天。一切骨頭都收拾起來。我想把腸子擲了的，後來一瞧：死又臨頭了。把牠放到鍋裏洗了洗也煮了。吃到最後一塊了，對另一個孩子說：

『快跟我去吧！』

到墳院裏去了。在那裏的雪堆裏尋找到擲了的小姑娘，把她的腿割了。把上身剝成小塊，裝到口袋裏。又吃了一禮拜。從這時起我就偷起死屍了。我不知道我成了什人了——成了石頭了！耳朵聽不見，眼瞜看不見。只想着一件事：怎樣免了死呢。願活着。我的丈夫好像木頭似的躺着，那兒也不去。多少吃一點就噁起來。我面前的一切都同夢似的。甚至也不怕了。我的手脚都變樣了。背起口袋去找死人去了。砍了肉就忙着：拿起鍋，打着水桶。往爐子一望——火在着呢。誰把牠生着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把鍋一開，一股蒸氣，發着肉味。我說道：坐下吃飯吧。吃着，應該如此的。一點

也不怕。似乎都不是我做的。當我望著丈夫和孩子的時候，只這一次使我很很的怕起來了。他們吸着骨頭，拌着嘴，我就想着：

「我們互相吃吧。」

後來在墳院裏把我捉住了。說道，你幹嗎呢？可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幹什麼的。把我解到城裏了。要審問的。我也不隱瞞。我一切都說出來。

一九二二年作

帶羽毛的帽子

蘇聯

捏維洛夫著

女教員羅國華開始發錢來。

靈靈節前維仙路的神甫的妻子到城裏去，羅國華就請給她買一頂帽子。

「只要不貴的和不太廉宜的。」

神甫妻子問道：

「爲什麼不要廉宜的？現在都戴廉宜的。」

羅國華也勸着——最好是廉宜的。

「給她買帶羽毛的，每條廉宜的一樣……」

神甫妻子去了三天，而羅國華覺得彷彿一輩子似的。她甚至變瘦了，失了魂似的。夜裏睡不好覺。腦下想着：她馬上就有一頂新帽子，生活就因此變好了。後來她再縫一條新裙子，積錢買皮大衣。買帽子錢她積了不久：只三個月。積錢買皮大衣，時間得長一點的，但還不要緊：來日方長呢。帽子放在藍盒裏帶來的。

當叫她到房間裏去的時候，她正在學校上課的。她想着是來求告她的，不甘心的走出來，可是一看見拿藍盒的男子，就歡心的微笑起來。

帽子竟是一頂摩登的，帶着珍奇的光澤的黑羽毛。

課沒有完，但因為心神不安，羅國華不能上了，提前早下一點鐘課。第二次把帽子取出來，捧着，彷彿對不會說話的第一個兒子似的疼着，謹慎小心的放到桌子上。走到一邊去，由旁邊端詳着。不相信的戴到頭上，站到鏡子前面。鏡子很小。帽子上的羽毛只照見一半。還有點敗興了。更令她敗興的是髻的問題。舊髻對於新帽子似乎不合適了，應當想一個新的。可是頃刻間覺得帽子對她也不稱了。

心裏發焦起來。

把頭髮放下來，又在後腦上結一個結。把塞天頂的灰色的絨頭巾頂上，悲愁的，苦惱的站到鏡子

前邊，帽子在旁邊放着。

女僕淑蘭跑來了，羅國華起來。

「一點也不曉得了嗎？」

去翻帽盒所在的隔扇後邊，略微歪戴着帽子由那裏出來。

「來找我的嗎？」

淑蘭吃驚起來。

「彷彿不是你了——漂亮了……」

羅國華微笑起來。

自己戴了以後，把帽子給淑蘭戴上，叫她在室內走着，兩人笑了好久。後來羅國華買糖洋油的，那位店婆淑蘭也來了。

一天不覺得過去了。

日子從來沒有過得這樣快，羅國華也從來沒有覺得過得這樣痛快。想到那兒走一走，找一找誰，說點笑談，笑一笑，說她心裏很好……

幾間以前的時候，她同淑蘭去到門口，但坐的不久。淑蘭嚼着乾果，女教員心神不安的往路

上望着。曠野的質樸引誘着她。

女教員給淑爾迦說：

「去生爐子去，我少溜一溜。」

就到林邊去了。

腳下的雪在格格支支的響着。村左邊有一條通到另一村裏的路。風車的輪翼慢慢的抬起來，可是從遠處看來覺得：這不是輪翼——而是溫暖招致的手。心裏充滿了愉快，羅國華唱起來了。後來突然沈默了。向後面張望了一下，向前凝視着。不願向前走了。

微風在吹着。

太陽西沈了。

無眼的黃昏隨身拉着很長的疲倦的傍晚，沿着昏暗的有小穴的村路匆促的跑着。

羅國華站在路上。

「到那去呢？」

她戴着有冰冷的珍奇羽毛的新帽子，腳上穿着舊套鞋。嘴唇有點發青了。苦悶在眼裏抖顫着。

回到家裏，好久的不點燈的在室內來回踱着。花紋在寒冷的玻璃上遊戲着。從前女教員很愛掛着

白窗幔的小房間。在房間裏安靜，舒適，微有點哀愁，累了一天的女教員，心滿意足的埋頭到那離開人們很遠的，離開撩亂人的生活很遠的傍晚的靜寂裏。

現在房間把羅國華惹惱了。

玻璃上的鮮明的花紋驅着煩愁。

死的靜寂掀起了驚慌。

淑爾迦燒起火壺——女教員拒絕了喝茶。兩人不作聲的坐到半晚上。九點鐘息了燈。

淑爾迦滿足的睡去了，夢裏嘟囔着不明的話。

羅國華沒有睡着。

牆上的鐘打了十二點，而羅國華算作了二十四點。

鐘有點錯了：到三月女教員整二十四歲了。

## 二

小孩子們整天在喧噪着。

因爲這個，或者還因爲什麼——羅國華頭痛起來了。臉發黃了，抿着的嘴唇也發腫了。一進到房



間來——就奇怪着。頂棚變低了，牆變黑了。一夜間誰在屋角裏佈起了蜘蛛網。褪色的老樣的老帽子在牆上掛着。六年前帽子是新的，沒有揉皺的，羅國華逢節去作客的時候把牠帶在頭巾下。

帽子現在變舊了。

羅國華嘆了一口氣。

六年前她也是年青的，希望過什麼的。

那時她是年青的，夜間補着襪子，男子們無故惹她，她失望的哭着，那時過的是另一種生活，不像在還有兩個窗子的這小房間裏的生活。羅國華坐在這房間裏安慰着自己想着：她總還是一個女教員，房間裏的小小的燈火作了好的善事。

又嘆了一口氣。

腿累了。想坐下去。

坐下了。

想躺下去。

可是當躺到床上的時候，把眼一審縫，就想踱方步。

羅國華說：

「我怎麼了呢？」

慢慢的在室內踱着，隔窗子望了一眼。

戴着大帽子的男子們坐在車上由街上經過。

被艱苦的勞作，煩悶，與孤獨壓抑的整個的青春，就這樣的抑鬱無聊的在閉塞的荒村裏過去了。受凍的烏鴉在屋頂上落着。烟在冒着。片雲在遠處的曠野上掛着。

羅國華沈寂起來，憤然的望着新帽子。帽子望着她。在這無言的寂靜裏她苦悶起來，想起了過去的零落。

過一點鐘後，羅國華坐到開着的箱子上檢着衣服。把最後的一片破布都檢了出來，躺到床上。

### 三

晚上老頭子丘率帶兩衣袋馬鈴薯來換紙捲烟吸。從前作着是很平常的。丘率有的是馬鈴薯，羅國華有的是舊練習本的紙。他們作着交換的生易，兩人都很滿意。可是現在羅國華想把馬鈴薯摔出去，爲的是不向任何人說自己的貧困。把老頭子也都想叱責一頓，叫他往後再不要如此作。

當羅國華的兒子沒有拿信，而把一封蓋着圖章的公文拿來的時候，羅國華哭了。

坐在棹旁哭起來。

牆外風雪在交響着。窗子被雪填起了。

淚珠兒在羅國華的臉上滾着。

青春過去了，沒有人生。

她是乞女呵。

坐在無人的堆着雪堆的屋隅裏，自卑着，默然的埋葬着自己的希望

一九一七年作

委員會

蘇聯

捏維洛夫著

我們的村是很小的，不開化的；人都是少見的。他們大半都是靠着傳聞過日子。一迷了路——就用煙頭照着。陰道，這不是咱們弟兄的世事。好像老鼠在洞裏一般——少光亮。

有一次蘇西里到鐵執發裏去，託他說：

「打聽有什麼新消息。或者來幫助一下嗎？」

我們這裏人很受飢荒了。不是說什麼都沒有——我們完全是挨着窩調過的。每人都往自己的洞裏拉，極力做一個孤獨者。一個跌倒了，別的彷彿沒有看見。別人的不幸往眼裏盡力鑽，可是他轉過身去不看。

蘇西里由鐵裏回來了，我們來到一塊去找他。

「呵，怎麼樣？說一說吧。」

他往脚下吐了一口唾沫，用皮靴拭起來。我們望着他，不明白他幹什麼玩藝的。他翻着眼，鼓着嘴。用皮靴拭着地板，嘟囔着：

「死……亞門……」

開始罵起來。一罵起「鬼媽的」，就照脖子打起來。不是說很糊塗——而是說很火性的。顧茲馬有點見怪了。

「正經說一說吧，華西里，我們一點不明白你。什麼死？」

「我們馬上就要死了。」

「幫忙的事情怎麼樣呢？」

「一點也沒有。城裏出了委員會，什麼樣的委員會——我知道得不大清。每天都有好多。把人都弄得昏天黑地——再沒有了。在這裏這樣告訴你，在那裏那樣告訴你。我去找了拉查爾，他在坑上發煙子。的他問我道：

「勞你駕告訴我吧。什麼委員會？又是要收糧稅的吧？」

後來才曉得了。從鐵裏來了一個人說：我們莊稼人應當成立互助委員會。少幾互相幫助着。不要單人去同困難打交易，而是要全組合起來去戰勝牠。這一個倒了——那一個去幫助他。談論了好久，

爲的是我們更和睦的過起來。農人們都笑弄着：

「不好的委員會。我們不要這樣的。」

吵起來了。莫克舉起拳頭。

「給我十一普特」糧食——那時就成立委員會。」

我們一瞧，寡婦安娜出來了。她的丈夫從前是紅軍裏的布爾雪維克，被打死了。她順着他的路走了。這樣的刺刀，無論什麼碰上去就一刀兩斷了。同男子一辯起嘴來，男子只咕嚕咕嚕的翻眼睛——答不上話，可是她好像讀字母般的那樣熟。她出來到中間對辯從鐵裏來的人說：

「如果我們這裏的男子們不要委員會，那麼，我們女人們要吧。讓他們廢去吧，我們幹我們的。」

男子們都生氣起來了。

「別裝無賴吧，安娜，我們曉得你。」

她只擺一擺手。她像演說家似的說：

「你們曉得我，我也曉得你們。在這時候難道可以把人拋開嗎？」

爭吵着，爭吵着，都走開了。後來關於安娜也都忘了。說該怎麼呢。女人扯幾句也就罷了。可是

思想入到她腦子了。爲着嘲弄男人，她太愛照自己的作了。我們看着她招集了一幫人。女人們開起大會了。她們明白委員會，高談闊論着委員會。安娜在她們中間好像錐子一般。而女人們都是很聽從的。心裏都生翅膀了。你遭電一下，牠即刻會激動起來的。一瞧，我的女人把褲子拈走了。也擠到安娜一幫裏了。實在說，褲子不是新的，我穿過牠的，可是還是我的。我拉住她手。

「往那飛呢？」

可是她好像噴出來似的，這是生來沒有的：

「陸克錫，你到處鑽！不是男人的事。」

我爲人很軟，不愛揮拳頭，可是這裏真使我難堪。尤其是怪安娜。我曉得——這是她煽起來的。

「怎麼不是我的事？褲子不是我的嗎？」

我想奪下來，可是她已經同她們走到街上去了。伸着舌頭，笑起來。我想着，你等着吧，我要好好揍你一伙呢。我沒到街上去。我那時真氣極了，我不做我了。

「爲什麼把褲子拿去呢？」

好奇起來。

「她想什麼調門呢？」



她回到家裏，我追攬着她。

「你把褲子弄那了？」

她站到屋中間，就對我演講起來：

「你怎麼不知羞呢，薩克陽？你怎麼心裏不愧呢？難道我們這樣窮嗎？你有三條褲子在那裏放着，兩件沒穿過的襯衫，一件繡花的。」

她好久的清算着我的財產——我真覺得可笑。真鬼氣！實在說我是富人，如果這樣講的話。她更其扭着我的心，打動着我的心。我變樣了，我親手把襯衫給了她——實在的。她用話把我融化了——變成另一個人了。我本不是吝嗇人，可是習性難拔得去。這以後我心裏覺得很溫暖。好像被太陽晒着似的。把襯衫給她還不足。我找着，再找點什麼給她才好。把一個圓麵包給她切了一半。

「給！」

妻去換安那去了。我也忍不住——去看去了。很小的茅屋，女人和姑娘們好像在縫線一般。桌上兩架機器在嘩嘩的響着。縫着，織着。這般的快活——彷彿從來沒有過飢荒一般。都笑着我。

「你不敬我們的神，——到男人那裏去吧！」

在我們村裏有很多孤兒。光着腳，穿着破布條。安那就想起來把孤兒的光體用衣服蔽起來。

對我說：

「陸克陽，我們的委員會在工作着，你們的在幹什麼呢？在撿轎子嗎？」

我覺得發。轉過頭來——我的櫛子在椅子上放着。我指指：

「我幹我能幹的。牠在放着呢。」

她用手指點着我眼睛感嘆道：

「說實話吧，陸克陽，——事情多着的：還該幫忙的。你知道瑪麗亞嗎？」

「知道該怎麼呢？我知道！」

「她的茅屋聽見了嗎？沒有廊台呢。瑪麗亞自己有病，沒有馬，小孩子小得同頂針一樣。你們的

委員會看什麼呢？」

對的，我想着。說的不錯。我們男人們聽不慣女人的話，可是心裏不好過。一夜都睡不着：瑪麗亞的茅屋在眼前站請請求道：「幫一幫吧，同志！」

早上把馬套上去拉土去了。哈力頓帶着鐵來了，媒人萊林帶着斧子來了——一點鐘工夫把廊台修得有窗子那麼高。大門收拾了，籬笆門也修理了。

進到茅屋裏，瑪麗亞躺在床上。看着，有種愉快由她眼睛裏往我們心裏鑽。我們幫助她，我們自

己也覺得很舒泰。手不會因這就做坏了的。

後來，我們同安娜開起玩笑來。我們在街走着，她說：——委員會來了！

我們也不惱。安娜只笑着：

「等齊吧，陸克陽，我們不光想出這個調門呢！」

一九二一年作

附錄：著者略歷

## 拉甫列涅夫

在德尼浦下游，在河之出口處，舒適的懶洋洋的騎着一個小小的城市——都浦桑，這是普式庚的祖先甘尼伯修的。夏季的時候，金城都沈沒在槐樹的綠蔭裏，當槐花盛開時，那芬芳的花香把人的心脾都薰醉了。

一八九二年七月四日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ko）就生在南俄的這一個小城裏。

那時拉氏的家庭是一個半破落的貴族的家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開始發生的貴族經濟的危機，到了農奴解放後就大大的崩潰起來，好多的貴族從此就破產了，在這頹廢的貴族的園庭裏生長了商業和少壯的俄國的資產階級。

拉甫列涅夫的外祖母在德尼浦上是擁有鉅產的貴族，後來因為家道的零落和丈夫的飲酒打牌的無行，不

斷地離開了家庭，去到一位還沒有輪到破產的地主的家裏當女管家人。

她的丈夫當家產傾蕩了之後也走開了，給她留下了一個唯一的女兒，這就是作者的未來的母親。在極艱難的境遇中賺着工資，她時時的顧慮着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女兒好好的長大，怎樣才能使她受點好的教育將來好改善她的生活。

作者的母親因為她母親的這樣的顧慮，所以在波爾達瓦一個貴族女子中學舉了業，取得做教員的資格，到伯利斯拉夫城裏當一個小學的女教員。

那時俄國自由主義者的青年以為教員的職位是很尊榮的，因為牠担負着開啓人民知識的任務，而且時時與人民接近，知道他們的疾苦與悲哀，在可能的範圍內能去幫助他們的。這是在歷史上著名的『到民間去』的時代，俄國的自由主義者與革命者都極力的與農民接近，去激起他們的意志為着最後的解放而奮鬥。

作者的母親在當教員的時候認識了一位男教員，於是就做了他的妻子了。拉氏就是這婚姻結合的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兒子。

未來的作者生長在家庭的愛的空氣中，這不大寬裕的家庭盡力之所能及的來培養他。

作者因為雙親的教育的經驗，所以在幼時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到九歲就入了那爾桑中學。

帝制時代的俄國學校辦得是不大高明的。一切的教授都是官樣文章，教員大半也都是無聊的官

僚，不能引起學生求知的興趣。學校裏時時發生告密，懲罰，檢查一切自由的思想。

這些足以使活潑愉快的中學生——拉氏，在中學時代引起無限反感的。

因為他反對那官僚式的教育，領導學生起風潮，曾被學校當局開除過兩次，到畢業時他的品行分數是很低的。

直到現在作者還帶着恐怖的心情回想當年的時光。

無論如何，總算在中學畢業了，畢業後就入到莫斯科大學法科裏。一九一五年春畢業時考得很高，畢業後留校預備做國際法教授。

但是這時世界大戰已經沸騰了，他同輩在前線上都陣亡了，他也不能留在後方了。

他入到那時聖彼得堡的砲兵學校，受了六個月的軍事訓練之後就往戰場上去了。他在那裏直到了戰事完結的時候；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受盡了那時俄國軍隊所受的一切的痛苦。

因為同士兵的接近，才使他認識了從前所不曾十分了解的舊時教育的黑暗。

因此，在革命時，他在莫斯科軍醫院養傷時，熱烈的參與顯微沙皇尼古拉的廢舉。

一九一七年秋他出發到羅門尼亞的前線上，同他的軍隊受盡了可怕的敗潰與逃亡，但因為他同士兵有很好的關係，所以在軍官們逃亡了之後，就都舉他為長官，他把這砲兵營完全整頓了起來，保存

着一切的大砲，開到畿輔，由那裏回到莫斯科。這裏十月革命已經告成了。

他離開了軍隊，在給養局做了一年工作，該局的任務是救濟俄國飢荒的。

但是到一九一八年末，白黨將軍和陰謀的帝國主義者向革命進攻了，他又去到前綫上。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他在紅軍中做鐵甲車指揮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長。

一九一九年在畿輔附近與烏克蘭匪首宰林廼作戰時，拉氏足受重傷。送往莫斯科醫治。由莫斯科又把他派往土耳其斯坦打土匪，但是沈重的病不得不使他離開衝鋒陷陣的部隊而作軍事教育的工作。

直到一九二三年，這兩年來他任土耳其斯坦紅軍報的代理編輯，一九二四年決然退伍，來到蘇聯北部的京城——列甯格勒，照常的住到現在。

文學的活動，作者開始已久了。還在中學的時候他就開始作詩和論文。

一九一二年他的詩刊在莫斯科的雜誌收穫上。此後過了一年，他加入莫斯科未來派的團體裏，爲舊文學方法的革新而鬥爭。後來他的文學的活動被戰爭阻止了，因爲在戰綫上，個戰鬥的官長除却日記以外，沒有閒情去鄭重的作文學工作的。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他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寫。

不過有一點例外：在這時他寫了一篇關於戰爭的小說加拉彼得，這篇小說當時被軍事檢查官禁止，沒得發表，並且還受了一次的處罰。



實際上作者文學的活動是始於一九二三年。雖然在短期間戰爭使他拋開了文學的生涯，可是同時戰爭給了他無限的觀察的預備和英勇的經驗。當投筆從戎的時候彷彿是一個充滿着幻影的孩子，歸來的時候就是一個清醒的，了解人生的成人了。

在英勇的戰爭和偉大的革命的時代，他耳聞目見的，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

在近五年來他作了六部書和幾個戲曲，其中一個關於十月革命時俄國軍艦的戲曲炸毀，得到很大的成功，蘇聯的各戲園已經演了兩年了。

文學作品除了本書所譯的兩篇外，最風行的有：風，第七個旅伴和諷刺小說伊特爾共和國的崩壞。

拉氏的作品因為內容的有趣的開展和異常的動力，所以好多都製成了電影。

其作品被製成影片的有：第四十一，平常東西的故事，風，第七個旅伴，炸毀和敵人。

拉氏在蘇聯文壇上是屬於所謂俄國革命的「同路人」一派的。

出身貴族和資產階級，同現在執掌政權的俄國的無產階級和農人階級沒有血統上連繫的作家們——「同路人」，他們決然的同情革命，描寫革命，描寫他的震盪世界的時代，描寫他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

他們是革命後直到現在在俄國文壇上是極豐饒而有力的一翼，他們的作品不但風行到自己的國度裏，並且越出國界風行到世界上。

拉氏的作品到現在被譯成的有：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捷克斯拉夫文，格魯智文，阿爾緬和韃靼文。

被譯成中文，這本書要算第一次了。

## 左祝梨

左祝梨一八九一年生於莫斯科。生下來不久就被父母帶到洛得芝（在波蘭）去，在那兒住到十歲。一九〇一年父親——他父親是小商店的店員——死後，家庭就離散了。

幼時遷到俄得沙——在南俄——在那兒求學。十四歲又回到洛得芝。繼續求學，預備在中學畢業，後來被革命事業耽誤了。他因為與在黨人的交識，並參與政府所禁止的討論等事，遂被捕下獄。在塞拉芝坐了三個月的獄。後來又在洛得芝坐了兩次兩個月的獄。在獄內又結交了好多黨人——無政府黨，社會民主黨，猶太國民黨，波蘭社會黨等。但是無論那一黨他都未曾加入。

他自己作了些關於藝術的論文。他很愛研究史比諾左的哲學。後來對於無政府主義發生了很大的

興趣，時常愛讀克魯泡特金的著作。

十八歲開始作小說，他幼時也會作過小說，但他那時的觀念以爲這不算什麼重要的一回事，所以到十四歲就撇開了。

他的第一篇小說是在洛得芝郵寄到基輔新聞副刊上發表的。一九一一年來到俄得沙，在青年思想和俄得沙新聞等報上發表他青年時代的作品，那時他也常寄些小說到聖彼得堡日報上發表。

一九一四年結婚，遷到聖彼得堡。

一九一八年在新諷刺，俄羅斯之日及其他日報雜誌上作文章，又兼自由雜誌的編輯。

一九一九年春遷到基輔，在那兒繼續在定期刊物霞光上發表了亞加與人類的故事。

一九一九年八月白黨將軍德尼肯之變，遷到莫斯科，直住到現在。

其著作之印成單行本者有：大城市的災禍，時代的留聲機及小說集第一卷。

愛爾自李錦編的文學的俄羅斯第一卷。此書於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出版。

作者的主要工作是小火(Огонек)出版部和探燈雜誌的編輯。

作者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描寫十月以後各方面生活的短篇。在他大部分的作品裏揭開了資產階級的卑鄙對於人格的蹂躪。不過他的這種描寫常用一種共通的方式表現出來，不把階級剝削的主因指出

來，常是從資本主義的都會的機械化的生活裏取感觸着的例子。

他的主要的作品是寫內戰的一篇小事。

最後的一篇時代，是革命時代一部有藝術價值的年代記，描寫着蘇聯和國外的生活。

## 左琴科

左琴科於一八九五年生於南俄之波爾達瓦省。父親是藝術家，出身貴族。

一九一三年在中學畢業，入聖彼得堡大學法科。

因一九一五年入義勇艦隊，在前線上受了傷，中了毒氣，得了心病，所以沒有畢業。他所得的官級是上尉。

一九一八年離開義勇艦隊，投入紅軍。

一九一九年退伍。

文學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二二年。其第一篇小說在一九二二年聖彼得堡年鑑上發表。

左琴科是蘇聯很有名的幽默小說家。甚至平時對於現代文學完全不關心的人都讀他的作品。這是

因為他有那幽默的天才和善於選擇對於一般人，甚至對於程度很低的讀者選擇題材的緣故。

作者的主人公是革命後的城市的一般庸俗的居民，尤其是小職員，而很少工人和農人。他的小說的主要背景是城市的庸人的生活和他各種各樣的色彩；如戀愛的失敗，居住的不方便，一切物質上的困難，在街上，在電車上，在啤酒店裏，在庸俗人的居室裏的一切的衝突和吵架。作者拿這些材料來寫小說，揭開牠的滑稽的方面而且使之尖銳化。

作者創作的主旨是在於暴露現代的庸俗主義。在他的好多作品裏很深刻的把在蘇維埃的現實生活裏的小市民的典型的心理揭示出來。因此作者的創作獲得很大的社會的價值。

## 賽甫琳娜

賽甫琳娜是蘇聯文壇上極有聲譽的女作家。於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生於南俄鄂林布爾格省托洛茨基縣的瓦爾拉莫沃鄉村裏。父親是奉耶穌教的驢租人，幼時被養在洛穆金斯基牧師的家裏，因此，後來在加梁省的師範學校求學。母親是一個農女。賽氏幼時畢業於鄂林布爾格的小學裏，後來又在鄂木斯克省的中學畢業。畢業後就在城裏當女教師，後又到鄉村小學當教師。

自一九〇七——〇九年在威爾諾，塔什干，烏拉岷高加索及鄂林布爾格等地方的劇場裏當女伶，後又在克里木教了些時書，在鄂林布爾格管理圖書館。

一九一七年被選舉為縣議員。斯年八月入社會革命黨。一九一九年與鐵路工人一齊脫離黨籍。後任西比利亞契利濱城的圖書館長。

一九二〇年到莫斯科入高等師範。一九二一年被教育部派到西比利亞教育部國立出版部內當秘書。西比利亞國立出版部為救濟孤兒募捐運動事，請她給蘇聯的西比利亞報上作論文；她沒有作論文，作了一篇小說：巴烏露式金的經歷，料不到這篇小說就很受歡迎。同時她又在西比利亞之火雜誌上發表了長篇小說四章，又極受讀者的歡迎。到後來犯人出版後，這位蘇聯的新出的女作家的榮名揚遍京師了！

一九二三年又到莫斯科去。

一九二五年到列寧格勒去直到現在。

賽氏屬於左翼同路人作家。她的主要的題材是新的農村，在這農村裏起着有力的，罕見的一切生活組織的崩壞。這樣的原始性的崩壞和覺醒的西比利亞的農村為着新生活的殘酷的鬥爭，貧農不相信智識份子，同富農的鬥爭，——這些都表現在肥料裏。這篇作品已由魯迅先生譯出，刊于北斗上，現收入在良友出版的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裏。作品裏充滿着對於革命的創造力，對於革命的無疑的最後勝利的信仰。

更其有力的作品是維麗尼亞。作者自這篇作品出版後，她的創作可以說達到了極高峯。在這裏寫一個斬斷一切傳統觀念的新的農女的典型。她帶着一片卓絕的反抗精神。最初她反抗周圍特別壓迫她的，——反對陳舊的家庭形式，反對兩性的關係，尤其是反對與舊生活形式的生存有關係的虛偽。她逐漸的由反抗舊形式的兩性間的虛偽而進於反抗一切舊生活制度，反抗產生這制度的原因。

在作者的作品裏把農村與城市寫得含着敵意的對立起來，這裏很受批評家的批評。

從二十六年以後直至現在作者發生着創作的恐慌。

## 伊凡諾夫

伊凡諾夫生於塞米帕拉丁州的列白日小村裏，在克爾格支曠野的邊境，在西比利亞之伊爾德什河畔。母親姓沙蓋次基，名叫奧麗娜，原是波蘭革命黨政治犯的後裔，後來又混合着克爾格支種族的血統。因此她含着異族的血液，不但他，並且在西比利亞的哥薩克人好多都混合着蒙古的血質。他父親仲亞且史拉夫是一個私生子，是土耳其斯坦一位將軍兼省長的兒子，——大概姓加夫曼——父親被養在孤兒院，從那兒出來就在金礦場作工，後來自己讀點書，就在鄉村小學當教員——他父親懂東方七種語言，但是運氣不好，料不到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伊凡諾夫的哥哥殺害了。現在他的親兄弟姊妹一

個也沒有了。

他的生年不是一八九五年就是一八九六年；準確的生年他自己也說不清了。

他在鄉村小學校讀書，從那里出去到馬戲園子裏。初進去練習耍鐵棍，後來做滑稽的演員。戲園子供給他很不好，而且他也厭倦了。後來他就懇求他的叔父彼得洛夫（是一個包工頭）讓他入農業學校。他很喜那很好看的帶銅扣的學生制服，學生們愛淘氣，到了城市裏都給他們叫羊。過了一年的工夫，學校他也不幹了。那時他叔父叫他到鋪子裏當夥計，他們帶些布疋到克爾格支地方去換黃油。後來入到印刷局裏當排字工人，在道兒他比較是很愛了，除暑假外，從一九一二年直幹到一九一八年。夏天他同馬戲園子一塊去旅行，他當一個魔術師，用假名叫班亞利伯，或者當一個說書的，或當一個演滑稽戲的人；在茶館或小戲班子裏演習，或者就隨便的各處流浪着，他並不是有什麼好奇心，不過是無聊的消遣吧了。

讀的書不少：斯賓塞爾，托爾斯泰等的著作都瀏覽過；書籍向來對他不發生什麼影響，他看得也不過是一種無聊的消遣，因為他不喝酒，不愛女人。

他的第一篇小說作於一九一六年秋天，在伊爾德什河報上發表。他當時決然的說：「如果我這篇稿子在報上發表了，那麼他將來還要在那厚的雜誌上發表呢。」第二篇小說他就寄給高爾基刊到年代



記上。他把那稿子寄出之後，就天天等着那榮譽的降臨。他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就是那時稿子發出後過了兩個禮拜的一天；那時他在那污穢的，很長的，黑暗的印刷局的地窖裏，進來一個郵差，給他一封信。那時全印刷局的人都集來看高爾基的信來了。從此以後，全印刷局的人和經理都認他爲很大的人物了，經理給他們十元錢，去辦一桌酒席致賀他。他的朋友們都喝得醺醺大醉了，可是他在席上雖然是一個禁酒的人，但他自己覺得他比他的朋友們更醉了。

那時他在兩個禮拜內作了二十篇小說，有幾篇他寄給高爾基，高爾基就回他信說道幾篇小說不大好，並且還得再去求學。他於是就又求學，兩年不作東西。在這兩年之內，他讀了不少的書；但是對於社會問題的書一點也沒有看，那時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爆發了，他不明白社會革命黨與社會民主黨有什麼分別，於是就一齊加入這兩個黨籍了。

他進步的很快，革命後他就做了社會保安委員會的祕書，他的政治的生活於是就開始了。

文學的生涯也就此放棄了；他常常演說，作論文。後來他加入工人組織的赤衛軍，防守鄂木斯克，防禦白黨的進攻。他那時覺得人們的幸福要被白黨破壞了，可是他很慚愧，慚愧他臨難而逃——逃到克爾格支的曠野裏。

他逃出來很久了。他覺得蘇俄真是世界人類的樂園，但是他不從西比利亞去的原因並不是他胆子

小，是因為他向來沒有越過沙麻拉一步：因為他覺得孤零零的一個人到了那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地方太艱難了。

一九二〇年之末，高爾基幫助他，他才到了聖彼得堡，加入「舍拉皮翁兄弟」文學團體裏。那時高爾基住在莫斯科，他依然到的是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地方；他初到時幾乎要餓死了，後來高爾基供給給他，住在學者寄宿舍裏。他那時很害羞，高爾基帶着很粗的聲音對他說：「你不要客氣，你當保養好一點；吃吧！」他不信世上的好人，因為他們對人的輕蔑都潛隱在虛偽裏；可是他遇着了高爾基，就改變他不少的這樣的思想。

他著了不少的書，但他覺得著作家實在沒有什麼快活。普通人的生活是比較優越，愉快，豐富得多了。但是當他想着「這能怨誰，而且又有什麼可怨呢？」的時候，他覺得就此也就很滿足了。他想着：「別的還有什麼可說呢！」

伊氏無疑的是現代一個巨大的作家。他的創作的路徑是很迂曲不直的。他的初期的作風完全在「舍拉皮翁兄弟」影響之下的。但是到了一四六九號鐵甲火車和游擊隊出世後都異口同聲的共認伊氏是時代的最有聲色的作家之一。在這些游擊戰爭的小說裏作者用藝術的手腕把革命的農村的赤色游擊隊的那種原始性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雖然在這些作品裏部分的呈露着作者後來作品的意旨——關於生

活的無味和冷酷，關於育目的原始的勢力，但是這些作品一般的基調是勇壯的，牠的革命的熱情是很有感染力的。在下一期的作品裏——外來的故事和逃亡的島裏，藝術的手腕更其進步了，題旨和文字方面都經過詳慎的思考，但是革命的熱情似乎消沉了，現代性的鬥爭局勢都弛緩了，作者把一般人類的主旨和與革命無關的一般人生的問題作為首要的問題。

在最近期的作者的創作裏——爲祕密的祕密，米哈爾——銀門和獨居人等作品裏，作者變更了自已的最初的態度，暴露出不相信人類創造演進的極端的悲觀主義。人生是無意味的，是愚蠢的，是冷酷的，是被一切育目的偶然勢力所支配的。作者對我們這樣的說着。在這些作品裏心理主義和生物學的自然主義在支配着。這些引起了好多的批評，批評作者離開了革命的主要的路綫，批評他的作品失了社會的價值。

一四六九號鐵甲車經作改爲劇本，在莫斯科藝術戲園裏直演到現在。

## 亞洛賽夫

亞洛賽夫於一八九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生於加桑省一個資產階級的家裏。畢業於實業學校。後學於聖也日，繼轉學於聖彼得堡之神經專科學校。爲逮捕，放流及逃亡所就誤而終未畢業。

一九〇五年入社會革命黨，參加加染暴動。一九〇七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入布爾雪維克派。一九〇九年被捕放流到渦洛郭德省。是年由那里逃到比台，後來又逃到外國去。求學於梨也日，後到巴黎當瓦匠，爲瓦匠工會會員。一九一一年帶些革命的書籍回到莫斯科來，又嘗起那監獄和放流的風味了。

一九一二年被放流到美臻縣。是年五月由那兒逃到畢森格去。他是照着指南針步行着去的。由畢森格喬裝爲木匠，坐輪船到渦洛郭德，由那兒又喬裝爲縫紉人，乘火車到聖彼得堡，由聖彼得堡到尼日尼。在那兒就開始在工廠裏組織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託輪船上的水手與加染，沙麻拉，沙拉多夫等處相聯絡。秋天的時候又回到聖彼得堡來。在奧那金船塢當組織員，又在神經專科學校，機械學校及真理報担任工作。但是這些工作繼續的不很長久。

一九一三年在國會選舉以前他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中央發起團（布爾雪維克），被捕又充軍到莫爾茶村裏去，一直到一九一六年發傳單宣言才把他釋放了。是年回到聖彼得堡爲現代世界的秘書，神經專科學校的學生及聖彼得堡組織部的部員。一九一六年秋天，動員令下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學生。是年他進入到莫斯科的一個士官學校，從事研究軍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被派往下薩夫格洛得去，在這時他請了華天假，加染去，到有薩拉得兩車站鐵路就壞了，同時車站上就得了一

個電報，說革命發生了。於是他即刻又回到聖彼得堡，轉回莫斯科來。那時他就升為準尉。後到特尉里波羅為執行委員會委員，繼又任工具農代表蘇維埃主席。七月事變之後，他到彼得利，出席軍事組織會議，被選為全俄軍事局委員。在此會議之後，到了特尉里就被捕，送往莫斯科拘留所裏去，拘留了一個半月。後莫斯科的布爾雪維克聯合報界，致哀的美敦書於最高法院，要求解放亞洛賽夫，於是他才恢復了自由。

十月革命時，亞洛賽夫為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及莫斯科軍事委員會之指揮。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後，亞氏為莫斯科軍區副黨代表，鐵甲軍總部及航空軍總部黨代表。後任烏克蘭最高法院主席，國家出版部總理及第一集團軍黨代表。

一九二二年秋，亞氏被委為蘇聯駐利加領事館之顧問，在那兒得心臟病，送往德國醫治。由德國回來後在列甯學院工作。

一九二二年他的小說近日及短篇小說白梯出版。他的第一篇的文學作品木工，一六一六年發表於沙麻拉報紙上。

此後還有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出版的台林記的忘了的日記，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兩篇小說，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尼基達邵森夫，在十字街頭及跟着列甯的發跡等。

作者的題材是國內戰爭，革命，黨的生活。不很複雜的內容，有時很近于紀事，嚴格的寫實主義的立場——這是作者的特點。

作者的作品是用普通的明了的對於中等讀者都能了解的話寫的。

版初，五十，一十 六三九一

版再，五廿，四 七三九一

1——1500

1501——3500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人	譯者	原著者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余漢生	曹靖華	Boris Lavrenev等

每册實價七角

